



秋霜早，荷花老，
几多离恨愁难扫。
恨难排，如何处？
乍离仙侣，神魂无主。
苦！苦！苦！
情难竭，柔肠结，
泪痕流尽心头血！
读哀札，奠寒茶，
新坟三尺，永埋冤家。
呀！呀！呀！

绿野仙踪

(一)

清 李百川 著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绿野仙踪

(一)

〔清〕李百川 著

目 录

第 一 回	陆都管辅孤忠幼主	冷于冰下第产麟儿	… (1)
第 二 回	做寿文才传金壬口	充幕友身入宰相家	… (9)
第 三 回	议赈疏角口出严府	失榜首灰心守故乡	 (19)
第 四 回	割白镬旅舍恤寒士	洒血泪市曹矜忠良	 (29)
第 五 回	惊死亡永矢修行志	嘱妻子割断恋家心	 (40)
第 六 回	走荆棘幸脱饿虎口	评诗赋大失腐儒心	 (48)
第 七 回	泰山庙于冰打女鬼	八里铺侠客赶书生	 (61)
第 八 回	吐真情结义连城璧	设假局欺骗冷于冰	 (69)
第 九 回	冷于冰食秽吞丹药	火龙氏传法赐雷珠	 (80)
第 十 回	仗仙剑柳社收厉鬼	试雷珠佛殿诛妖狐	 (87)
第 十 一 回	桃仙客龙山烧恶怪	冷于冰玉洞降猿精	 (95)
第 十 二 回	韩铁头大闹泰安州	连城璧被擒山神庙	 (105)

第 十 三 回	救难友州官遭戏谑 医刑伤城壁走天涯	(114)
第 十 四 回	金不换扫榻留城壁 冷于冰回乡探妻儿	(123)
第 十 五 回	别难友凤岭逢木女 斩妖鼋川江救客商	(130)
第 十 六 回	林夫人刎颈全大义 朱公子倾囊助多金	(139)
第 十 七 回	丧心兄弃弟归故里 长舌妇劝姒过别船	(150)
第 十 八 回	入憨局输钱卖弟妇 引大盗破家失娇妻	(160)
第 十 九 回	悔前愆弃妇思寻弟 拯极厄救夫又保妻	(171)
第 二 十 回	金不换闻风赠盘费 连城壁拒捕战官军	(179)

诗曰：

休将世态苦研求，大界悲欢静里收。
泪尽谢翱心意冷，愁添潘岳梦魂羞。
孟尝势败谁鸡狗，庄子才高亦马牛。
追想令威鹤化语，每逢荒冢倍神游。

词曰：

趋名逐利无休歇，客里风光，又过些时节。挥毫染纸慰
呜咽，泪痕点点犹成血。咫尺江天分楚越，目断神惊，应
是此身绝。梦醒南柯头已雪，晓风吹落西沉月。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第一回 陆都管辅孤忠幼主 冷于冰下第产麟儿

词曰：

辅幼主，忠义不寻常。白雪已侵须发霜，青山不改旧肝肠，
千古自流芳。困棘闹，毛颖未出囊。解名虽屈龙虎榜，
麟儿已产麝兰房，接续旧书香。

右调《知足乐》

且说明朝嘉靖年间，直隶广平府成安县有一绅士，姓冷，名
松，字后凋。其高祖冷谦，深明道术，在洪武时天下知名，亦周

颠、张三丰之流亚也。其祖冷延年，精通岐黄，兼能针灸，远近有神仙之誉。由此发家，广置田产生意，遂成富户。

他父冷时雪，弃旧学，得进士第，仕至太常寺正卿。生冷松兄妹二人，女嫁与同寅少卿江西饶州府万年县周懋德之子周通为妻。冷松接续书香，由举人选授山东青州府昌乐县知县，历任六年，大有清正之名。只因他赋性古朴，不徇情面，同寅们多厌恶他，当面都称他为冷老先生，不敢以同寅待也。背间却不叫他冷松，却叫他是冷冰。他听知“冷冰”二字，甚是得意。后因与本管知府不和，两下互揭起来，俱各削职回籍。

这年他妻子吴氏方生下一子，夫妻爱如拱璧。到七岁时，生得秋水为神，白玉作骨，双瞳炯炯，瞻视非常。亦且颖慧绝伦，凡诗歌之类，冷松只口授一两遍，他就再也不忘。与他讲解，他就能会意。冷松常向吴氏道：“此子将来不愁不是科甲中人，一得科甲，便是仕途中人，异日涉身宦海，能守正不阿，必为同寅上宪所忌，如我便是好结局了；若是趋时附势，不但有玷家声，其得祸更为速捷。我只愿他保守祖父遗业，做一富而好礼之人，吾愿足矣。我当年在山东做知县时，人皆叫我做‘冷冰’，这就是生前的好名誉，死后的好谥法。我今日就与我儿子取个官名叫做冷于冰。‘冷于冰’三字比‘冷冰’二字更冷，他将来长大成人，自可顾名思义。且此三字刺目之至，断非仕途人所宜。就是家居，少接交几个朋友勾引他混闹，也是好的。我再与他起个字，若必定再拈住冷于冰三字做关合，未免冷上添冷了，可号为‘不华’，亦黜浮尚实之意也。”

于冰到了九岁上，方与他请了个先生，姓王，名献述，字岩耕，江宁上元县人。因会试不中，羁留在京。此人极有学问，被

本城史监生表叔胡举贤慕名请来，与史监生家做西宾，教读子侄，年出脩仪八十两。只教读了六七个月，史监生便嫌馆金太多，又没个辞他的法子，只得日日将饮食茶饭核减起来，又暗中着人道意：“若王先生肯少要些脩金，便可长久照前管待。”献述听了大笑，立即将行李搬移在本城关帝庙中暂住，一边雇觅牲口，要起身入都。冷松素知王献述才学，急忙遣人约请，年出脩金一百两，教读于冰。王献述亦久闻冷松是个朴质人，抑且对史监生气上也下不来，便应许择日上馆。冷松盛席款待，领于冰拜从。

自上学之后，不半年光景，于冰造就便大是不同：一则王献述训诱有方，二则于冰天资卓越。至一年后，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三经并四书大小字，各烂熟胸中，兼能句句都讲解得来。献述常向冷松道：“令郎实童子中之龙也，异时御风破浪，吾不能测其在天在渊。”冷松亦甚得意。

岂期人之穷通有命，生死难凭，是年八月中秋，冷松与王献述赏月，夜深露冷，偶冒风寒，不数日竟成不起。于冰哀呼痛悼，无异成人。吴氏素患失红症，自冷松死后，未免哀痛过节，不两月，亦相继沦亡。可怜一室双棺，备极凄惨。亏得他一老家人陆芳，深明大义，一边营办丧葬大事，一边抚恤孤雏。差人去江西周通家报丧。

这冷松家有绸缎铺一，典当铺三，水陆田地八十余顷。除住宅外，还有零星房屋五六百间，俱是陆芳一人经理，真是毫发不欺。他家还有几个家人：冷明、冷尚义、王范、赵泳成、柳国宾，陆芳之子陆永忠。又有小家人六七个：大章儿、小马子等。这些人都是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之人。今见陆芳事无大小，无不尽心竭力，正大光明；又见他在小主人身上，一饮一食，寒暑冷暖，处

处关爱。这些人也便感发天良，个个都安分守己，一心保护幼主过安闲日月，惧怕陆芳比昔日怕冷松还利害几分。真是教化甚于王法，这是陆芳以德服人之效。远近相传闻，都以陆芳为义士，声名大振。陆永忠、大章儿等，出入跟随于冰，时刻不离。王献述于冷松夫妇葬埋之后，便要辞去，陆芳以宾主至好情义相留，献述也没得说。又见陆芳诸事合拍，款待较冷松在日更加敬重几倍，于是安心教读讲授不倦。到次年，周通家差人备极厚的奠仪来吊奠。献述替于冰回了书字，陆芳又与于冰的姑母回了些礼物，打发回江西去了。

于冰到了十二岁，于经史诗赋、引跋记传、词歌四六古作之类，无不通晓。讲到八股二字，奇正相生，竟成大家风味。光阴荏苒，于冰孝服已满，是年该会试年头。陆芳差柳国宾跟随王献述入都，三年束脩之外，复厚赠盘费，又叮嘱国宾：“若王先生中了，可速回达我知道；若是不中，务必请他回来。”柳国宾领诺去讷。不意献述文字房官荐两次，不中大主考之目。献述悲愤累日，决意回南。怎当得柳国宾再四跪请。献述一则念于冰必是大成之器，二则想自家是个穷儒，回到家中，也不过以教学度日，到只怕遇不着这样个好东家，遂拿定主意等候下科。托同乡将脩金寄与他儿子收领，复回成安县来，与于冰鸡窗灯火，共相琢磨。

于冰到了十四岁，竟成了个文坛宿将，每有著作，献述亦不能指摘破绽，惟有择其尤佳者圈之而已。到考童生时，献述道：“你这个名，做田舍翁则可，若求功名，真是去不得。我若与你改名，又违了你父命名之意。今将你的字不华应考如何？”于冰道：“名字皆学生父亲所命，即以字作名，亦无不可。”商议停妥。到县考时，取在第一位。次后府考，又取在第一位。成安县哄传冷家

娃子小小年纪，真是才子。次年学院黄崇礼案临广平，于冰又入在第一。复试时，学院大加奖誉，言：“冷不华文字，不但领袖广平，定必大魁天下。”又向诸生道：“尔等拭目俟之，他中会只三五年内。”又叮嘱于冰道：“你年未成丁，即具如此才学，此盖天授，非人力所能为也。入学后切勿下乡试场，宜老其才为殿试地。我意料你入场必中，中必会；会后不置身鼎甲，不但屈你之才，亦且屈你之貌。若只中一散进士，我又代你受屈。从古至今，从未有十六七岁人做状元者，你须待至二十岁外，则可以入仕途矣。”科考时，又拔取为第一。从此文名远播，通省皆知。

那些绅衿富户，见于冰人才俊雅，学问渊博，况兼家道丰裕，谁家不想他做女婿。自此媒妁往返，日夕登门。陆芳也愿小主人早谐华烛，完他辅孤心事，与先生王献述相商。献述道：“学生才十四岁，就到十七八岁完婚也不迟。况娶亲太早，未免剥削元气，使此子不寿，皆你我之过也。你倒于此时，留心一门户相当、才貌兼全女子，预行聘定为是。”陆芳深以为然。凡议亲来的，俱以好言回复。却暗中采访着个卜秀才的女儿，年十五岁，是有一无两的人物。又着家中六七个妇女以闲游为名，到卜秀才家去了两次，相看得名实皆符，然后遣媒作合，一说立即应许，择日下了定礼。这个卜秀才名复杖，为人甚是忠厚。妻郑氏亦颇贤淑。夫妻二人年四十余，只有一子一女：女儿乳名瑶娘，儿子才三岁。家中有二顷余地，也还将就过得。今将女儿许配于冰，夫妻喜出望外。

再说于冰到第二年七月，同王献述入都下乡试场，跟随了四个家人起身。师徒二人寓在东河沿店内。彼时已七月二十左近，于冰忽然破起肠来，诸药皆止不住。到了八月初间，于冰日夜泄

泻，连行动的气力俱无，出入凭人扶掖。王献述也愁得没法。到了初十后，于冰的肚不知怎么就好了。眼看得别人进二三场，他虽然是个少年娃子，却深以功名为意，常背间和陆芳说：“人若过了二十岁中状元，便索然了。”其立志高大如此。今日不得入场，他安得不气死恨死。献述再三宽慰，方一同回家，逐日里愁眉泪眼。献述道：“我自中后，屈指十二年，下了四次会场：一次污了卷子，那三次倒都是荐卷，俱被主考驳回。你是富户人家，我一个寒士，别无生计，只有从中会二字内博一官半职，为养家糊口地步。若象你这样气来，我久已就该死而又死了。你今年才十五岁，就便再迟两科不中，才不过是二十一二岁的人，何必年未弱冠，便干禄慕名到这步田地？你再细想，你父亲与你起冷于冰名字是何意思？论理不该应试才是。”几句话，说得冷于冰俯首认罪，此后放开怀抱。

至下年二月中旬，献述去下会试场，到四月柳园宾回来，知献述中第三名会魁，心下大喜。后听到无力营谋，不得身列词林，以知县即用，已选授河南祥符县知县，又不觉得气恨起来。国宾说完，将献述书字取出。于冰看了，无非是深谢感情的话。随与陆芳相商，备银三百两、缎纱各二匹作贺礼，又差国宾星夜入都，直打发的献述上任去了方回。陆芳又要与于冰延请名师，于冰笑道：“此时人与我为师，亦难乎其为师矣！经史俱在，即吾师也，又何必再请！”陆芳道：“老奴只怕相公恃才务远，考证无人。又怕为外物迁引，将前功尽弃。今相公既不愿请师，老奴亦不敢相强，只求做一始终如一的人，上慰老主人主母在天之灵。至于中会，自有定命，相公做相公的事业，老奴尽老奴的职分，日后不怕相公不做个官，老奴不怕不多活几年。”于冰笑道：“你居心行

事，可对鬼神，怕你不活几千岁么！”陆芳道：“老奴今已六十八岁，再活十年就是分外之望。世上那有活几千岁的人，除非做个神仙。”说罢，两人都笑了。此后，于冰于诗书倍加研求，比王献述在日更精进几分。

到了十六岁，陆芳相商，要与于冰完婚。于冰道：“等我中会后完婚也不迟。”陆芳笑道：“老奴前曾说过，中会自有定命，迟早勉强不得。老奴着相公完婚，实有深意：一则相公无三兄两弟，但愿早娶，生育后嗣，使二位老主人放心泉下；二则老奴是风前之烛，死之一字定不住早晚，眼里见见新主母，也是快事；三则主持中馈，还是末着，使各房家人妇女有个统属，方算得一全美人家。老奴立意在今年四月迎娶。相公须要依允。”于冰道：“你所言亦是。况男女婚嫁，是五伦中少不得的，你可代我慎选吉期举行罢了。”陆芳大喜。先择吉过茶通信，然后定日完婚。于冰追想父母，反大痛起来。合卺后，郎才女貌，其乐可知。过了满月后，瑶娘便主持内政，他竟能宽严并用，轻重得宜，一家男女俱各存畏敬之心，不敢以十六七妇人待他。

时光易过，又届乡试之期。于冰将卜秀才夫妇都搬来一同居住，拿定这一去再无不中之理。带了许多银两，备见老师、会同年、刻硃卷、赏报子费用，一路甚是高兴。

到京嫌东河沿店内人杂，于香炉营儿租了户部王经承前院住房安歇。三场完后，得意到一百二十分，大料直隶解元，除了姓冷的再没第二人。及至到放榜日，音信杳然。等至日暮，还不见动静。差人打听，不想满街都是卖题名录的，陆永忠买了一张送与于冰。于冰从头至尾看去，不但无自己名字，连个姓冷的也没有。只气得手脚麻软，昏倒在床上。慌的国宾等喊不绝口。待

了好一会，方说道：“快去领落卷来。”直到第四日，方将落卷领出。于冰见卷面上打着个印记，是第二房同考试官翰林院编修孙阅荐。看头一篇，加着许多蓝圈，大主考用墨笔批了两句道：“虽有入题句，奈精力已竭何！”又看二篇三篇，并二三场表判策论，也加着许多蓝圈。再看房官批语，上写道：“光可烛天，声堪掷地，融经贯史，典贵高华，独步一时，含盖一切矣！”旁边又加着一行小字，上写道：“余于十二日三鼓时始得此卷，深喜榜首必出吾门，随于次早荐送。诿意加圈过多，反生主考猜忌，争论累次，益疑余与该生有关节也。功名迟早有分，慎勿懈厥操觚，当为下科作冠冕地，即为殿试作鼎用地耳。勉之勉之，勿负余言！”于冰看罢，大哭了一场，令柳国宾等收拾行李回家。这一年，瑶娘十月间生了个儿子。于冰虽然未中，然得此子，心上大是快活，与他起了个乳名，叫做“状元儿”。此后又埋头温习经史文章，作下科地步。正是：

都管行中出义士，书生队里屈奇才。

由来科甲皆前定，八股何劳费剪裁。

第二回 做寿文才传金壬口 充幕友身入宰相家

词曰：

班扬雄略，李杜风华。听嘱求笔走龙蛇，无烦梦生花。
才露爪牙家，权臣招请，优礼相加。群推是玉笋兰芽。

右调《菊绽黄金》

话说冷于冰生了儿子，起名状元儿，至此将愁郁放下，瞬息间又到了乡试年头，于冰要早入都中揣摩文章风气，二月里就起了身。先在旅店内住下，着柳国宾和陆永忠二人寻房。寻了几处，不是嫌大，就是嫌小，通不如意。前次住的王经承家房子，又被一候选官住了。一日寻到余家胡同，得了一处房子，甚是干净宽敞，讲明每月三两银子。房主人姓罗，名龙文，现做内阁中书，系中堂严嵩门下最能办事的一个走狗，凡严嵩父子赃银过付，大半皆出其手，每每仗势作威福害人。他这房与他的住房止隔一墙，通是一条巷内出入。国宾等看着合式，回到寓处，请于冰同去观看。于冰看了，甚是中意，随即与了定银并茶银，次日早即搬来住下。

过了两天，柳国宾向于冰道：“房主人罗老爷就住在西隔壁，每天车马盈门，看来是个有作用的人。早晚大爷中会了，也是个交识，该拜他一拜才是。”于冰道：“我早也想及于此，但他是个现任中书，我是个秀才，又年少，不好与他眷弟帖；写个晚生帖，我心上不愿意。”国宾道：“世途路上何妨，做秀才且行做秀才事，

将来做了大官，怕他不递手本么？”于冰笑了。到次早，写帖拜望。管门人将于冰名帖留下，以出门回覆。于冰等了三四天，总不见回拜，甚是后悔。直到第五天，大章儿跑来说道：“隔壁罗老爷来拜。”于冰见贴写的是“年眷弟”帖，日前“晚生”帖也不见璧回。少刻，柳国宾又走来说道：“罗老爷已在门前了。”于冰整衣相迎。但见：

一双猫儿眼，几生在头顶心中；两道虾米眉，竟长在脑瓜骨上。谈笑时，面上有天；交接处，目下无物。鱼腮雕嘴短胡须，绝象封毛；猿臂蛇腰细身躯，几同挂面。乌纱官帽晃动时，使尽光棍威风；青缎补袍摇摆后，羞杀文人气象。足未行而肚先走，真见六合内惟彼独尊；言将发而指随来，居然四海中容他不下。

两人到庭上行礼坐下。龙文问了于冰籍贯，又问了几句下场的话，只呷了两口茶，便将盅儿放下去了。于冰送了回来，向国宾等道：“一个中书也算不得什么显职，怎他这样看人不在眼里！”国宾道：“想来做京官的都是这个样儿。”于冰将头摇了摇，心上大是不然。

又过了七八天，于冰正在房中看文字，只听得大章儿在院外说道：“罗老爷来了。”于冰嗔怪他骄满，随口答道：“回了罢，说我不在家。”不意罗龙文便衣帽巾，跟着两个极鲜衣俊秀的小厮，已到面前。于冰忙取大衣服要穿，龙文摆手道：“不必。”于冰也就不穿了。相让坐下。龙文道：“忝系房东，连日少叙之至。皆因太师严大人时刻相招，又兼各部院官儿絮聒，把个身于弄的无一刻闲暇。日前匆匆一面，也没有问年兄青春多少。”于冰道：“十九岁了。”龙文道：“好！”又道：“年兄八股自然是好的了，不

知也学过古作没有？”于冰道：“二者俱一无可取。”龙文道：“弟所往来者，仕宦人多，读书人少。年兄是望中会的人，自然与他们有交识，不知此刻都中能古作者，谁为第一？”于冰道：“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晚生和瞽目人一般，海内名士，谁肯下交于我？况自入都中，从未出门，未敢妄举。”龙文将膝一拍，道：“咳！”于冰道：“老先生谆谆以古作是问，未知何意？”龙文道：“如今通政使文华赵大人，新升了工部侍郎。他只有一个公子，讳思绎，字龙岩，今年二十岁了，赵大人爱的了不得，凡事无不纵其所欲。这公子酒色上倒不听得，专在名誉上用意。本月二十九日是他的诞辰，定要做个整寿。九卿科道内已有了二三十位与他送寿屏，他又动了个念头，要求严太师与他篇寿文做轴，悬挂起来，夸耀夸耀，烦都堂王大人道达了几次。严太师与赵大人最好，情面上却不过，着幕宾并门下走动的人做了十几篇，不是嫌誉扬太过，就说失于寒酸，总不象他的体局口气，目下催他们另做。我听了这个风声，急欲寻人做一篇，设或中他的目孔，于我便大有荣光。”于冰笑道：“凡人到耄耋期颐之年，有些嘉言懿行，亲朋方制锦相祝，那有个二十岁就做整寿的道理？”龙文道：“如今是这样个时势，年兄倒不必管他。只是刻下无其人奈何！”于冰道：“自宰相公侯，以及于庶人，名位虽有尊卑，而祝寿文词，写来写去不过是那几句通套誉扬话，倒极难出色。这二十岁寿文，题目既新，看来见好还不难。”龙文笑道：“你也休要看得太容易了！太师府中，各样人才俱有，今我采访到外边来，其难亦可想而知！”于冰道：“这止用就太师身分与一二十岁同寅子侄下笔，就是了。”龙文道：“大概作文字之人，俱如此意，只讲到行文，便大有差别。年兄既如此说，何不做一篇领教。”于冰道：“如老先

生眼前乏人，晚生即做一篇呈览。”龙文道：“极好！但是离他寿日止有五天，须在一两天内做起，才好早些定规。”于冰道：“何用一两天！”于是取过一张竹纸来，提笔就写，顷刻而就，送与龙文过目。龙文心里说道：“这娃子倒敏捷，不知胡说些什么在上面？”接过来一看，见字迹潇洒，笔力甚是遒劲。看寿文道：

客有为少司空长公龙岩世兄寿者，徵言于余。问其年，则仅二十也。时座有齿高爵尊者，私询余曰：古者八十始称寿，谓之开秩，前此未足寿也。礼二十而弱冠。今龙岩之齿，甫弱冠矣，律之以礼，其不得以寿称也明甚。且人子之事亲也。恒言不称老。闻司空赵公年仅四十有五，龙岩二十而称寿，无乃未揆于礼乎？曰：余之寿之也，信其人非以其年也。诸公曰：请述龙岩之可信者。曰：余之信之也，又非独于其人，于其人之友信之，乃所以深信于其人也。诸公曰：因友以信其人，亦有说乎？曰：说在“小雅”之诗矣。“小雅”自《鹿鸣》而下《湛露》而上，凡二十有二章，其中如《伐木》之燕朋友，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之事亲，悉载焉。盖上古之世，友朋辑睦，贤才众多，相与讲明忠孝之谊，以事其君亲，类如此。由此观之，则事亲之道，得友而益顺，岂徒在盥漱馈飧之节哉！龙岩出无斗鸡走狗、挟弹击丸之行，入无锦帐玉箫、粉黛金钗之娱，惟以诚敬事亲为务，亦少年之鲜有者乎！察其所与游者，皆学优品正、年长以倍之人，而雁行肩随者绝少。夫老成之士其才识必奇，其操行必醇谨，其言语必如布帛菽粟，可用而不可少，此非酒醴之分所能罗致也。今龙岩皆得而友之，非事亲有以信其友，孰能强而寿之哉？昔孔子称不齐曰：“有父事者三人，可以教孝；有兄事

者五人，可以教弟；有友事者十二人，可以教学。”余于龙岩亦云：富贵寿，均所自有，而余为祝者，亦惟与其友讲明事亲之道，自服食器用，以至异日服官莅民之大，无不恪遵其亲而乃行焉，庶有合于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之旨而不失余颂祷之意也。如是，即称寿焉奚不可。诸公曰：善！余遂书之以复于客。后有观者，其必曰年二十而称寿，自余之与龙岩世兄始。

龙文从首至尾看了一遍，随口说道：“少年有此才学，又且敏捷，可羨可爱！我今拿去，着府中众先生看看何如。”于冰道：“虽没什么好处，也还不至于文理荒谬，任凭他们看去罢。严太师若问起来，断不可说是晚生做的。”龙文笑道：“他的事体最多，若是不中意，就立刻丢在一边了，断不至问起年兄的名姓来，放心放心！”说罢，笑着一拱而去。

又过了两天，这日于冰正在院中闲步，只见龙文从外院屏风前入来，满面笑容。于冰让了进去。龙文先朝上作揖，随即跪了下去。于冰亦连忙跪扶。两人起来，就坐。龙文拍手大笑道：“先生真奇才也！日前那篇文字，太师用了。果不出先生所料，竟问及先生姓名，打听得了有着实刮目之意，小弟日后受庇无穷。左右人已将先生名讳在太师前举出。府中七太爷也极会写字，他说先生字有美女簪花之态，亦钦羡的了不得。小弟心上着实快活。”说罢，又拍手大笑起来。

于冰道：“这七太爷是谁？”龙文将舌头一伸道：“先生求功名人，还不晓得他么！此人是太师总管，姓阎讳年，是个站着的宰相。目今九卿科道，有大半都称他为萼山先生。”说着又将椅儿与于冰椅儿一并，向于冰耳边低声道：“日前我在七太爷前将

先生才学极力保举。他说府中有个书启先生是苏州人，叫做费封，近日病故。刻下有人举荐了许多，又未试出他们的才学好丑，意思要将此席屈先生，托小弟道达。此黄金难买之好机缘也，先生以为何如？”又言大后日是皇太后的祭辰，此日不理刑名，不办事务，太师也不到内阁去，正是个空闲日子，着我引先生到府前守候，准备传见等语。说罢，又将于冰肩臂轻轻的拍了两下，又大笑道：“小弟替先生快活，明年一甲第一名是姓冷的了。”于冰道：“我是读书人，焉肯与人家作幕宾？”龙文道：“先生差矣，先生下场，不过为的是功名。这中会两个字固要才学，也要有命。就便拿得稳，将来做了官，能出得太师手心否？这机会，等闲人轻易遇不着。设或宾主相投，不但说中会，就是着先生中个状元，也不过和滚锅中爆一豆儿相同，有何费力！先生还要细想，还要着实细想！”

于冰低头沉吟了好半晌，说道：“老先生皆金石之言，晚生敢不如命。”龙文大喜，连连作揖道：“既承俯就，足见小弟玉成有功。只是尊谦晚生，真是以猪狗待弟。若蒙不弃，你我今日换帖，做一盟弟兄何如？”于冰道：“承忘分下交，自应如命。换帖乃世俗常套，可以不必。”龙文道：“如此说就是弟兄了。”一定要拉于冰到他那边坐坐，连柳国宾等也叫了过去。不想他已设备下极丰盛的酒席。又强拉于冰到内房见了妻子。两人叮咛妥当。

到第三日绝早，于冰整齐衣冠，同龙文到西江米巷，离相府大远的就下了车，但见车轮马迹，执帖的、禀见的、纷纷官吏，出入不绝。龙文着于冰坐在府门旁一个茶馆里，他先进府中去了。于冰打点了一片至诚心，又盘算问答的话儿。等到交午时候，不但不见传他，连龙文也不见了。叫陆永忠买了几个点心充饥，

心上甚是烦躁。又过了一会，方见龙文慢慢的走来，说道：“今日有工部各堂官议运木料起盖明霞殿，又留新放直隶巡抚杨顺杨大人吃饭……”还有句话未完，只见好几顶大轿从府中出来，里面坐的都是衣蟒腰玉的人，开着道子，分东西两路去了。龙文道：“我再去打听打听。”于冰直等到日西时分，门前官吏散了一大半，方见龙文出来，说道：“七太爷也不知回过此话没有？老弟管情肚中饥饿了。”于冰道：“看来不济事，我回去罢。”龙文道：“使不得！爽利等到灯后，方不落不是。”

正说着，猛见府内跑出个人来，头戴盘云寿字将巾，身穿玄色金丝历线北绸皮袍，东张西望，大声叫道：“直隶广平府冷秀才在何处？太师老爷要传见哩！”急得龙文推送不迭。于冰走到那人跟前，通了名姓。那人把手一招，引于冰到二门前。又换了两个人导引，穿廊过户，无非是画栋雕梁。于冰大概一看，但见：

阁设麒麟，堂开孔雀。屏门高宽，堪入香车宝辇；华檐深严，好藏玉帐牙旗。锦绣丛中，风送珍禽声巧；珠玑堆里，日映琪树花香。正是：除却万年天子贵，只有当朝宰相尊。

于冰跟定了那人，到了一处地方，见四围都是雕栏，院中陈设盆景花木，中间大厅三间。那人说道：“略站一站，我去回禀。”

少顷，见那人用手相招。于冰紧走了几步，到门前一看，见东边椅上坐着一人，头戴八宝九梁幅巾，身穿油绿色飞鱼貂氅，足登五云朱履；六十以外年纪，广额细目，一部大连鬓长须。于冰私忖道：“这定是宰相了。”走上前先行跪拜，然后打躬。严嵩站起来用手相扶，有意无意的还了半个揖。问道：“秀才多少岁了？”于冰道：“生员现年十九岁。”严嵩笑了笑，道：“原来才十九岁。”吩咐左右：“放个坐儿，着秀才坐。”于冰道：“太师大

人位兼师保，职晋公孤，为圣天子倚托治平之元老；生员茅茨小儒，今得瞻仰慈颜，已属终身荣幸，何敢叨坐？”严嵩是个爱奉承的人，见于冰丰神秀异，已有几分欢喜。今听他声音清朗，说话儿在行，不由的满面笑容道：“我与你名位无辖，秀才非在官者比，理合宾主相待。”将手向客位一拱，这就是极其刮目了。于冰忙将椅儿取下来，打一躬，斜坐在下面。

严嵩道：“老夫综理阁务，刻无宁晷，处省各官公私禀启颇多。先有一苏州人费姓代为措办，不意于月前病故，裁处乏人。门下辈屡言秀才品端行方，学富才优，老夫殊深爱，意欲以此席相烦。只是杯盘之水，恐非蛟螭游戏地也。”说罢，哈哈的笑了。于冰道：“生员器狭斗升，智昏菽麦，深虑素餐遗羞，有负委任。今蒙不弃菲葑，垂青格外，生员敢不殚竭驽骀，仰酬高厚！但年少无知，诸凡惟望训示。”严嵩笑道：“秀才不必过谦，可于明后日带随身行李入馆。至于劳金，老夫府中历来无预定之例，秀才不必多心。”于冰打躬谢道：“谨遵钧命。”说罢告退，严嵩送了两步，就不送了。

于冰随原引的人出了相府，柳国宾接住盘问。于冰道：“你且去雇辆车子来。回寓再说。”只见罗龙文张着口没命的从相府跑出来，问道：“事体有成无成？”于冰将严嵩吩咐的话详细说了一遍。龙文将手一拍，道：“何如！人生在世，全要活动。我时常和尊纪们说，你家这位老爷气魄举动，断非等闲人，今日果然就爬到天上去了。我若认的老弟不真切，也不肯舍死忘生，象这样出力作成。请先行一步，明早即去道喜。”

次日，龙文早来，比素常又亲热了数倍。问明上馆日期，又说起安顿家人们的话。于冰道：“我也细细的打算过了，四个都

帶了去使不得，留下两个也要盘用，不如我独自去倒省便，场后中不中，再定规。小价等我也嘱咐过了，还求老长兄不时管教，少要胡跑生事。”龙文道：“老弟不带尊管们去，又达世故，又体人情，相府中还怕没人伺候么！万一尊管们因一茶一饭与相府中人角起口来，倒是个大不好看。至于怕他们胡跑生事，这却一点不妨，老弟现做太师府中幕客，尊管们除谋反外，就在京中杀下几个人，也是极平常事。”本日又请于冰到他家送行，与国宾等送过六样菜、两大壶酒来。

次日早，于冰收拾被褥书箱，雇人担了，国宾、王范两人押着，同龙文坐车到相府门旁下来。只见两条大板凳上坐着许多官儿并执事人等，见了于冰，竟有多一半站起来。内有一个戴将巾、穿北绸缎袍的，笑问道：“足下可是广平的冷先生么？”龙文忙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太师老爷昨晚吩咐，若冷师爷到，不必传禀，着一直入来。先生且在大院中等一等，我就来。”龙文同于冰到大院，只见那人走到二门前点了点手，里边出来一个人将于冰导引，又着府内一个人担了行李，转弯抹角，来到一处院内。正面三间房，两间是打通的，摆设的极其精雅，可谓明窗净几。方才坐下，入来一个人，领着十六七岁一个小厮到于冰跟前，说道：“小人叫王章，这娃子叫丽儿，都是本府七太爷拨来伺候师爷的。日后要茶水、饭食、炭火之类，只管呼唤小人们。”于冰道：“我也不具帖，烦你于七太爷前代我道意。”

第二日，即于严嵩家办起事，见往来内外各官的禀启，不是乞怜的，就是送礼的，却没一个正经为国为民的。于冰总以窥时顺势回覆，无一不合严嵩之意，宾主颇称相得。这都是因一篇寿文而起。正是：

酬应斯文事小，防微杜渐无涯。
岂期笔是钓饵，钓出许多咨嗟。

第三回 议赈疏角口出严府 失榜首灰心守故乡

词曰：

书生受人愚，误信钻营势可趋。主宾激怒，立成越与吴。
何须碎唾壶，棘闹自古多遗珠。不学干禄，便是君子儒。

右调《落红英》

话说冷于冰在严嵩府中经理书禀批发等事，早过了一月有余。一日，严嵩与他儿子世蕃闲坐，就议论起冷于冰来。世蕃道：“冷不华人虽年少，甚有才学，若着他管理奏疏，强似幕客施文焕十倍。就怕他未与我们气味相通。”严嵩道：“他一个求功名人，敢不与我们合意同心么？倒只怕他小孩子家才识短，斟酌不出是非轻重来。”世蕃笑道：“父亲还认不透他，此人识见高我几倍，管理奏疏，是千妥百当之才。只要父亲优礼待他，常以虚情假意许以功名为妙。”严嵩道：“你说的甚是。”要知严世蕃他的才情，在嘉靖时为朝中第一，凡内阁奏拟票发以及出谋害人之事，无一不是此子主裁。他今日夸奖于冰的才学胜他几倍，则于冰更可知也。

次日，严嵩即差人向于冰道：“我家太老爷在西院请师爷有话说。”于冰整顿衣帽，同来人走到西院。见四面画廊围绕，鱼池内金鳞跳掷，奇花异卉，参差左右；台阶上摆着许多盆景，玲珑透露，极尽人工之巧。书房内雕窗绣幕，锦褥华裯。壁间瑶琴古画，架上绡轴牙签，琳琅璀璨，目光一夺。严嵩一见于冰入来，

笑容满面，逊让而坐。严嵩道：“日前吏部尚书邦谟夏大人惠酒二坛，名为绛雪春，真琬液琼酥也。今日正务少暇，约君来共作高阳豪客，不知先生亦有平原之兴否？”于冰道：“生员戴高履厚，莫报鸿慈。既承明训，敢不学荷锺刘伶！奈涓滴之量，实不能与沧海较浅深耳！”严嵩大笑道：“先生喜笑谈论，无非吐落珠玑，真韵士也。只是生员二字，你我相契，不可如此称呼。若谓老夫马齿加长，下晚生二字即叨光足矣。”于冰起谢道：“谨遵钧命。”

说笑间，一个家人禀道：“酒席齐备了。”严嵩起身相让。见堂内东西各设一席，摆列的甚是齐整。于冰心下道：“我自到他家一月有余，从未见他亲自陪我吃个饭，张口就是秀才长短。今日如此盛设，又叫先生不绝，这必定有个原故。”

宾主就坐毕，少顷，金壶酌美酒，玉碗贮嘉肴，山珍海味，堆满春台。严嵩指着帘外向于冰道：“你看草茵铺翠，红雨飞香，转瞬间已是暮春时候。谚云：‘华可重开，鬓不再绿。’老夫年逾六十，老将至矣。每忆髫年，恍若一梦。先生乃龙蟠凤逸之士，非玉堂金马，不足以荣冠冕，异日登峰造极，安知不胜老夫十倍；抑且正在妙龄，韶光无限，我与先生相较，令人感慨殊深。”于冰道：“老太师德崇寿永，朝野预卜期颐。晚生如轻尘弱草，异日不吹吴市之簏，丐木兰之饭足矣，尚敢奢望！倘邀老太师略短取长，提携格外，则枥下驽骀，或可承鞭策于孙阳也。”严嵩道：“功名皆先生分内所自有，若少有磋砣。宣徽扬美，老夫实堪力任。你我芝兰气味，宁有虚辞？”于冰听罢，出席拜谢。严嵩亦笑脸相扶，说道：“书启一项，老夫与小儿深佩佳章，惟奏疏尚未领大教；如蒙江淹巨笔，代为分劳，老夫受益，宁有涯际！”于冰道：“奏疏上呈御览，一字之间，关系荣辱，晚生汲深绠短，实

难肩荷；然既受庇于南山之乔，复见知于北山之梓，执布鼓于雷门，亦无辞一击之诮也。”严嵩大喜。

须臾饭罢，左右献上茶来。严嵩拉着于冰的手儿，出阶前散步，谓于冰道：“东院蜗居，不可驻高贤之驾，此处颇堪寓目。”随吩咐家人：“速将先生铺陈移来。”于冰辞谢间，家人们已安顿妥当。同回书房坐下，又见捧入两个大漆盘来，内放大缎二匹、银三百两、川扇十柄、宫香四十锭、端砚二方、徽墨四匣。严嵩笑说道：“菲物自知轻褻，不过藉将诚爱而已，祈先生笑纳。”于冰道，“将来叨惠提拔，即是厚仪。诸珍物实不敢领。”辞之甚力。严嵩笑道：“先生既如此见外，老夫亦另有妙法。”向家人耳边说了几句，不想是差人送到于冰下处，交与柳国宾收了。

自此为始，凡有奏疏，俱系于冰秉笔，不要紧的书字，仍是别的幕客办理。又代行票拟本章，于冰的见解出来，事事恰中严嵩的隐微，喜欢的连三鼎甲也不知许中了多少。每月止许于冰回下处两次，总是早出晚归，并无功夫在外耽延。

荏苒已是六月初旬，一日点灯时候，见严嵩不出来，料想着没什么事体，叫伺候书房的人摆列杯盘，自己独酌。已到半酣光景，见一个家人跑来说道：“太师爷下朝了。”众人收拾杯盘不迭。于冰笑道：“我还当太师爷早已下朝了，不想此刻才回，必有会议不决的事件。”

正说着，见严嵩走入房来，怒容满面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半晌不言语。于冰见他气色不平和，心上甚是猜疑，又不好问他。待了一会，严嵩从袖中取出一封奏疏来递与于冰，道：“先生看此奏何如？”于冰展开一看，原来是山西巡按御史张藎，为急请赈恤以救灾黎事。内言平阳等处连年荒旱，百姓易子而食，除流

寓江南、河南、山东、直隶、陕西等省外，饿死沟壑者已几千人。抚臣方辂玩视民瘼，阁臣严嵩壅闭圣听等语云云。旨意着山西巡抚明白回奏，又严飭阁臣，速议如何赈济。于冰道：“老太师此事作何裁处？”严嵩道：“老夫意见，宜先上一本，言：臣某受国深恩，身膺重寄，每于各省官员进见时，无不详悉采访，问地方利弊，知百姓疾苦。闻前岁山西大有，去岁禾稼丰收。今该御史张蘩奏言平阳等府万姓流移，饿死沟壑者无数。清平圣治之世，何出此诳诞不吉之言！请敕下山西巡抚方辂查奏。如果臣言不谬，自应罪有攸归。此大略也，若夫润泽，更望先生。再烦先生作一札，星夜寄送方巡抚，着他参奏张蘩‘捏奏灾荒，私收民誉’八字。老夫复讽科道等官交章论劾，则张蘩造言生事之迹实，而欺君罔上之罪定矣。纵不悬首市曹，亦须远窜恶郡。先生以为何如？”于冰听罢，呆了半晌。

严嵩见于冰许久不语，又道：“我亦知此计不甚刻毒，先生想必另有奇策，可使张蘩全家受戮，祈明以教我。”于冰道：“山西荒旱，定系实情；百姓流移，决非假事。依晚生愚见，先寄札于山西巡抚，着他先开仓赈济，且救眉急。一边回奏，言：前岁地方丰歉不等，业已劝绅士富户捐助安辑。今岁旱魃为虐，现在春麦无望，以故百姓慌惑。臣已严飭各州县，按户查明贫户人口册籍，估计应用银米数目，方敢上闻。不意御史张蘩先行奏白等语。老太师从中再替他斡旋，请旨发赈，此于官于民似属两便。未知老太师以为可否？”严嵩道：“此迂儒之论也。督巡大吏所司何事？地方灾荒理合一边奏闻，一边赈济才是。今御史参奏在前，巡抚辨白在后，玩视民瘼之罪，百喙莫辞。”于冰道：“信如老太师言，其如山西百姓何？”严嵩道：“百姓与我何仇？可恨者张蘩

波及老夫耳！”于冰道：“因一人之私怨，害万姓之身家，恐仁人君子必不如此存心。”严嵩大怒道：“张蘼与你有交亲否？”于冰道：“面且不识，何交亲之有。”严嵩道：“既如此，无交亲明矣，而必胶柱鼓瑟，致触人怒为何？夫妻妇之道，以顺为正，况幕客乎？”于冰亦大怒道：“太师以幕客为妾妇耶？太师幕客名为妾妇，则太师为何如人？”

严嵩为人极其阴险，从不明明白白的害人，与汉之上官杰、唐之李林甫是一样行事的人。他也自觉妾妇二字失言，又见少年性情执滞，若再有放肆的话说出来，就着人打死他也是极平常事，只怕名声上不好听，又且府中还有多少幕友办事。随改颜大笑道：“先生醉矣！老夫话亦过激，酒后安可商议正务？到明后日再做定夺。”说罢，拿上奏疏回里边去了。

于冰自觉难以存身，烦人将行李搬出，府中人不敢担承。到次早，于冰催逼的禀过严嵩两次，方放于冰出来。又知他是严嵩信爱之人，或者再请回办事，只得着人将行李担送到下处。柳国宾迎着问讯，于冰将前后事说了一遍。

到次日午后，只见罗龙文入来，也不作揖举手，满面怒容，拉过把椅子来坐下，手里拿着把扇子乱摇。于冰见他这般光景，也不问他。坐了一会，龙文长叹道：“老弟呀，可惜你将天大一场富贵，化为乌有。我今早在府中，将你的事详详细细的问了个明白。你既然与人作幕，你止该尽你作幕的道理，事事听东家指挥，顺着他为是。山西百姓饥荒，与你姓冷的何干？做宰相巡抚的倒不管，你不过是个穷秀才，倒要争着管，量你那疼爱百姓到了那个田地，你岂不糊涂的心肺俱没了。你是想中举想疯了的人，要藉这些事积点阴德，便可望中。要知这都是没把握的想算，

天道难凭。你再想一想，那严太师还着你中不了个解元么？”

于冰听了前几句，倒还心上有些然可；听到积阴德，藉此望中举的话，不由的少年气动，发起火来。冷笑道：“有那样没天理的太师，便有你这样丧良心的走狗。”龙文勃然大怒，道：“我忝为朝廷命官，就是走狗，也是朝廷家走狗。我今来说这些话，还是热衷于你，你若知道回头，好替你挽回去。怎么反骂起我是走狗来了？真是不识抬举的小畜生，不要脑袋的小畜生！”又气忿忿的向柳国宾道：“我不稀罕你们那几个房钱，只快快的都与我滚出去罢！”说罢摇着扇子，大踏步去了。把一个于冰气的半日说不出话来，在床上倒了一会，急急的吩咐国宾、王范二人，快去寻房。

到了次日午后，二人回来，说道：“房子有了，还是香炉营儿经承王先生家，房钱仍照上科数目。房子虽不如此房局面，喜的是个旧东家，王先生亦愿意之至。”于冰道：“还论什么局面不局面，只快快的离了这赃窝，少生多少气！”随着王范、柳国宾押了行李，雇车先去。自己算了算房钱，称便包了，叫陆永忠与罗中书家送去，就着他交付各房器物。自己又雇了车，到王经承家住下。

时光迅速，又早到八月初头，各处的举子云屯雾集。至十六日三场完后，于冰得意之至。到九月初十日五鼓写榜，经承将取中三房义字第八号第一名籍贯拆看后，高声念道：“第一名冷不华，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。”只见两个大主考一齐吩咐道：“把第二卷做头一名书写，以下都象这样隔着念名。”他的本房荐卷老师翰林院编修吴时来，听了此话大惊，上前打一躬道：“此人已中为榜首，通场耳目攸关，今将第二名作头名，欲置此人于何地？

莫非疑晚生与这姓冷的有关节？倒要请指明情弊题参。”正主考户部尚书陶大临笑道：“吴先生不必过急。”随将十八房房官及内外帘御史等俱约入里面，取出个纸条儿来，大家围绕着观看。只见上写着：“直隶广平府成安县冷不华，品行卑鄙，余所深知，断不可令此人点污国家名器。”下写“介溪嵩嘱。”上面花押图书俱有。

众官看罢，互相观望，无一敢言者。吴时来又打一躬道：“此事还求二位大人作主。冷不华既品行污鄙，严太师何不革除于未入场之前，而必发觉于既取中之后？且衡文取士，是朝廷家至公大典，岂可因严太师片纸，轻将一解元换去的道理！”副主考副都御史杨起朋笑说道：“吴年兄不必争辩，只要你一人担承起来，这冷不华就是个解元；你若不敢担承，我们那个肯做此舍己为人的呆事！”众官听了，俱等候吴时来说话。时来面红耳赤，一句也说不出。

各房官并御史等见吴时来不敢担承，随纷纷议论，也有着他中在后面的，也有执定说不可中的，也有怜惜功名人，着将他中后，大家同到严嵩府中请罪去的。只见《春秋》房官礼部主事司家俊大声说道：“吴先生不必狐疑了，严太师说他品行污鄙，这个人必定不堪至极，他一个宰相的品评，还有不公不明处么？中了他，有许多的不便处，我们何若因姓冷的荣辱误自己的升迁！依我看来，额数还缺下一个，可即刻从荐卷内抽取一本，补在榜尾便是，仍算吴老先生房里中的何如？”众官齐声说道：“司老先生所见甚是！我们休要误了填榜。”说罢一齐出来，把一个冷于冰的榜首，就轻轻的丢过了。

再说于冰等候捷音，从四更鼓起来，直等到午刻，还不见动

静，只当这日不开榜，差人打听，题名录已卖的罢头了，王范买了两张送于冰看视，把一个冷于冰气的比冰还冷，连茶饭也不吃，只催柳国宾领落卷。一连领了五六天，再查不出来。托王经承也是如此。

到第八天，一个人拿着拜贴到于冰寓处问道：“此处可有个广平府成安县冷讳不华的么？我们是翰林院吴老爷讳时来来拜。”王范接帖回禀。于冰看了帖儿，道：“我与他素不相识，为何来拜我？想是拜错了。”王范道：“小的问的千真万真，是拜相公的。”于冰道：“你可回说我不在家，明早竭诚奉望罢。”王范问明吴翰林住处，回覆去了。

次日，于冰整齐衣冠，雇了一顶小轿回拜。门上人通禀过，吴时来接出，让到庭上，行礼坐下。于冰道：“久仰山斗，未遂瞻依。昨承惠顾，有失迎迓，甚觉惶悚，不知老先生有何教谕？”时来道：“年兄青春几何？”于冰道：“十九。”时来道：“真凤雏兰芽也，可惜可惜！”又问道：“与严太师大人相识否？”于冰道：“今岁春夏间，曾在他府内代办奏疏等事，今辞出已两月矣。”时来道：“宾主还相得否？”于冰迟疑不言。时来道：“年兄宜直言无隐，某亦有肺腑相告。”于冰见时来意气诚切，随将前后缘由详细诉说。时来顿足叹恨道：“花以香销，麝因脐死，正此之谓。”于冰叩问始末，时来道：“某系今科第三房房官，于八月十七日早始得尊卷，见头场七篇，敲金戛玉，句句皆盛世元音；后看二三场出经入史，无一不精雅绝伦。某即预定为鹿鸣首领矣。是日荐送，即蒙批中。至议元时，群推年兄之卷为第一。岂期到填榜时，事有翻覆，竟置年兄于孙山之外。”随将严嵩预嘱，主考议论，自己争辩，详说一遍。于冰直气的面黄唇白，一言莫措。定

醒了半晌，方上前叩谢道：“门生承老师知遇深恩，提拔为万选之首，中固公门桃李，不中亦世结芝兰。”说罢，呜咽有声，泪数行下。时来扶起，安慰道：“贤契青年硕彦，异日抟风九万，定为皇家栋梁。目前区区科目，何足预定得失！慎勿懈厥操觚，当为来科含养元气。若肯更名易姓，另入籍贯，则权奸无可查察，而萧生定驰名于中外矣。”于冰道：“门生于放榜之后，即欲归里，因领落卷不得，故羁迟累日。”时来道：“已被陶大人付诸丙丁，你从何地领起！”两人又叙谈了几句，于冰告辞，回到寓处，如痴如醉者数天。

过了二十余日，方教收拾行李。到家与众男妇细说不中缘由，无不叹恨。陆芳道：“相公眼前不中，倒象是个缺失，依老奴看来，这不中真是大福。假若相公中会了，自然要做官，不但与严中堂变过面，恐他断断放不过，就是与他和美，也是致祸之由。自古至今，大奸大恶，那个能富贵到底？那个不波及于人？这都是老主人在天之灵，才教相公有此蹉跎。况我家田产生意，要算成安县第一富户，丰衣美食，便是活神仙。相公从今可将功名念头打退，只求多生几个小相公，就是百年无穷的受用。气恨他怎的！”于冰道：“我一路也想及于此，假如彼时不与严嵩口角，倚仗他权势中个状元，做个大官，他既能贵我，他便能贱我，设或惹出事来，如今宴乐就断断不能了！你所言深合我意。我如今将诗书封起，誓不再读。酿好酒、种好花，与你们消磨岁月罢。”卜氏道：“象这样才是，求那功名怎么？”

自此后，于冰果然一句书不读，天天与卜氏笑谈，玩耍他的儿子，家务他也不管，总交陆芳经理着。他岳父卜复硃帮办。又复用冷于冰名字应世，因回避院考，又出了监，甚是清闲自在。

到乡试年头，有人劝他下场，他俱付之一笑而已。正是：
一马休言得与失，此中祸福塞翁知。
于今永绝功名志，剩有闲情寄酒卮。

第四回 割白镏旅舍恤寒士 洒血泪市曹矜忠良

词曰：

情怀增怅望，亲欢易失，世事难猜。问帘前红药，你为谁开。漫道愁须酒破，酒未醒，愁已先来。名与利，风翻柳絮，雨打落苍苔。

右调《醉花阴》

话说冷于冰与妻子日度清闲岁月，无是无非，甚是爽适。这年差柳国宾、冷明二人去江西搬请他姑母，国宾等回来说，他姑母家务缠身，不能亲来看视，请于冰去，要见一面。又差来两个家人同请，他姑丈周通亦有字相约，甚是诚切。于冰细问周通家举动，国宾详细说了一番，才知周通家竟有七八十万家私，还没有生得儿子。于冰心中自念父母早亡，至亲骨肉再无第二个，只有这一个姑母，又从未见面。况周通是江西有名的富户，就多带几个人在他家盘搅几月，他也还支应的起。家中一无所事，况有陆芳料理，于是就引动了去江西游玩的念头。遂与卜氏、陆芳等相商，择了吉日，跟随了六个大家人、两个小厮，同周家人一路缓缓行去。到处赏玩山水并名胜地方，行了两月余，方到饶州府万年县地界。

冷氏听得侄儿亲来，欢喜之至。周通差人远接。姑侄相见，分外情亲。

周通见于冰丰神秀异，举止不凡；又见服饰甚盛，随从多人，

倍加敬爱。问起功名，于冰细道原委，周通深为嗟叹。周通亦言及他先人做太常少卿时，同寅结亲后，见严嵩渐次专权使势，因此告病回籍，旋即病故。又言自己也不愿求仕进，援例捐个郎中职衔，在家守拙的话。

住了两月，于冰便要回家，周通夫妇那里肯放，日日着亲友陪于冰闲游，在家赏花看戏。

从去年八月直住到次年二月，于冰甚是思家，日日向他姑母苦求，方准起身。周通送了二千两程仪，于冰推却不过，只得领受。冷氏临别，痛哭了几次，也送了若干珍物。周通又差了四个家人，于路护送回籍。

行到直隶柏乡地方落店后，见几个解役押着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少年郎君，坐着车儿入来，那少年项间带着铁锁。于冰留神细看，有些大家风范，不象个寻常人家男女。到灯后问店东，才知是夏太师夫人和公子，也不知为甚事件。于冰听了，把功名念头越发灰到大西洋国去。又见那夏夫人和公子衣衫破碎，甚是可怜，满心要送他几两盘费，又怕惹出事来。将此意和柳国宾说知，着他做有意无意的光景，探问解役的口气。

不多时，国宾入来，言：“问过那几个解役，夏太师与严太师不和，被严太师和锦衣卫陆大人参倒，已斩首在京中，如今将夏夫人同公子发配广东。内只有两个是长解，他们也甚是怜他母子。相公要送几两盘费，这是极好不过的事。”于冰听了，思想了半晌，没个送法，又不好将银两私交夏公子；若不与，心上又过不去。想来想去，又着国宾与解役相商：说明自己与夏太师素不相识，不过是路途间乍遇，念他是仕宦人家，穷苦至此，动了个恻隐之心，送他几两盘费，并无别故。你问他们使得使不得？

国宾去了少刻，只见两个解役领着公子站在门外，一个解役道：“适才那位姓柳的总管说，老爷要送夏太太母子几两盘费，这是极大的阴功。”又指着那公子道：“他就是夏公子，我们领他来到老爷面前，先磕几个头。”于冰听罢连忙站起来，将那公子一看，虽在缲绁之中，气魄到底与囚犯不同。又见他含羞带愧，欲前不前，虽是解役教他叩头，他却站着不动。于冰连忙举手道：“失敬公子了。”那公子方肯入来作揖，于冰急忙还揖。那公子随即跪下，于冰也跪下相扶。那公子口内便哽咽起来，正要诉说冤苦，于冰扶他坐在床上，先说道：“公子不必开口。我是过路之人，因询知公子是宦门子弟，偶动凄惻；公子纵有万分屈苦，我不愿闻。”说罢，又向两个解役道：“我与这夏公子亲非骨肉，义非朋友，不过一时乍见，打动我帮助之心。此处并无丝毫别意。”随吩咐柳国宾道：“你取五十两一大包，十两一小包银子来。”国宾立即取到。于冰道：“五十两送公子，这十两送二位解役哥路上买杯酒吃。”两个解役喜出望外，连忙磕头道谢，并问于冰姓名。夏公子也接着问。于冰笑道：“公子问我姓名，意欲何为？若说图报异日，我非望报之人；若说存记心头，这些须银两，益增我惭愧；若说到处称颂，公子现在有难之时，世情难测，不惟无益于我，且足嫁祸于我。我亦不敢与公子多谈，请速回尊寓为便。”夏公子见于冰话句甚爽直，又想着仇敌在朝，何苦问出人家姓名，干连于人。于是将银子揣在怀中，低头便拜。于冰亦叩头相还。夏公子别了出去，国宾将十两银子递与解役。那两个解役便高声称扬道：“那里没有积德的人！不但怜念公子，还要心疼衙役。难得难得！”一边说道，一边看着银子，笑嘻嘻的去了。

于冰又附国宾耳边说道：“我适才要多送夏公子几两，诚恐

解役路上生心，或凌辱索取。你可再取二百两，暗中递与夏公子，教他断断不必来谢我坏事。”国宾取了银子，走到夏夫人窗外，低低的叫道：“夏公子，出来有话说。”夏公子只当是解役叫他，走出来一看，却是柳国宾。国宾先将二百银子递在夏公子手内，然后将主人不便对着解役多与银子的话说了一遍，又止住他不必谢。那夏公子感激入骨，拉定国宾，定要问于冰姓名。国宾不肯说，夏公子死也不放。国宾怕解役看见，只得说道：“我家主人叫冷于冰。”说罢就走。那夏公子总是拉住不放，又要问地方居址。国宾无奈，只得又说道：“是直隶广平府成安县秀才。”那夏公子听罢，朝着于冰房门，爬倒了磕了七八个头，方起来与国宾作揖。国宾连忙跑去，到于冰房内，将夏公子收银叩谢的话回覆于冰。又恐怕别有絮话不便，天交四鼓，便收拾起身，心上甚得意这件事做的好。

不数日到了家中，一家男妇，迎接入内。又见他儿子安好无恙，心上甚喜。于冰将到周家不得脱身并途间送夏公子银两事，与众人说知，陆芳甚是悦服。又吩咐厚待周家人，留住了二十余天。临行与了回书，赏了两个家人二百两，又与了一百两盘费。与他姑父母回了极重的厚礼，打发回江西去讠。此后两家信使来往不绝。

陆芳见于冰已二十多岁，一家上下还以相公相呼，北方与南方不同，甚觉失于检点，于是遍告众男妇：称于冰为大爷，卜氏为奶奶，于冰之子状元儿为相公，称卜复栳为太爷。郑氏为太太。又请了个先生，名顾名鼎，本府人氏，教状元相公同复栳之子读书。于冰在家，总不接交一人，只有他诸铺中掌柜的遇生日年节，才得一见，日日和他妻子玩耍度岁。

这年八月，成安县县官被上宪揭参回籍，新选来个知县，是个少年进士出身，姓潘名士钥，字惟九，浙江嘉兴府人。原在翰林院做庶吉士，因嘉靖万寿，失误朝贺，降补此职。此人最重斯文，一到任即观风课士，总不见个真才。有人将冷于冰名讳并不中的原由详细告诉他，他倒也不拿父母官的架子，竟先写帖来拜于冰，且说定要一会。于冰不好推却，只得相见，讲论了半天古作。次日于冰回看，又留在署中吃酒，谈论经史并《左》《国》，以及各家子书之类。又将自己做的诗赋文章教于冰带回认真改抹，以便发刻行世，佩服于冰的了不得。于冰见他虽是个少年进士，却于学问二字甚是虚心下气，他便不从俗套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句句率真。那潘知县每看到改抹处，便击节叹赏，以为远不能及。从此竟成了诗文知己，不是你来，就是我去。相交了七八年，潘知县见于冰从无片语言及地方上事，心上愈重其品，尊敬的和师长一般。倒是他于地方上事，无所不说，于冰不过唯唯而已。

一日，刚送的潘知县出门，只见王范拿着一封书子，说是京都王大人差来下书。于冰道：“我京中并无交往，此书胡为乎来？”及至将书字皮面一看，上写：“大理寺正卿，书寄广平府成安县冷大爷启。”下面又写着“台篆不华”四字。于冰想道：“若非素识，焉能知我的字号！”急急的拆开一看，原来是他的业师王献述书字。上写道：

昔承尊翁老先生不以愚为不肖，嘱愚与贤契共励他山，彼时贤契才九龄耳。灿灿笔花，已预知非池中物。继果游身泮水，才冠文坛。旋因乡试违和，致令暂歇骥足。未几，愚即侥幸南宫，选授祥符县知县。叨情惠助，始获大壮行色。

抵任八月，受知于河院姜公，密疏保荐，升广东琼州府。历四载，复邀特旨署本省粮驿道。又二载，升四川提刑按察司，旋调布政。数年来只雁未通，皆愚临驭之地过远故也。每忆贤契璠玑国器，定为盛世瑚璉。奈七阅登科录，未睹贤契之名，岂和壁隋珠，赏识无人耶？抑龙蟠豹隐，埋光丘壑耶？今愚叠邀旷典，内补大理寺正卿，于本月日到任。屈指成安至都，无庸半月，倘念旧好，祈即过我，用慰离思，兼悉别愀。使邮到日，伫俟文旌遄发。尊纪陆芳，希为道德，不既。此上不华贤契如面。眷友生王献述具。

于冰看罢，心下大悦，将陆芳同众家人叫来，把王献述书字与他们逐句讲说了一遍，众家人无不赞美。陆芳道：“昔年王先生在咱家处馆，看他寒酸光景，不过做个教官完事，谁意料就做到这般大位！皆因他为人正直，上天才与他这美报。据这书字看起来，大爷还该去看望为是。”于冰道：“我也是此意。你们可打发书人酒饭，我今日就写回书，明早与他几两盘费，着他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即去。”

过了几天，于冰料理一切，带了几个家人，起身入都。寻到王大人宅上，着王范投递手本和礼物。门上人传禀入去，随即出来相请。于冰走到二门前，只见王献述便衣幅巾，大笑着迎接出来。于冰急相趋至面前，先行打躬请安。献述拉着于冰的手儿，一边走着一边说道：“渴别数载，今日方得晤面，真是难得。”于冰道：“昔承老师大人教爱，感镂心怀；今得瞻仰慈颜，门生欣慰之至。”说着到了庭内。于冰叩拜，献述还以半礼。两人就坐，王范等入来叩安。

献述道：“尊府上下，自多迪吉，刻下有几位令郎？”于冰道：

“只有一子，今年才十四岁了。”献述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这是我头一件结记你处。再次，你的功名何如？怎么乡会试题名录并官爵录，总不见你的名讳，着我狐疑至今，端的是何缘故？”于冰将别后两入乡场，投身严府，前后不中情由，并自己守拙意见，细说了一遍。献述嗟叹久之。又道：“贤契不求仕进，也罢了。象我受国家厚恩，以一寒士，列身卿贰，虽欲寄迹林泉，不但不敢，亦且不忍。”又问道：“陆芳好么？”于冰道：“他今年七十余岁，倒甚是强健，门生家事，总还是他管理。”献述道：“家仆象那样人，要算古今不可多得的了！”又问道：“令嗣可是卜氏所出么？”于冰道：“是。”献述又将别后际遇，说了一番。说罢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宦途数年，贫仍如故，我不堪为知己道也。贤契年来用度，自还从容否？”于冰道：“托老师大人福庇，无异昔时。”献述道：“此尊翁老先生盛德之报，理该如是。”于冰请拜见师母并众世兄，献述道：“拙荆同小儿等，于我离任之时，俱先期回江宁。昨日亦曾遣人去接，想出月廿日外可到矣。前只有两个小儿，系贤契所知者，近年房中人又生了两个。通是庸才，无一可造就的。”

谈论间，献述就着将行李安设在厅房东首。不多时摆列酒肴，师生二人又重叙别后事迹，极其欢畅。于冰以不好骤行告别，只得住下。

过了半月余，一日献述从衙门中回来，眉目间有些不爽快。于冰便疑到自己身上，心里正打算辞去的话。只见献述道：“贤契可知道兵部员外郎杨讳继盛的名头么？”于冰道：“门生僻处成安，离京颇远，不晓得。”献述道：“此人前岁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参严中堂十罪五奸。彼时奉旨杖八十下刑部狱，业已二年，人人以为必邀赦典。不意今早陡传圣旨，着三法司审拟速奏。我

既在其位，只得与刑部都察院堂官等会勘。那杨兵部一片忠诚为国的意见，教我们该从何处审起！只得葫芦倒提，定了个斩决，覆奏上去，觉得于人心天理都过不去。”于冰道：“严嵩奸恶万状，四海通知。老师既知其冤，何不上本急救？”献述大笑道：“贤契，谈何易耶！如今做官的人，总要不为福首不为祸先，审度时势，斟酌利害，一句有关系的话未曾说出，先要肚里打几遍稿儿。那从井救人的事，谁肯去做！”于冰道：“老师尚且不肯论救，则杨老先生危矣。”献述道：“看来也只在早晚。今日午间，他的夫人张氏听得将他夫主问了斩决，情愿代夫受戮，写了一张呈子，一个陈情本章，恳我们三法司代奏。我们见本章做的沉痛恺切，足令观者下泪，倒要替他转奏。怎当得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大人再三拦阻，将他的本章压在刑部司务厅处，呈子批了‘不准’两字发出。这不是我们忍于如此，只是他遇的对头了不得，惟有替他抱屈而已。”

于冰素日最敬王献述人品学问，今日听了这些话，便心里沉吟道：“怎么一个人做了官，就更变到这步田地？”又想了想：“这怪不得他，若人人都是杨兵部，普天下做官的都是忠臣了。”

于冰又问道：“这杨夫人的本稿儿可能抄来一看么？”献述道：“我爱其情词恳挚，已暗暗吩咐我衙门书办抄了在此。”从袖中取出递与于冰。于冰展开一看，上写道：

革职拿问兵部武选司员外郎臣杨继盛妻张氏稽首顿首
皇帝陛下。臣夫前以谏阻马市，预发仇鸾逆谋，圣恩仅从薄谪。旋因鸾败，首赐湔洗，一岁四迁。臣夫衔恩感泣，思图报效，或中夜起立，或对食默思，臣所亲见。不意误闻市井之谈，尚狃书生之习，一时昏昧，遂发狂言，复荷陛下天高

地厚之恩，不即加诛，俾从吏议。臣夫自杖后入狱，死而复苏，去臀肉两片，断腿筋一条，脓血流五六十碗，衣服尽皆沾渍，日夜笼箠，备极苦楚。又年荒家贫，食不能给，止臣纺绩馈食，已经三年。部臣两次请决，奉旨监候，是臣夫再蹈于刑而陛下累置之生。臣生感佩，惟有焚香祝万寿无疆而已。但闻今岁钦依处斩，臣夫虽捐躯市曹，亦将瞑目地下。臣仰惟陛下方顺养冲和，保合元气，昆虫草木皆欲得所，岂惜一回宸顾，下垂覆盆。倘蒙鉴臣蝼蚁之私，少从未减，不胜大幸。若以罪重不赦，即将臣斩首，以代夫死。臣夫生一日，必能执戈矛御魑魅，为疆场效死之鬼，以报陛下。臣于九泉稍有知识。亦衔结无尽矣。

于冰看罢道：“有是夫自有是妻，此闺阁中义烈女子也，较悬梁绝粒者又自不同。此本一传，也是千古不没的人。”

次日，献述从衙门中回来，向于冰慨叹道：“杨兵部完了！圣旨已下，定在明早斩决。”于冰听了，心上甚是怜惜。又想着：“这杨兵部不知是怎样个人，有这样胆气！明日斩决他，我何不去看看。”

次早，也不等的王献述起来，领了两个家人，到刑部衙门前等候。直等至早饭后，见里边扶出一人来，面貌甚是清古，一部大胡须，举动神色自若。旁边赶过一辆车儿来，几个人扶他上了车，又有几个兵带刀围绕。少刻又出来一个官，骑着马，跟着几个书役，押定那车儿同走。于冰也不好问人，心里说道：“这必是杨兵部无疑。”于冰随车到法场上，那看的人千千万万。只听得乱说道：“这是兵部员外郎杨老爷今日典刑，可惜可惜！”又见众人将他扶下车儿，那杨兵部仰天大笑了一回，口中吟诗道：

浩气凝太虚，丹心照千古。

生前未了事，留与后人补。

忽见人丛中跑出个妇人，蓬头垢面，又随着两个少年，一个年老些的，都跑在杨兵部面前，焚香奠酒，哭的死而复苏。有叫相公的，有叫父亲的，有叫恩主的，四个人三样称呼，乱喊不已。那些看的人，无一个不短叹长吁，还有陪着下泪的。

只听得监斩官吩咐：“行刑！”此时，那四个男女，肝崩肠断，那妇人把住杨兵部两腿，跪着叫号。只见杨兵部怒道：“此系国家法度，汝辈作此儿女之态，徒贻笑后人！”喝令刽子手道：“你们与我拉过一边，我要去了！”众役将四人拚命的扶开。须臾，刀头落处，血溅衣襟。把一个于冰看的和吃醉了一般，前仰后合，一步也走不动，只待得众人散开，王范等雇了一辆车，扶他坐上回来。王家人迎着问道：“冷爷那里去来？”于冰只是摇头，入了厅房，放倒头便睡。王家人问王范等，才知是看杀杨兵部的原故。也有叹惜的，也有笑于冰胆小的。日西时分，王献述回来，见于冰神气沮丧，与他说话，他多听不入耳，心上大是疑惑。忙出来问众家人，方知为看杀杨兵部，倒笑了一回。

自从看杀了杨兵部后，触动他无限愁烦，便想到自己一个解元，轻轻更换；一个夏宰相，斩首市曹；今日杨兵部，死的这般凄惨。固是严嵩作恶，也是本人命数限定。将来老死牖下，便是好结局。又想到：死后无论穷富贫贱，再得人身，也还罢了；等而下之，做一驴马，犹不失为有知有觉之物；设或魂销魄散，随天地气运化为乌有，岂不辜负此生，辜负此身！想及于此，看得万事皆虚。

次日，在献述前苦辞。献述本意因于冰是个富户，留他等家

眷来时，教四个儿子见一见，便是异日一个好帮手，可备缓急。不意于冰去意甚坚，师生间不好过强，又留住了三日，将广东、四川两任上土物多送了数件，设盛席相送起身。

范氏麦舟传千古，于冰惠助胜绋袍。

忠良人已惨刑市，浩气徒还太虚遥。

第五回 惊死亡永矢修行志 嘱妻子割断恋家心

词曰：

金台花，燕山月。好花须看，好月须夸。花正香时遭雨妒，月当明际被云遮。月有盈亏，花有开谢，想人生最苦是离别。花谢了，三春逝也；月缺了，中秋至也；人去了，何日来也？

右调《普天乐》

话说冷于冰自那日看杀杨兵部后，一路上连点笑容也没有，到家将在献述家所见所闻的话向众人叙说。陆芳随禀道：“潘老爷前日业已作古了。”于冰惊问道：“是那个潘老爷？”陆芳道：“就是本县与大爷最相好的。”于冰顿足道：“是甚么病症？”陆芳道：“听得衙门中人说，并未害一日病。只因那日从午堂审事，直审到灯后，退了堂去出大恭，往地一蹴就死了。也有说是感痰的，也有说是气脱的。可惜一个三十来岁少年官府，又是进士出身，老天没有与他些寿数。”于冰听了痴呆了好大半晌，随即亲去县署吊奠，大哭了一场。回来即着柳国宾、王范二人拿了五百两银子，做潘太太和公子营办丧事之费。本城绅衿士庶，都哄传这件事做的古道。

于冰自与潘知县吊奠回来，时刻摸着肚在内外院中走，不但家人，就是他儿子状元相公问他，他也不答。茶饭吃一顿遇一顿，就不吃了，终日间或凝眸痴想，或自己问答。卜氏大为忧疑。

正自不了，忽见陆芳慌慌张张进来禀道：“京中王大人亡故，送讣闻来了。”于冰惊问道：“怎么是京中王大人病故了？有这样事？”陆芳道：“是王公子专差家人来的。”随将家人领来，对于冰面诉了一回病症，说从冷爷起身那一日就得了痰症，终没说话，到第三日就死了。于冰听了，大哭了一番，从此更加了伤感，终日如醉如痴，终不言语。说他痴呆，他一般也写了回字，做了极哀切的祭文，又吩咐柳国宾，用一匹蓝缎子雇人彩画书写，又着陈芳备了三百两奠仪，差家人冷明同献述家人入都。从此在院内院外走动的更急更凶，也不怕把肚皮揉破。

又过了几天，倒不走动了，只是日日睡觉。卜氏愁苦得了不得。

一日午间，于冰猛然从炕上跳起，大笑道：“吾志决矣！”卜氏见于冰大笑，忙问道：“你心上可开爽了么？”于冰道：“不但开爽，亦且透彻之至！”随即走到院外，将家中大小男妇都叫至面前，先正色向卜复栻道：“岳丈岳母二位大人请上，我有一拜。”说罢，也拉不住他，就叩头下去。拜毕起来，又向陆芳道：“我从九岁为父母见弃，假若不是你，不但家私，连我的身命还不知有无！你也受我一拜。”说着，也跪拜下去，慌的陆芳叩头不迭。又叫过状元儿，指着向陆芳、卜复栻道：“我碌碌半生，止有此子，如今估计有九万余两家私，此子亦可以温饱无虞了。惟望二公始终调护，玉之以成。”又向卜复栻道：“令爱我也不用付托，总之陆总管年老，内外上下，全要岳丈帮他照料。”又向卜氏作一揖，道：“我与你十八年夫妻，你我的儿子今已十四岁，想来你也不肯再会嫁人。若好好儿安分度日，饱暖有余，只教元儿守正读书，就是你的大节大义。我还有一句要紧话叮嘱于你：将来

陆总管百年后，柳国宾可托家事，着陆永忠继他父之志，帮着料理。”

一家男妇听了这些话，各摸不着头脑。卜氏道：“一个好好的人，妆做的半疯半痴，说云雾中的话，是怎么？”

于冰又叫过冷明、王范、大章儿等，吩咐道：“你们从老爷至我至大相公，俱是三世家人，我与你们都配有家室，生有子女，你们都要用心扶持幼主，不可坏了心术，当步步以陆老总管为法。至于你们的女人，我也不用嘱咐，虽然有主母管辖，必须你们勤加指教。”陆芳道：“大爷，这是怎么？好家好业，出此回首之言，也不吉利。”

于冰又将状元儿叫过来，却待要说，不由的眼中落下泪来，说道：“我言及于你，我倒没的说了。你将来长大时，切不可胡行乱跑，接交朋友，当遵你母亲、外公的教训，就算你是孝子。更要听老家人们规劝。我今与你起个官名，叫做冷逢春。”又向众男妇道：“我自从都中起身，觉得人生世上，趋名逐利，毫无趣味。人见我终日昏闷，都以我为痛惜王大人，伤悼潘大尹使然，此皆不知我者也。潘大尹可谓契友，而非死友；王大人念师徒之分，以义相合，尽哀尽礼，于门人之义已足。他并非我父兄伯叔可比，不过痛惜一时罢了，何至于寝食俱废，坐卧不安？因动念‘死’之一字，触起我弃家访道之心。日夜在房内院外走出走入者，是在妻少子幼上费踟躅耳。原打算到元相公十八九岁娶亲成立后，割爱永别；不意到家又值本县潘老爷暴亡，可见大限临头，任你怎么年少精壮，亦不能免。我如今四大皆空，看眼前的夫妻儿女，无非是水月镜花，就是金珠田产，也都是电光泡影，纵活到百岁，脱不过‘死’之一字。苦海汪洋，回头是岸。”说罢，向

卜氏等道：“我此刻就别过你们了。”说罢，便向外面急走。

卜氏头前还当于冰连日郁结，感了些痰症，因此信口乱道，后见说的明明白白，大是忧疑。及到此刻，竟是认真要去，不由的放声大哭起来。卜复栳赶上拉住道：“姑爷，不是这样个顽闹，顽闹的无趣味了。”陆芳等俱跪在面前。元相公跑来抱住于冰一只腿，啼哭不止。众仆妇丫头也顾不得上下，一齐动手，把于冰横拖倒曳，拉入房中去。从此大小便总在院内，但出二门，背后妇女们便跟随一大群。卜复栳日日率领小厮们，轮流把守东西角门，倒将个于冰软困住了。虽百般粉饰前言，卜氏总是不信。直到一月已后，防范的才渐次松些。每有不得已事出门，车前马后，大小家人也少不了十数个跟随。于冰日思走路，再想不出一个法子来。

又过了月余，卜氏见于冰饮食谈笑如旧，出家话绝口不题，然后才大放怀抱。于冰出入，不过偶尔留意，惟出门还少不了三四个人。

一日潘公子拜谢辞别，言将潘知县灵柩起早至通州下船，方由水路回籍。于冰听了，算计道：“必须如此如此，我可以脱身矣。”到潘公子起身前一日，于冰亲去拜奠，送了程仪。过了二十余天，忽然京中来了两个人，骑着包程骡子，说是户部经承王爷差人送紧急书字的，只走了七日就到。柳国宾接了书信，入来回于冰话。于冰也不拆开看，先将卜复栳、陆芳等纳入卜氏房内，问道：“怎么京中又有姓王的寄书来？”陆芳道：“适才听得说是王经承差来的。”于冰道：“他有什么要紧事，不过要借几两银子用。”向卜复栳道：“岳父何不拆开一读？”复栳拆开书字，朗念道：

昔尊驾在严中堂府中作幕，宾主之间，曾有口角，年来他已忘怀。近因已故大理寺正卿王大人之子有间言，严府七太爷已面属锦衣卫陆大人。见字可速刻带银入都斡旋，迟则缇骑至矣。忝系素好，得此风声，不忍坐视，祈即留神。切切。上不华长兄先生。弟王珣具。

众男妇听了，个个着惊，于冰吓的呆在一边。柳国宾道：“这不肖说是王公子因我们不亲去吊奠，送的银子少，弄出这样害人的针线。”卜复杖道：“似此奈何？”陆芳道：“这写书人，大爷何由认得他？”于冰道：“我昔年下场，在他家住过两次，他是户部有名的司房。”柳国宾接着说道：“我们都和他相熟，是个大有手段的人。”陆芳道：“此事身家性命关系，刻不可缓。大爷先带三千两入都，我再预备万金，听候动静。”于冰道：“有我入都就是，银子只带一千两罢，用时我再寄字来取。你们快预备牲口，我定在明早起身。”又吩咐众人道：“事要慎重，不可传的外人知道。”众家人料理去了。把一个卜氏愁的要死，于冰也不住的长吁。

到了次日，于冰带了柳国宾、王范、冷明、大章儿，同送字人连夜入都去了。

不数日，到了王经承家内，将行李安顿下，从部中将王经承请来。王经承问：“假写锦衣卫严太师一说，到底是甚意思？你要对我实说。”于冰支吾了几句，王经承听了，心上也不甚明白。本日送了二百两银子，王经承如何不收，连忙吩咐家中与于冰主仆包了上下两桌酒席。于冰又嘱托了几句话，王经承满口答应。次早即约于冰同出门去办事。于冰要带人跟随，王经承道：“那个地方岂是他们去得的！只可我与你同去。”于冰道：“你说的极

是。”又向柳国宾道：“我下晚时即与王先生同回。”

到定更时候，王经承回家，却不见于冰同来。国宾等大是着急，忙问道：“我家主人哩？”王经承道：“他还没有回来么？”国宾道：“先生与我家主人同去，就该和我主人同来。”王经承道：“他今日约我到查家楼看戏，他又再三嘱咐我，只说到锦衣卫衙门中去。又怕你们跟随，托我止住你们。想是为京城地方，怕你们不惯熟，和人口角不便。及至到了查家楼，止看了两折戏，他留下五两银子，叫我和柜上清算，他说：‘鲜鱼口儿有个极厚的朋友，必须去看望。若是来迟，不必等我。’我等到午后，不见他来，我们本司房人请我去商酌事体，直弄到这时候才回。他此刻不来，想是还在那朋友家闲谈。”国宾道：“是那个朋友家？”王经承道：“你主人的朋友，我那里知道！”国宾大嚷道：“你将我主人骗去，你却推不知道，你当时就不该同行。我只和你要人！”王经承道：“这都是走样第一的话儿。我和你主人是朋友，我又不是他的奴才，我又不是他的解役，他要拜望朋友去，难道我缚住他不成！”国宾冷笑道：“先生，你不要说睡里梦里话！我家还有你的书字哩！你将我主人用书字骗在京中，我和你告到三府六部，总向你要人。”王经承道：“你家有书字，难道我家没书字么！你主人托成安潘知县之子寄字与我，说家中有大关系事被人扣住，非假严中堂名色走不脱，着我写字，雇人去叫他来京。许了我二百两银子，书字现还在我家内，银子昨日与我的，怎么反说是我骗他？”

说着，急急的踱了入去，少刻拿出书字来。国宾看了笔迹并字内话，一句也说不出。王经承道：“何如？是我骗他，还是他骗我？”

冷明猛可里见桌子旁边砚台下压着一封书字，忙取出一看，上写着：“柳国宾等开拆。”国宾忙拆开一看，大哭起来，说道：“王先生，我家主人不是做和尚，就是做道士去了！你教我怎么回去见我主母！”王经承急问原故。国宾遂将于冰在家如何长短，说了一遍。王经承听了，也着急起来，道：“如此说，他竟是逃走了。你拿他写的书字来看。”国宾付与。王经承从身边取出眼镜，在灯下朗念道：

我存心出家久矣，在家不得脱身，只得烦王先生写字叫我入都，与王先生无干。见字，你等可速刻回家。原带银子一千两，送了王先生二百，我留用一百，余银交陆总管手。再说与你主母：好生管教元相公用心读书，不得胡乱出门。各铺生意，各庄房地，内外上下男妇，总交在卜太爷、陆总管、柳国宾三人身上。事事要照我日前说的话遵行，不得负我所托。我过五七年，还要回家看望你们；断断不必寻找我，徒劳心力无益。若家下男妇有不守本分者，小则责处，大则禀官逐出存案。陆总管同柳国宾不得姑息养奸，坏我家政。此嘱。不华主人笔。

王范等听了，也哭起来。王经承见有与他无干字样，心上也有些感激，滴了两三点眼泪。说道：“京城地方，最难找人，何况你主人面生，识认者少，你们便哭死也无益。我到明早自有个道理。”又长叹了一声道：“你主人数万家私，又有娇妻幼子，他今日做这般刀斩斧断的事，可知他平日心中也不知打算过几千回稿儿。若想他自己回来，是断断不能的。”说罢遥着头儿冷笑道：“我今年五十六岁，才见了这样个狠心人，大奇大奇！”踱入里边去了。

次日天一明，王经承拿出十千京钱，从前后街坊雇了十几个熟谙人，每人各与纸条儿一张，上写于冰年貌衣服，分派出京门外四面找寻；又着国宾等于各园馆居楼，大街小巷，天天寻问，那里有个影儿。国宾等无奈，别了王经承，垂头丧气回至成安县。

到了主人门前，一个个雨泪涕零。众家人见光景诧异，急问主人下落。国宾拍手顿足，哭着说了又说。早有人报知卜氏，卜氏吓的惊魂千里，摔倒在地，慌的众妇女挽扶不迭。元相公也跑来哀叫。一家上下，和反了的一般。卜氏哭的死而复苏，直哭了两日夜，一点饭也不吃。倒还是元相公再三跪恳，才少进饮食。到第四日，将国宾四人叫入去细问，他四人详细说了一遍，又将于冰起身时书字并前托潘公子寄王经承书字，都交在卜氏面前。卜氏着父亲各念了一遍，又复大哭起来。自此，不隔三五天总要把国宾等叫来骂一顿，闹乱了半月有余，方始休歇。起先还想着于冰回心转意，陡然回家。过了三年后，始绝了念头，一心教养儿子，过度日月。着他父亲总其大概，内外田产生意通交在陆芳、柳国宾二人身上，也算遵夫命，付托得人。正是：

郎弄玄虚女弄乖，两人机械费疑猜。

于今片纸赚郎去，到底郎才胜女才。

第六回 走荆棘幸脱饿虎口 评诗赋大失腐儒心

词曰：

拚命求仙不惮劳，走荒郊。猝逢饥虎厄初遭，幸脱逃。
投宿腐儒为活计，过今宵。因谈诗赋起波涛，始开交。

右调《贺圣朝》

话说于冰将王经承安顿在查家楼看戏，他素常听人说，彰仪门外有一西山，又名百花山，离京不过六七十里。急忙雇了一辆车儿，送他出了西便门，换了几个钱，打发了车夫。雇了两个脚驴儿，替换着骑。他惟恐王经承回家证出马脚，万一被他们赶来了，岂不又将一番机关妄用！因此直奔门头沟。打发了驴儿，住了一宿。次早入山，见往来多驼送煤炭之人。秀才们行路极难，况以富户子弟，越走越发难了，费七八天功夫，始过了丰公、大汉、青山三个岭头，由斋堂、清水，沿路一人，寻百花山真境。天天住的是茅茨之屋，吃的是莜荳之面，他访道心切，倒也不以为苦。只是越走山势越大，每天路上或遇两三个人，还有一人不遇的时候。

那日行走至巳牌时分，看见一山高出万山之上，与一路所见山形大不相同。但见：

突兀半天，苍莽万里。大峰俯视小峰，前岭高接后岭。
古桧风摇，仿佛虬行；疏松云覆，依稀龙聚。高高下下，环顾惟鸟道数条；岢岢嶹嶹，翘首仰青天一线。雷响山中瀑布，

雨喷石上流泉。翠羽斑毛，盈眸悉珍禽异兽；娇红稚绿，缘地皆瑞草瑶葩。岩岫分明，应须佛仙寄迹；烟霞莫辨，理宜虎豹潜踪。

于冰看了山势，转了两个山湾，猛抬头见一山岩下坐着十数个砍柴人。于冰上前举手道：“请问众位，此处叫什么地名？”一山汉用手指说道：“你看，此处山高出别山数倍，正是百花山了。”于冰道：“上边可有庙宇没有？”山汉道：“过此山再上一大岭，岭上只有小庙一处，庙内住着八十余岁的老道人。”于冰道：“那老道可有些道行么？”山汉道：“他不过天生寿数长，多吃几年饭，有甚么道行？”于冰道：“若去他庙中，从那边是正路？”山汉指着西南一条山路道：“从此上了山坡，便是盘道。”于冰举手道：“多承指引了！”撇转身便走。山汉道：“去不得，去不得！此去要上三十八盘，道路窄小，树木繁多，且要过鬼见愁、阎王鼻梁、断魂桥许多危险处。你是个斯文人，如何走得？还有狼虫虎豹，那时遇着，后悔就迟了。”于冰道：“我一个求仙访道的人，有什么后悔处？”说罢就走。只听得三四个人乱叫道：“相公快回来！不是胡闹的。”

于冰那里听他，上了山坡，便绕盘道。只见树木参差，荆棘遍地，步步牵衣挂袖，甚是难行。到难走处，还须半爬半靠的挪移；绕了十几个盘道，喘吁的气都上不来。从树林内四下一觑，见正南上山势颇宽平些，树木荆棘亦少。苦挨到那边，四围一看，通是些重峦峭壁，鸟道深沟，坐在一块大石上养息气力。

约有半顿饭时，觉得气力又壮了些，刚才站起来，猛见对面西山岔内陡起一阵腥风，风过处，刮的那些败叶残枝摇落不已。顷间，山岔内走出一只绝大的黄虎来。于冰不由的呵呀了一声。

只见那虎看见了于冰，便将浑身的毛都直立起来，较前粗大了许多，口内露出刚牙，眼中黄光直射向于冰，大步走来。于冰心内恐惧，到此也没法。只见那虎相离有四五步远近，陡然站起来，将前二爪在地下一按，跳有五六尺高，向于冰扑来。亏得于冰原是有胆气人，不至乱了心曲，见那虎扑来，瞅空儿向旁边一闪，那虎便从于冰身旁擦了过去，其爪止差寸许。于冰急回身时，那虎也将身躯掉转过来，相离不过四尺远。于冰倒退了两步，那虎两只眼直视于冰，大吼了一声，火匝匝又向于冰扑来。于冰又一闪，那虎复从身旁过去，落于空地。于冰趁他尚未转身，跑了几步，料想着跑不脱，旋即站住等那虎扑来，好再躲避。只见那虎披拂着胸前白毛，两只眼直视于冰，口中馋涎乱滴，舌尖吐于唇外，那一条尾与一条锦绳相似，来回摆动。于冰偷眼看视，见右边即是深沟，于冰忙中想出智巧，两眼看着那虎，侧着身子斜行了三步余，已到沟边。那虎见于冰斜走，随即也将身躯扭转，看着于冰。少停片刻，只见那虎又站起来，将浑身毛一抖，又将尾在地下一摔掷，响一声，跳有七尺来高，复向于冰扑来。于冰见那虎奋力高跳扑来，也不躲他，急向虎腹下一钻，那虎用力过猛，前两腿落空，头朝下触入沟中，闪了下去。于冰趁空儿又往西跑，一边跑，一边回头看视，约跑有百十余步，见那虎不曾追赶，急急向树林多处一钻，方敢站住。站了片时，又从树林中向东瞅看，见无动静，自己笑说道：“果然那些山汉们说的是实。”

于是从树林内钻出，见西面是一高岭，忙忙的走上岭头。四下一望，不但前所见的百花山看不出在何处，连来的盘道也看不见了。此时大是愁苦，那里还顾得寻访老道人。再一看，望见偏西北有一条白线，高高下下，远望象个道路，于是直奔那条白线

走去。两只脚在石缝中乱踏，渐走渐近，果然是条极细小的走路，荆棘最多，弯弯曲曲，甚是难行。顺着路上下了两个小岭，脚上又踏起泡来，步步疼痛。再看日光已落了下去，大是着慌，又不敢停歇。天色渐次发黑，影影绰绰看见山脚似有人家，又隐隐闻犬吠之声，挨着脚痛行来。起先还看的见那回环鸟道，到后来两目如漆，只得磕磕绊绊勉强下了山坡，便是一道大涧，放眼看去，觉得身在沟中，辨不出东西南北。侧耳细听，唯闻风送松涛，泉咽危石而已，那里有犬吠之声。于冰道：“今日死矣！再有虎来，只索任他咀嚼。”没奈何，摸了一块平正些的石头坐下，一边养息身体，一边打算着在这石上过夜。

坐了片刻，又听得有犬吠之声，比前近了许多。于是听几步，走几步，竟寻到了山庄前。见家家俱将门户关闭，叫了几家，总不肯开门。走到庄尽头处，忽听得路北有许多咿唔之声，是读夜书。于冰叩门喊叫，里面走出个教学先生来，看见于冰，惊讶道：“昏夜叩人门户，求水火欤？抑将为穿窬之盗欤？”于冰道：“小生系京都宛平县秀才，因访亲迷路，投奔贵庄，借宿一晚，明早即去。”先生道：“《诗》有之：伐木鸟鸣，求友声也。汝系秀才，乃吾同类，予不汝留，则深山穷谷之中，必饱豺虎之腹矣，岂先生不忍人之心也哉！”说罢，将手一举，让于冰入去。先生关了门。于冰走到里面，见有正房三间，东西各有厦房，是众学生读书处。先生将于冰引到东正房。于冰在灯下将先生上下一看，但见：

头戴毛青梭儒巾，误烧下窟窿一个；身穿鱼白布大袄，斜挂定补丁七条。额大而凸，三缕须有红有紫；鼻宽而凹，近视眼半闭半开。步步必摇，若似乎胸藏二酉；言言者也，

恐未能学富五车。真是禾稼场中村学士，山谷脚下俗先生。

于冰看罢，两人行礼，揖让而退。先生问于冰道：“年台何姓何名？”于冰道：“姓冷名于冰。”先生道：“冷必冷热之冷，兵可是刀兵之兵否？”于冰道：“是水字加一点。”先生道：“噫！我过矣，此冰冷之冰，非刀兵之兵也。”于冰亦问道：“先生尊姓大讳？”先生道：“予姓邹，名继苏，字又贤。邹乃邹人孟子之‘邹’，继续之‘继’，东坡之‘苏’。‘又贤’者，言不过又是一贤人耳。”又向于冰道：“年台山路跋涉，腹馁也必矣。予有馍馍焉，君啖否？”于冰不解‘馍馍’二字，心里想着必是食物，忙应道：“极好。”

先生从炕后取出一白布包，内有馍馍五个，摆列在桌上，一个个与大虾蟆相似。先生指着说道：“此谷馍馍也。谷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，其叶离离，其实累累，弃其叶而存其实，磨其皮而碎其骨，手以团之，笼以蒸之，水火交济而馍道成焉。夫猩唇熊掌，虽列八珍，而烁脏壅肠，徒多房欲；此馍壮精补髓，不滞不停，真有过化存神之妙。”于冰道：“小生寒士，今日得食此佳品，叨光不尽。”于冰吃了一个，就不吃了。先生道：“年台饮食何廉薄耶，予每食必八，而犹以为未足。”于冰道：“承厚爱，已饱德之至。”

先生又问于冰道：“年台能诗否？”于冰道：“闲时亦胡乱做几句。”先生从一大牛皮匣内取出四首诗来，付与于冰道：“此予三两日前之新作也。”于冰接来一看，只见头一道上写道：

风

西南尘起污王衣，籁也从天亦大奇。

篱醉鸭呀惊犬吠，瓦疯猫跳吓鸡啼。

妻贤移暖亲加被，子孝冲寒代煮糜。

共祝封姨急律令，明辰纸马竭芹私。

于冰道：“捧读珠玉，寓意深远，小生一句也解不出，祈先生教示。”先生道：“子真阙疑好问之人也。居，吾语汝。昔王导为晋庾亮手握强兵，居国之上流，王导忌之，每有西南风起，便以扇掩面曰：‘元规尘污人。’故曰‘西南尘起污王衣’。二句‘籁也从天亦大奇’，是出在《易经》‘风从天而为籁’；大奇之说，为其有声无形，穿帘入户，可大可小也。诗有比兴赋，这是借经史先将风字兴起。下联便绘风之景，壮风之威，言风吹篱倒，与一醉人无异。篱旁有鸭，为篱所压，则鸭呀也必矣。犬，司户者也，警之而安有不急吠者哉。风吹瓦落，又与一疯汉相似，檐下有猫，为瓦所打，则猫跳也必矣。鸡，司晨者也，吓之而安有不飞啼者哉。所谓‘篱醉鸭呀惊犬吠，瓦疯猫跳吓鸡啼’，直此妙意耳。中联言风势猛烈，致令予宅眷不安，以故妻舍暖就冷而加被怜其夫，子孤身冒寒而煮糜代其母。当此风势急迫之时，夫妻父子犹各尽其道如此，所谓有诗礼人家也，谓之为贤为孝，谁曰不宜。结尾二句言封姨者，亦风神之一名也。急律令者，用太上老君咒语敕其速去也。纸马皆敬神之物，竭芹私者，不过还其祝祷之愿，示信于神而已。子以为何如？”于冰大笑道：“原来有如此委曲，真个到诗中化境。佩服佩服！”又看第二首上写道：

花

红于烈火白于霜，刀剪裁成枝叶芳。

蜂挂蛛丝哭晓露，蝶衔雀口拍幽香。

媳钗俏矣儿书废，哥罐闻焉嫂棒伤。

无事开元击羯鼓，吾家一院胜河阳。

于冰看了道：“起句结句犹可解识，愿闻次联中联之妙论。”先生道：“蜂挂蛛丝二句，言蜂因吸露而误投蛛网，其声必婉转嚶唔，如人痛哭者焉，盖自悲其永不能吸晓露也。蝶因采香而被衔雀口，其翅必上下开阖，如人拍手者焉，盖自恨其终不能嗅幽香也。这样诗句，皆从致知中得来。子能细心体帖，将来亦可以格物矣。中联‘媳钗俏矣’二句，系吾家现在典故，非托诸空言者可比。予院中有花，儿媳采取而为钗，插于鬓边，俏可知矣。予子少壮人也，爱而至于废书而不读。予家无花瓶而有瓦罐，予兄贮花于罐而闻香焉；予嫂素恶眠花卧柳之人，因动防微杜渐之意，随以木棒伤之。此皆藉景言情之实录也。于冰笑道：“‘棒伤’二字，还未分晰清楚，不知棒的是令兄棒的是瓦罐？”先生道：“善哉问。盖棒罐耳，若棒家兄，是泼妇矣，尚得形诸吟咏乎哉！”又看第三首，是：

雪

天挝面粉撒吾庐，骨肉同欢庆野居。

二八酒烧斤未尽，四三鸡煮块无余。

楼肥榭胖云情厚，柳锡梅银风力虚。

六出霏霏魃预死，援桴而鼓乐关雎。

于冰道：“此首越发解不来，还求先生指讲。”先生喜极，笑说道：“此吾之雪诗也。二八者，是十六文钱也；四三者，是四十三文钱也。言用十六文钱买烧酒一斤，四十三文钱买鸡一只。‘斤未尽’‘块无余’，言予家男妇皆酒量平常，肉量有余耳。末联‘魃’者，旱怪也；雪盛则旱怪预死，不能肆虐于春夏间矣。‘桴’者，军中击鼓之物。《关雎》见毛诗之首章，兴下文‘君子好逑’也。予家虽无琴瑟，却有鼓一面，又兼夫妻有静好之德，

援桴而鼓，亦可以代琴瑟而乐咏《关雎》矣。”第四首是：

月

月如何其月未过，谁将晶饼挂银河？

清阴隐隐移山岳，素魄迢迢鉴鬼魔。

野去酒逢醉宋友，家回牌匿笞金哥。

倦哉饮水绳床卧，试问嫦娥奈我何？

于冰看完笑道：“先生诗才高妙，不但嫦娥，即小生亦无可奈何矣。惟中联酒醉宋友、牌笞金哥二句，字意未详。”先生道：“此一联虽两事而实若一事。言月明如昼，最宜野游，与宋姓友人相逢，月下饮予，至酒醉兴阑，可以归矣。金哥者，予家之典身童子也，合同外边匪类斗牌，见予回家而匿其牌焉。予打之以明家法，盖深戒家不齐则国不治，国不治而天下亦不能平，所关岂浅鲜耶？播诸诗章，亦触目惊心之意云尔。”于冰道：“合观诸作，心悦神移，信乎曹子建之才止八斗，而先生之才已一石矣。”

先生乐极，又要取他的著作教于冰看，于冰道：“小生连日奔波，备极辛苦，今承盛情留宿，心上甚是感激。此刻已二鼓时候，大家歇息了罢，明早小生也好上路。”先生道：“予还有古诗、古赋、古文，并词歌引记传跋四六等类，正欲与年台畅悉通宵，闻君言顿令人一片胜心，冰消瓦解。”于冰道：“先生妙文，高绝千古，小生恨不能夜以继日的捧读，奈学问浅薄，领略不来。烦先生逐句讲说，诚恐过劳。”先生笑说道：“学不厌，教不倦，予与孔子先后有同志也。”

言罢，又向牛皮匣内取出四大本来，每本有八寸余宽二寸余厚。于冰暗笑道：“这四大本不下数十万言，都不知胡说的些什么？”于冰接过来掀开，看见头一本是赋，第二本是五七言律

诗并绝句，第三本是杂著、四六、词歌、古文之类，第四本通是古风，长篇短作不等。猛看见一题，不禁大惊，大笑道：“此开辟以来未有之奇题也！”原来是一首古风，上写道：

臭屁行

屁也屁也何由名？为其有味而无形。臭人臭已凶无极，触之鼻端难为情。我尝静中溯屁源，本于一气寄丹田；清者上升浊者降，积怒而出始鸣咽。君不见，妇人之屁鬼如鼠，小大由之皆半吐。只缘廉耻重於金，以故其音多叫若。又不见，壮士之屁猛若牛，惊弦脱兔势难留，山崩峡倒粪花流，十人相对九人愁。吁嗟臭屁谁作俑，祸延坐客宜三省。果能改过不号咷也是文章教尔曹，管教天子重英豪。若必宣泄无底止，此亦妄人也已矣。不啻若自其口出，予惟掩鼻而避耳。呜呼！不毛之地腥且膻，何事时人爱少年？请君咀嚼其肚馊，须知不值半文钱。

篇，亦不能如此老卓。”于冰又大笑道：“信如先生言，实一句一字也做不出来。”

先生得意之至，把两只近视眼笑的只有一线之阔，撇着胡子说道：“年台见予屁诗，便目荡神移如此；若读予屁赋，又当何如？”于冰惊笑说：“怎么？一诗犹不足以尽其事，还有一屁赋么？越发要领教了。”先生笑嘻嘻将头一本拿起，先用苏州人读书腔口呻吟道：“年台实可造之人也！予不能韞椟而藏矣。”

原来近视眼看诗文最费力，这先生将一本赋掀来掀去，几乎把鼻孔磨破，方寻得出来付与于冰。于冰接来笑看，上写道：

臭屁赋

今夫流恶千古，书罪无穷者，亦惟此臭屁而已矣。视之

弗见，听之则闻。多呼少吸，有吐无吞。厥本源于脏腑，乃作崇于幽门。其为气也，影不及形，尘不暇起，脱然而出，溃然而止。壮一室之妖氛，泄五谷之败馁，沉檀失其缤纷，兰麝减其馥郁。其为声也，非金非石，非丝非竹。或裂帛而振响，或连珠而叠出，或哑哑而细语，或咄咄而疾呼，成为唏，为咦，为呢喃，为叱咤，为禽啼兽吼，百怪之奇音。在施之者，幸智巧之有余；而受之者，笑廉耻之不足。其为物也，如兽之獍，如鸟之鸱，如黍稷之粮莠，如草木之荆棘。拟以罪而罪无可拟，施以刑而刑无可施。其为害也，惊心震耳，反胃回肠。虽亦氤而亦氲，实无芬而无芳。变山珍海错之味，污商彝夏鼎之光。绣繡锦服，掩其灿烂；珠宫贝阙，晦其琳琅。凡男妇老幼，中斯毒者，莫不奔走辟易，呕吐狼籍，所谓臭人臭己，而无一不两败俱伤者也。呜呼！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，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。乃如之人兮，亦窃效其陶熔；以心肺为水火兮，以肝木为柴薪，以脾土为转运兮，以谷道为流通，酿此极不堪之毒蛊兮，使吾掩鼻而莫测其始终。已矣乎，蛟窟数寻，可覆之以一练；雄关百仞，可封之以一丸。惟此孔窍，实无物之可填。虽有龙阳豪士，深入不毛；然止能塞其片刻之吹嘘，而不能杜其终日之呜咽。宜其坏风俗，轻典礼，乱先生之雅乐，失君子之威仪，侮其所不当侮之人，而放於所不当放之时，又谁能禁其耸肩掇臀，倒悬而逆施哉？予小子继苏，学宗颇孟，德并朱程，接期文于未坠，幸大道之将行，既心焉乎圣贤，自见异而必攻。爰命子弟，并告家兄，削竹为挺，裁木为钉，挺其已往，钉其将萌，勿避薰蒸而返旆，勿惊咆哮而休兵。自古皆有死，誓与

此臭屁不共戴日月而同生！

于冰看毕，又复大笑道：“先生之于文，可谓畅所欲言矣！通篇精美层出，其妙莫可名状。能做此等题，娓娓不穷，学问要算典博的了。只是以接续道统之人，而竟拚命与一臭屁作对，似觉太轻生些。况天地间物之可入吟咏者极多，何必定注意在‘臭屁’二字？一诗不足，又继之一赋，这是何说？”先生抚膺长叹道：“继苏也，幸苟有过，人必知之矣。予本意实欲标奇立异，做古今人再不敢做之题，今承规谏，自当书绅。”于冰随手掀看，内有《十岁邻女整寿赋》，《八卦赋》，《汉周仓将军赋》。又隔过二十余篇掀看，有《大蒜赋》，《碾磨赋》，《丝瓜喇叭花合赋》。再向后看，见人物、山水、昆虫、草木无所不有，真不知费了多少功夫。又见一《畏考秀才赋》，正要看读，先生道：“汝亦曾见过《离骚》否？”于冰道：“向曾读过。”先生道：“《离骚》变幻瑰异，精雅绝伦。奈人世止读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等篇，将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诸多妙文置之不顾。予前《臭屁赋》系仿时作，此篇系仿古赋。盖近今赋体富丽有余，而骨气不足。汝试读之，则珠盘鱼目立辨矣！”于冰笑了笑，看上写道：

畏考秀才赋

恨天道之迫厄兮，何独恶乎秀才？釜空洞而米罄兮，拥薄絮而无柴。遭鼠辈之秽污兮，暗呜咽而谁语？夜耿耿而不寐兮，魂营营而至曙。奈荆妻之如醺兮，犹拉扯乎云雨。力者予弗及兮，说者吾不闻。日嗷嗷而待哺兮，传文宗之戾止。心轱辘而上下兮，欲呼天而吁地。神倏忽而不反兮，形枯槁而似猴。内惟省夫八股兮，愧只字之不留。祝上帝以活予兮，澹杳冥而莫得。闻青丝之可缢兮，愿承风乎遗则。复念少子

而踌躇兮，且苟延以勉去。倘试题之可通套兮，予权从群英而娱戏。恨孟氏之喋喋兮，逢养气之一章。心摇摇如悬旌兮，离人群而遁飏。旋除名而归里兮，亲朋顾予而窃笑。何予命之不原兮，室人交谪而叫号。含清泪而出予户矣，怅怅乎其何之？睹流水之洸洸兮，羨鼓咸之所居。乱曰：才不充兮命不寿，予何畏惧兮乃龟回而蛇顾。飘然一往兮还吾寄，灵其有知兮为鬼厉。

于冰看完，止笑道：“二赋比前四诗，字句还明显些。先生既爱古赋，《离骚》最难取法。可将《赋苑》并《昭明文选》等书，择浅近者读之，还是刻鸿不成类鹜之意。”先生变色道：“是何言欤？是何言欤？汝将以予赋为不及《离骚》耶？”于冰道：“先生赋内佳句最多，可许有古赋之皮毛；若必与《离骚》较工拙，则嫩多矣！”

先生听罢将桌子用双手一拍，大吼道：“汝系何等之人，乃敢毁誉今古，藐视大儒？吾赋且嫩，而老者属谁？今以添精益髓、清心健脾之谷馍馍，饱子无厌之腹，而胆敢出此狂妄无良之语，轻贬名贤，此耻与东败於齐、南辱于楚何异？”这先生越说越怒，将自己的帽子掙下来，向炕上用力一摔，大声吆喝道：“汝将以予谷馍馍为盗跖之所为耶，抑将以予地为青楼旅馆，任人出入耶？”于冰笑道：“就是说一‘嫩’字，何至如此？”先生越发怒怀，指着于冰的眼睛说道：“子真不待教而诛者之人也，此刻若逐汝于门墙之外，有失我不欲人加我之意。然吾房中师弟授受，绍闻知见知之统，继惟精惟一之传，岂可容离经叛道辈，乱我先王典章！”急唤众学生入来，指着于冰说道：“此秀才中之异端也，害更甚于杨墨。本应着尔等鸣鼓而攻，但念在天色甚晚，姑与同

居中国，可速领他到西边小房内去。”

于冰见先生气怒不可解，自己也乐得耳中清静，向先生举手道：“明日早行，恐不能谢别！”先生连连拍手道：“彼恶敢当我哉？”

于冰跟了学生到西小房内，见里面漆黑，又着实阴冷，出门人亦说不得，就在冷炕上和衣睡去。直到日光出时才起来，站在院中，着一个学生入房内告辞的话。等了一会，猛听得先生房内叮叮咣咣敲打起来，也不知他敲的是甚么东西？只听先生口内作歌道：

嗟彼狡童，不识我文。维子之故，使我损其名。

听的叮叮咣咣敲了几下，复歌道：

嗟彼狡童，不识我诗。维子之故，使我有所思。

又叮叮咣咣敲了几下，歌道：

嗟彼狡童，不识我赋。维子之故，使我气破肚。

又照前敲打了几下而止。于冰听罢，忍不住又笑起来。

少刻，那学生出来说道：“我先生不见你，请罢。”于冰笑着走到街上，忽见一学生赶来说道：“你可知道我家先是作用么？昔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鼓瑟而歌，使之闻之。我先生虽无瑟，却有瓦罐，今日鼓瓦罐而歌，亦孔子不见孺悲之意也。我先生怕你悟不及此，着我赶来说与你知道。”于冰大笑道：“我今生再不敢见你先生了！”说罢，又复大笑，往西行去。正是：

凶至大虫凶极矣，蝎针蜂刺非伦比。

腐儒诗赋也相同，避者可生读者死。

第七回 泰山庙于冰打女鬼 八里铺侠客赶书生

词曰：

清秋节，枫林染遍啼鹃血。啼鹃血，数金银两，致他生绝。殷勤再把侠客说，愁心姑且随明月。随明月，一杯将尽，数声呜咽。

右调《忆秦娥》

且说冷于冰被那文怪鬼混了多半夜，天明辞了出来。日日在山溪中行走，崎崎岖岖，绕了四五天，方出了此山。到大山沟内，中间都是沙石，两边仍是层岩峭壁，东首有一山庄，土人名为辉耀堡，还是通京的大路。他买了些酒饭充饥，不敢往东走，顺着沟往西走。

行了数日，已到山西地界。他久闻山西有座五台山，是万佛发祥之地。随地问人，寻到山脚下，遇着几个采樵的人，问上山路径。那些人道：“你必是外方来的，不知朝台时令，徒费一番跋涉。此地名为西五台，还有个东五台，两台俱有许多胜景，有寺院，有僧人，每年七月十五日方开庙门，到八月十五日关闭，朝台男女，成千累万不绝。如今是九月中旬，那里还有第二个人敢上去？况且边狼虫虎豹、妖魔鬼怪最多，六月间还下极大的雪，休说你浑身都是夹衣，就便是皮衣，也保你冻死。”于冰听了，别的都不怕，倒只怕冷，折转身又往西走。

走了几天，一日行到代州地方，日色已落，远远的看见几家

人家。及至到了跟前，不想是座泰山娘娘庙。但见：

钟楼倒坏，殿宇歪斜。山门尽长苍苔，宝阁都生荒草。紫霄圣母，迥非金斗默运之时；碧霞元君，大似赤羽逢劫之日。试看独角小鬼，口中鸟雀营巢；再观两面佳人，耳畔蜘蛛结网。没头书吏，犹捧折足之儿；断臂奶奶，尚垂破胸之乳。正是：修造未卜何年，摧崩只在目下。

于冰看了一会，止见腐草盈阶，荒榛遍地。西廊下塑着许多携男抱女的鬼判，半是少头没脚。正面大殿三间，看了看，中间塑着三位娘娘，两边也塑着些伺候的妇女。于冰见是女神，不好在殿中歇卧，恐怕亵渎。他出来到东廊下一看，见一个赤发青面环眼大鬼同一个妇人站在一处。那妇人两手捧着个盘子，盘子内塑着几个小娃儿，坐着的，睡倒的，倒也有点生趣。于冰看了笑说道：“你两个这身躯后面，便是我的公馆。今晚我同你们作伴罢。”说着，用衣襟把地下土拂了几拂，斜坐在二鬼背后。再瞧天光，已是黄昏时分。看罢，将头向大鬼脚上一枕。

方才睡倒，只见庙外跑入个妇人来，紫袄红裙，走动如风，从目前一瞬，已入殿内去了。于冰惊讶道：“这时候怎么有妇人独来？”言未毕，只见那妇人走出殿外，站在台阶下，象个眺望的光景。于冰急忙坐起，从大鬼两腿缝中一觑，只见那妇人面若死灰，无一点生人血色，东张西望，两只眼睛闪烁烁，顾盼不测。少停，只见那妇人如飞的跑出庙外去了。于冰大为诧异，心里想道：“此女绝非人类，非鬼即妖。看他那般东张西望光景，或者预知我今日到此，要下手我亦未可知。”又想了想，笑道：“随他去，等他寻着我来，再做裁处。”

正想算间，只见那妇人又跑入庙来，先向于冰坐的廊下一

望，旋即又向西廊下一望，急急的入殿内去了。于冰道：“不消说，是寻我无疑了。”少刻，那妇人又出殿来，站在台阶上向庙外一望，口里咕咕哈哈笑了一声，倒与母鸡播蛋相似，止是声音连贯，不象那样的断断续续的叫喊，又如飞的跑出庙外去了。于冰道：“这真是我生平未见未闻的怪异事。似他这样来来往往，端的要怎么？”

须臾，只见庙外走入个男子来，头戴紫绒毡笠，身穿蓝布直裰，足登布履，腰系搭膊。那妇人在后面用手推着他。那男子垂头丧气，一直到正殿台阶上坐下，眼望着西北，长叹了一口气。只见那妇人取出个白棍儿来，长不过七八寸，在那男子面上乱圈；圈罢，便爬倒地跪拜。拜罢，将嘴对着那男子耳朵内说话。说罢，又在那男子面上用口吹，吹罢又圈，忙乱不已。那男子任他作弄，就和看不见的一般，瞪着眼，朝着天想算他的事件。那妇人又如飞的跑出庙外，瞬目间又跑入来，照前做作。那男子站起来，向着庙殿窗隔上看视，象个寻什么东西的光景。那妇人到此，越发着急得了不得，连圈连拜、连说连吹，忙乱的没入脚处。又不住的回头向庙外看视。只见那男子面对着窗隔看了一会，摇了几个头，复回身坐在台阶上，急的那妇人吹了圈，圈了拜，拜了说，说了吹，颠倒不已。少刻，只见那男子双眼紧闭，声息俱无，打猛里大声说道：“罢了！”随即站起，将腰间搭膊解下，向那大窗隔眼内入进一半去，又拉出一半来。只见那妇人连忙用手替他挽成个套儿，将那男子的头搬住，向套儿里乱塞。那男子两手捉住套儿，面朝着庙外又想。那妇人此时更忙乱百倍，急圈急拜、急说急吹，恨不得那男子登时身死方快。于冰看了多时，心里说道：“眼见这妇人是个吊死鬼，只怕我力量对他不过，该怎处？”又想

道：“我若不救此人，我还出什么家，访什么道！”想罢，从那大鬼背后走出来，用尽平生气力，喊叫了一声。只见那妇人吃一大惊，那男子随声蹲在大殿窗隔下。那妇人急回头看见于冰，将头摇了两摇，头发披拂下来，用手在脸上一摸，两眼角鲜血淋漓，口中吐出长舌，又咕咕叫了一声，如飞的向于冰扑来。于冰此时也没个东西打他，瞧见那泥妇人盘子内有几个泥娃子，急忙用手搬起一个来，却好那妇人刚跑在面前，于冰对准面门，两手用力一掷，喜得端端正正打在妇人脸上，那妇人便应手而倒。于冰急忙看视，见他一倒即化为乌有，急急向四下一望，形影全无，止见那男子还蹲在阶上。

于冰起先倒毫无怕意，今将妇人打无，不由的发竖身冷，有些疑惧起来。于冰又搬了个泥娃子提在手内，先入殿中，次到西廊，然后出庙外都细看了，仍是一无所有。随将那泥娃子放在阶下，到那男子面前，也蹲在隔下，问道：“你这汉子为着何事，却行此短见？”问了几声，那男子总不言语。于冰道：“你这人真好痴愚，你既肯舍命上吊，你倒不肯和我一说么？”那人道：“说也无益，不如死休。”又道：“你既这般谆谆问我，我只得要说了。离此庙五里，有一范村，就是我的祖居。我父母俱无，止有一个妻房，倒生了两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十二三的也有，六七岁的也有，一家儿六七口，都指我一人养活。我又没有田地耕种，不过与人家佣工度日。今日有人用我，我便得几个钱养家；明日没人用我，我一家就是忍饥。本村有个张二爷，是个仗义好汉子，我也常与他家做活。他见我为人勤谨，又知我家中人口众多，情愿借与我二十两银子，不要利钱，三年还他，着我拿去做一小生意。我承他的情，便去雁门关外贩卖烧酒，行到东大峪，山水陡至，

可惜七驮酒、七个驴都被水冲去。我与驴夫上了树，才活得性命。二十两本银全去，还害了人家七个驴的性命。回家没面目与张二爷相见，不意人将我折了本钱话向他说知。那张二爷将我叫去，备细问了原由，反大笑起来，道：‘这是你的运尚未通，我今再与你二十两，还与你一句放心的话：日后发了财还我，没了也罢了。’我又收他的银两，开了个豆腐铺儿，半年来倒也有点利息。又不合听了老婆的话，说磨豆腐必须养猪方有大利钱。我一时没主见，就去代州贩猪，用银十九两八钱买了五个猪，走了两天，都不吃食水，到第三天死了两个，昨日又死了一个。我见大事已大坏，将剩下这两口猪要出卖于人，人家说是病猪，不买。没奈何减下价钱，方得出脱干净，连死的并活的，止落下五两九钱银，倒折了十三两九钱本儿。我原要回家，将这五两多银子交与妻子，再讨死路；不期走到这庙前，越想越无生趣，不但羞见张二爷，连妻子也见不得。”说罢，拍手顿足大哭起来。

于冰道：“你且莫哭。这十三两银子我如数还你。”那男子道：“我此时什么时候，你还要打趣我！”于冰道：“你道世上止有个姓张的帮人么？”随向身边取出银包，拣了三锭道：“这每锭是五两，够你本银有余。”说着，将银子向那男子袖中一塞。那男子见银入袖中，心下大惊，一边止住泪痕，一边用眼角偷视于冰，口里哽哽咽咽的说道：“只怕使不得，只怕天下无此事，只怕我不好收他！”于冰笑道：“你只管放心拿去，有什么使不得？有什么不好收处？”那男子一蹶劣站起来，道：“又是个重生父母了！”连忙跳下殿阶，爬倒地下就是十七八个头，碰的地乱响。于冰扶他起来。

那男子问于冰道：“爷台何处人？因何黄昏时分，在这庙中？”

于冰道：“我是北直隶人，姓冷。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姓。”那男子道：“小人叫段祥，这庙西北五里就是小人的住家。冷爷此时在这庙内有何营干？”于冰道：“我因赶不上宿头，在此住一宿。”段祥道：“小人家中实不干净之至，还比这庙内暖些，请冷爷到小人家中。”于冰道：“我还要问你，你到这庙中，可曾看见个妇人么？”段祥道：“小人没有看见。”于冰道：“你来这庙中就是为上吊么？”段祥道：“此庙系小人回家必由之路，只因走到庙前，心里就有些糊涂。自己原不打算入庙，不知怎么就到庙中。及至到了庙内，心绪不宁，只觉得死了好。适才被冷爷大喝了一声，我才看见了，觉得心上才略略有点清爽。”于冰道：“你可听见有人在耳中说话么？”段祥道：“我没听见，我倒觉得耳中常有些冷气贯入。冷爷问这话必有因。”于冰笑道：“我也不过白问问罢了。”段祥又急急问道：“冷爷头前问我看见妇人没有，冷爷可曾看见么？”于冰笑道：“我没见。”段祥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此地系有名的鬼窝，独行人白天还不敢来，快去罢！”于冰笑道：“就是走，你也该将搭膊解下来。”段祥连忙解下来系在腰间，将于冰与他的银子分握在两手内，让于冰先出庙去。到了庙外，偏又走在于冰面前，东张西望，不住的回头催于冰快走。

到了家门首叫门，里边一个妇人问道：“可是买猪回来么？”段祥道：“还说猪哩！我几乎被你送了命！快开门，大恩人到了。”

待了一会，妇人将门儿开放，段祥将于冰让入房内。于冰见是内外二间，外房内有些磨子、斗盆、木槽、碗罐之类。又让于冰坐在炕上，随入房内好半晌。少刻，见一妇人领出四五个小男女与于冰叩头，于冰跳下炕来还礼。妇人道：“今日若不是客爷，他的性命不保！”说了这两句，便满面羞涩，领上娃子们入去。

段祥复让于冰坐下。又听得内房风匣响。须臾，段祥拿出一大碗滚白水来，说道：“连个茶叶也没有。”于冰接在手内，道：“极好。”段祥又顿出一大沙壶烧酒，两碟咸菜，又出去买了二十个小馒头，配了一碗炒豆腐，一碗调豆腐皮，摆列在一小木桌上，与于冰斟了酒，又叩谢了。于冰让他同坐，两人吃着酒，彼此问家间并出外的事。段祥又问起那妇人的话，于冰备细说了一遍。段祥吓的毛骨悚然，又在炕上叩头，直话谈到三鼓已过方歇。

次早，于冰要去，段祥那里肯放。于冰又绝意要行，让闹了好半晌，留于冰吃了早饭，问明去向，又亲送了十五六里，流着眼泪回家。

于冰离了范村，走了两天，只走了九十余里。第三日从早间走至交午，走了二十里，见有两座饭铺，于冰见路北铺中人少，走去坐下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小伙计道：“这叫八里铺。前面就是保德州。”于冰要了四两烧酒，吃了一杯，出铺外小便，猛听得一人说道：“冷爷在这里了！”于冰回头一看，却是段祥拉着一个骡子，后面相随着一人，骑着极大极肥的黑驴，也跳下来交与段祥拉住。于冰将那人一看，但见：

熊腰猿臂，河目星瞳。紫面长须，包藏着吞云杀气；方颐海口，宣露出叱日威风。头戴鱼白卷檐毡巾，身穿宝蓝箭袖皮袄。虽无弓矢，三岔路口自应喝断人魂；若有刀枪，千军队里也须惊破敌胆。

于冰看罢，心里说道：“这人好个大汉仗，又配了紫面长须，真要算个雄伟壮士。”只见段祥笑说道：“冷爷走了三天，被我们一天半就赶上了。”又见那大汉问段祥道：“这就是那冷先生么？”段祥道：“正是。”那大汉向于冰举手道：“昨日段祥说先生

送他银子，救他性命，我心上甚是佩服，因此同他来追赶，要会会先生。”于冰道：“偶尔相遇，原非义举，些须银数，何足挂齿？”说毕，两人一揖，同入饭馆内坐下。

于冰道：“敢问老长兄尊姓大名？”那汉子道：“小弟姓张，名仲彦，与段祥同住在范村。先生尊讳可是于冰么？”于冰道：“正是贱名。”仲彦道：“先生若不弃嫌，请到小弟家中暂歇几天，不知肯去不肯”于冰道：“小弟系飘蓬断梗之人，无地不可伫足，何况尊府。既承云谊，就请同行。”仲彦拍案大笑道：“爽快，爽快！”又叫走堂的吩咐道：“你这馆中也未必有甚么好酒菜，可将吃得过的，不拘荤素尽数拿来，不必问我。再将顶好酒拿几壶，我们吃了还要走路。快着，快着。”于冰道：“小弟近日总只吃素，长兄不可过于费心。”少刻，酒菜齐至，仲彦一边说着话儿，一边大饮大嚼。于冰见他是个情性爽直人，将弃家访道的话大概一说，仲彦甚是叹服。

酒饭毕，段祥会了账。于冰骑了骡子，仲彦骑了驴儿，段祥跟在后面，一路说说笑笑，谈论段祥遇鬼的话。说到用泥娃子打倒鬼处，仲彦掀须大笑道：“弟生平不知鬼为何物，偏这样有趣的鬼被先生遇着，张某未得一见，想来今生再不能有此奇遇也。”于是三人一同入范村。正是：

自古未闻人打鬼，相传此事足惊奇。

贫儿戴德喧名誉，引得英雄策蹇追。

第八回 吐真情结义连城璧 设假局欺骗冷于冰

词曰：

心耿耿，泪零零，绿柳千条送客行。贼秃劫将资斧去，
石堂独对守寒灯。

右调《深玩月》

话说于冰到张仲彦家中，两人从新叩拜，又着他儿子和侄儿出来拜见。于冰见二子皆八九岁，称赞了几句，去了。须臾，二人净过面，就拿入酒来对酌。仲彦又细细的盘问于冰始末，于冰一无所隐。问及仲彦家世，仲彦含糊应对。于冰又说起严嵩弄坏自己功名话，仲彦拍膝长叹道：“偏是这样人，偏遇不着我和家兄。”于冰道：“令兄在么？”仲彦道：“不在此处。”于冰已看出他七八分，便不再问。

顷间，拿来菜蔬，俱是大盘碗，珍品颇多，全不象个村乡中待客酒席。于冰道：“多承厚情，惜弟不茹荤久矣。”仲彦道：“阿呀！酒铺中先生曾说过，我倒忘却了。”时段祥在下面斟酒，忙吩咐道：“你快说于厨下，添补几样素菜来。”于冰道：“有酒最妙，何用添补。”段祥已如飞的去。没一时，又是八样素菜，亦极丰洁。

过了三天，于冰便告辞别去，仲彦坚不放行。于冰又定要别去，仲彦道：“小弟在家，一无所事，此地也无人可与弟久快谈。先生是东西南北闲游的人，就多住几月，也未必便将神仙耽误。

访道何患无时。”于冰道：“感蒙垂注殷切，理合从命。但弟性山野，最喜跋涉道路，若闲居日久，必致生病。”仲彦大笑道：“世上安有个闲居出病来的人？只可恨此地无好景，无好书，又无好茶饭，故先生屡次要别我。我今后也不敢多留，过了一月再商酌。若仍必过辞，便是以人品不堪待我。”于冰见他情意肫笃，也没得说，只得又住下。

到半月后，仲彦绝早起来，吩咐家下人备香案酒醴、蜡烛纸马等物，摆设设在院中。先入房向于冰一揖，于冰即忙还礼。仲彦道：“弟欲与先生结为异姓兄弟，先生以为何如？”于冰道：“某存此心久矣，不意老弟先言及。”仲彦大悦，于是大笑着拉于冰到院中，两人焚香叩拜。于冰系三十二岁，长钟彦一岁，为兄。拜罢，他妻子元氏同儿子侄儿，都出来与于冰叩拜。此日大开水陆，荤素两桌，畅饮到定更时候。仲彦着家下人将残席收去，另换下酒之品。

于冰道：“愚兄量狭，今日已大醉矣。”仲彦道：“大哥既已酒足，弟亦不敢再强。”立即将家下人赶去，把院门儿闭了，入房来坐下，问道：“大哥以弟为何如人？”于冰道：“看老弟言动，决非等闲人。只是愚兄眼拙，不能测其探浅。”仲彦道：“弟系绿林中一大盗也。”于冰听了，神色自若，笑说道：“绿林中原是豪杰栖身之所，自古开疆展土，与国家建功立业，屈指多人。‘绿林’二字何足为异，又何足为辱。”仲彦摸着长须大笑道：“大哥既以绿林为豪杰，自必不鄙弃我辈。然弟更有请教处：既身入绿林，在旁观者谓之强盗，在绿林中人还自谓之侠客，到底绿林中终身的好，还是暂居的好？”于冰道：“此话最易明白，大豪杰于时于势至万不得已，非此不能全身远害，栖身绿林中，亦

潜龙在渊之意。少有机缘，定必改弦易辙，另图正业。若终身以杀人放火为快，其人纵逃得王法诛戮，亦必为神鬼所不容，那便是真正强盗，尚何豪杰之有？”仲彦拍桌大笑道：“快论妙绝，正合弟意。”

说罢，忙到院外巡视了一遍，复入来坐下，说道：“弟携家属迁于此地，已经七载，虽不与此地人交往，却也不恶识他们。每遇他们婚姻丧葬，贫困无力者，必行帮助，多少不拘。因此这一村人，若大若小，题起弟名，倒也敬服。日前段祥言大哥送他银两事，弟却不以为意，——不但与他十四五两，便与他一百四五十两，好名的人与遮奢人都做的来。后听他说，大哥也是个过路穷人，便打动了小弟要识面的念头，才将大哥赶回。连日不肯与大哥说真名姓，实定不住大哥为人何如。今见居数日，见大哥存心正直，无世俗轻薄举动。又听大哥详言家世，以数万金帛、娇妻幼子一旦割弃，此天下大忍人，亦天下大奇人，若不与大哥订生死交情，岂不当面错过。弟系陕西宁夏人，本姓连，名城璧，字君宝。我有个胞兄，名国玺。从祖父至我弟兄，通在绿林中为活计。我父母早丧。弟至十七岁即同我哥哥做私商买卖，劫夺人财物，相识下若干不怕天地的朋友，别处还少，惟河南、山东，我弟兄案件最多。弟到二十五岁，便想着此等事损人利己，终无好结局，就是祖父，也不过是偶尔漏网，便劝我哥哥改邪归正。我哥哥一听我言，便道：‘你所虑深远。只是我弟兄两个都做了正人，我们同事的新旧朋友，可能个个都做正人么？内中若有一两个不做正人，不拘那一案发觉了，能保他不说出你我的名姓么？况我们做了正人，他们便是邪人，邪与正势不能两立，不惟他们不喜，还要怨恨我无始终，其致祸反速。你今既动了这改邪

归正念头，就是与祖父接续香火的人，将来可保首领，亦祖父之幸也。家中现存银子千余两，金珠宝玩颇多，你可于山西、直隶僻静乡村内寻一住处，将你妻子并我的儿子同银两等物尽数带去，隐姓埋名，你们过你们的日月，我还做我的强盗。至于你嫂子和我，若得终身无事，就是天大福分；设或有事，这一颗脑袋，原是祖父生的，也是祖父自幼教我做这事的，万一事出不测，这脑袋被人割去，或者幽冥中免得祖父罪业，也算他生养我一场。’我彼时说：‘哥哥望五之年，理该远避；兄弟年力精壮，理该和他们鬼混，完此冤债。’我哥哥道：‘你好胡说。我为北五省有名大盗，领袖诸人，你去了有我在，朋友们尚不介意；我去了留下你，势必有人在遍天下寻我。倘被他们寻着，那时我也不能隐藏，你也不能出彀，事体犯了，咱弟兄两个难保不死在一处。我们的事也没什么迟早，你既动此念，你就于今日连夜出门，寻觅一妥当安身的地方，然后来搬家着起身。不但你可保全性命，连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，将来都有出头的日子了。’此地即我采访之地，及到家着起身时，我哥哥又道：‘今后断断不可私自来看望我，亦不可差人来送书字，教人知道你的下落，便是妄费一番心机。你权当我死了一般，你干你的事，我干我的事。’彼此痛哭相别。弟在这范村已是七年，一子一侄，倒都结了婚姻。我哥哥如今不知作何境况？”说着，眼中流下泪来。又道：“我早晚须看望一遭方好。”于冰不绝口的称扬赞叹。城壁拂拭了泪痕，又笑说道：“大哥是做神仙的人，将来成与不成我也不敢定。然今日肯抛妻弃子，便可望异日飞升。假若成了道时，仙丹少不得送我一二十个。”于冰也笑道：“你姑俟之，待吾道成时，送了两斗何如？”两人都大笑起来。

又过了数天，于冰决意要去，城璧还要苦留。于冰道：“我本闲云野鹤，足迹应遍天下，与其住在老弟家，就不如住在我家了。”城璧知于冰去意极坚，复设盛席饯别。临行头一夜，城璧拿出三百两程仪，棉皮衣各一套，鞋袜帽裤俱全。于冰大笑道：“我一个出家人，要这许多银子何用？况又是孤身，不可与我招祸。我身边还有五六十两，尽足盘用。衣服鞋袜等类全领，银子收十两，存老弟之爱。”城璧强逼至再，于冰收了五十两。二人叙谈了一夜。次日早饭后，于冰谢别，段祥也来相送。城璧叮咛后会，步送在十里之外，洒泪而回。于冰因段祥家口多，又与了他两锭银子，段祥痛哭叩别。

于冰行走月余，也心无定向，由山西平陆并灵宝等地，过了潼关，到华阴县界。行至华山脚下，仰首一看，见高峰远岫集翠流青，云影天光阴晴万状，实五岳中第一葱秀之山也。于冰一边走着，一边顾盼，不禁目夺神移。又想着：“外面已如此，若到山深处，更不知何如？”本日即在左近寻店住下。

次早问明上山路径，绕着盘道，纡折回环。转过了几个山峰，才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处，不想都是就山势凿成亭台、石窟、廊棚等类。又回思日前经过的火焰山、六盘山，大概多与《西游记》地名相合，也不知他当日怎么就把花果山做到东海傲来国，火焰山做到西天路上，真是解说不出。看玩了好一会，就坐在那水帘洞前歇息，觉得身上冷起来。心中说道：“日前要去游山西五台，身上俱是夹衣，致令空返；此番承连城璧贤弟美意，赠我棉皮衣服，得上此山，设有际遇，皆城璧连贤弟所赐也。”正坐间，忽然狂风陡起，吹的毛骨皆寒。于冰心凉道：“难道又有虎来不成？”少刻，光摇银海，雪散梨花，早飘飘荡荡下起雪来。但见：

初犹如掌，旋复若席。四野云屯，乱落如屑之玉；八方风吼，时咆无电之雷。蔼蔼浮浮，林麓须臾变相；漉漉弈弈，壑洞顷刻藏形。委积徘徊，既遇圆而成壁；联翩飞洒，亦因方以为圭。八表氤氲，天地凝成一色；六花交错，峰岚视之无垠。繄鹖减缟，皓鹤夺鲜。银甲横空，想是玉龙战败；霜华遍地，何殊素女朝回。

于冰见雪越下越大，顷刻间万里皆白，急忙回到山下，至昨晚原店住下，借火烘衣，沽酒御寒。少刻，店主人出来笑问道：“客人回来了，遇着几个神仙？”于冰也不答他。旁边一人问道：“这位客官认得神仙么？”店主人笑道：“昨日这位客人住在我家，说要上山去访神仙。今日被雪辞了回来，少不得过日还要去看。”那人道：“天地间有神仙，就有人访神仙，可见神仙原是有的。”于冰忙问道：“老哥可知道神仙踪迹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是神仙不是神仙，我也不敢定他，只是这人有些古怪，我们都便猜他是个神仙。”于冰喜道：“据你所言，是曾见过，可说与我知。”那人道：“离此西南，有一天宁寺，寺后有一石佛崖，在半山之中，离地有数丈高。山腰里有一石堂，石堂旁边有一大孔，孔上缚着铁绳一条，直垂在沟底，铁绳所垂之处俱有石窟窿，可挽绳踏窟而上。当年也不知是谁凿的窟窿，是谁将铁绳拴在孔内，在那地方许多年，从无人敢上去。月前来了个和尚，在天宁寺止住了一夜，次日他就上那石堂去，早午定在石堂外坐半晌。寺中和尚见他举动怪异，传说的远近皆知。起初无人敢上去，止与他送些口粮，他用麻绳吊上去。近日也有胆大的人敢上去，问他生死富贵的话，他总不肯说，究竟他都知道，只是怕泄露天机。他虽是个和尚，却一句和尚话不说，都说的是道家话，劝人修炼成仙。日前

我姐夫亦曾上去见他，还送了他些米，心服的了不得。客官要访神仙，何不去见见他，看是神仙不是。”于冰道：“老哥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叫赵知礼，就在天宁寺下居住，离此八十里。”于冰道：“你肯领我一去，我送你三百大钱。”那人道：“这是客爷好意作成我，我就领客爷一去。客爷贵姓？”于冰道：“我姓冷。”知礼道：“我也要回家，此时雪大，明日去罢。”不想次日仍是大雪，于冰着急之至。晚间结记的连觉也睡不着。直下了四日方止。到第五日，于冰与知礼同行，奈山路原来难走，大雪后连道路都寻不出，两人走了三天，方到知礼家，就在他家住了一夜。

次日，知礼领于冰上了天宁寺山顶，用手指道：“对面半山中，那不是石堂和铁绳么？”于冰道：“果然有条铁绳，却看不见石堂。”知礼扶于冰下了山，直送他到石佛岩下，指着道：“上面就是那神仙的住处。”于冰见四面皆崇山峻岭，被连日大雪下的凸者愈高，凹者皆平，林木通白。细看那铁绳，一个个尽是铁环连贯，约长数丈，崖上都凿着窟窿，看来着实危险。问知礼道：“你敢上去么？”知礼道：“我不敢。设或绳断，或失手滑脱下来，骨头都是粉碎哩！”于冰又详细审度了一回，道：“我再送你一两银子，你帮我上去。”知礼道：“冷爷便与我一百两，我也无可用力。据人说：上去还好上，下来更是可怕。你一个读书人不比别的人，那里会攀踏此崖，不如不去为妙。”

于冰也不答他，心里说道：“难道罢了不成！然既到此，又有何惧。”想定了心，把铁环双手挽住，先用左脚踏住一窟，次用右脚一换，以后左换右，右换左，攀踏至半崖中间，早已脚软手酸。只听得知礼吆喝道：“好生挽住绳，这才一半呀！”于冰闻听，便乱颠起来。从新又拿定主意道：“到此田地，只合有进无

退，惧甚有伤性命。”于是又放胆上爬。约有两杯茶时，已到了崖顶边，上去一层，即时到了崖顶，才有许多四五尺高的石头。用目一望，下边烟雾尘尘，连沟底也看不明白。再看那铁链，竟是从山半崖石窟内拴挽，似在山内穿出，倒挂在下面。东边流着一股细水，西边还有四五步远，便是小小石堂。石堂门却用一块木板堵着，也不过三尺多高，二尺来宽。用手将木板一推，应手即倒，向石堂内一观，果有一和尚光着头，穿着一领破布衲袄，闭着眼坐在上面。于冰俯身入去，也不敢惊动他。见石堂仅有一间房屋，东边堆着些米，西边放着些干柴和大沙锅、火炉、木碗等项；地下铺着一个蒲团，和尚稳坐在上面，侧边放着几本书和笔砚纸张诸物；石壁三面都镌着佛像。再看那和尚，头圆口方，项短眉浓；虽未站起来，身躯也自必高大。

猛见那和尚将眼一睁，先把于冰上下一看，大声说道：“你来了么？”于冰即忙跪下道：“弟子来了。”那和尚又道：“你起来，坐在一边讲话。”于冰爬起来，侍立一旁。那和尚道：“我教你坐，只管坐了就是，何必故逊？”于冰坐在下面。那和尚道：“你来在此间何干？”于冰道：“弟子弃家访道，历尽千山万水，访求明师，才知老佛寄遁此崖，因此舍命到此，求佛爷大发慈悲，恳祈收留。”那和尚道：“不用你说，我已尽知。”于冰道：“敢问老佛法号舍利？”那和尚道：“我也不必问你的姓名居住，你也不必问我住处根由。”说罢，磨墨写了几句，递与于冰。于冰双手接来一看，见字倒写的有几分苍老，上写道：

身在空门心在玄，也知打坐不参禅。婴儿未产胎犹浅，姹女逢媒月始圆。搅乱阴阳通气海，调和水火润丹田。汞龙铅虎初降后，须俟恩纶上九天。

于冰看罢，道：“大真人乃居凡待诏之仙，弟子今得际遇，荣幸曷极！”说着，跪在地下，连磕十几个头。那和尚道：“你起来。”于冰跪恳说：“万望真人念弟子一片至诚心，渡脱了罢！”那和尚道：“你意欲何求？”于冰叩首道：“弟子欲求长生大道。”和尚道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道本无形无影，故老子云：‘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’又言：‘恍兮惚兮，如见其像；依焉稀焉，如闻其声。’修道者要养其无形无声，以全其真。天得其真，故长；地得其真，故久；人得其真，故寿。”说罢，将自己的心一指，又将于冰的心一指，“你明白了么？”于冰道：“真人的话，最易明白。其所以然，还未明白。”和尚哈哈笑道：“难哉，难哉！这也怪不得你。你想来还未吃饭？”随用手指着：“你看柴米火刀锅炉俱有，石堂外有水，你起去做饭。”

于冰答应了一声，连忙爬起，煨火汲水做饭。须臾饭熟，那和尚又从米旁取出咸菜一碟，筷子二副，着于冰坐了，和尚同吃。吃完，于冰收拾停妥，天已昏黑。和尚道：“你喜坐则坐，喜睡则睡，不必相拘。我明日自传你大道真诀。”说着，向石墙上一靠，瞑目入定去了。到二鼓时，于冰留神看那和尚，见他也常动转，却不将身睡倒，鼻孔中微有声息。于冰那里敢睡，直坐到天明。

次日，日光一出，和尚取过一本书来。又取出一茎香，道：“看此书必须点此香，方不亵渎神物。”于冰叩头领受。那和尚见于冰点着了香，说道：“你可焚香细玩，我去石堂外散步一时。这石堂口儿必须用木板堵住，防山精野怪来抢夺此书。”于冰唯唯，那和尚出石堂去了。

于冰忙用木板堵了门，虽然黑些，也还看得见字。于冰将香

点着，插在面前，且急急掀书细看，见里面的话，多杳幻费解。看了两三篇，觉得头目昏晕，眼睛暴胀起来，顷刻天旋地转倒在地下，心里甚明白，眼里也看得见，只是不能言语，不能运动手脚。

少停，那和尚一脚将木板踢倒，笑嘻嘻入来。先将于冰扶起，把皮袄脱剥下来。又向腰间乱摸，摸到带银的去处，用手掏出，打开看视，见有百十两银子，喜欢的跳了几跳，遂将他的书并笔砚同这银子都装在一小搭联内，斜挂在肩上，笑向于冰道：“我困了许多月日，今日才发利市，这是你来寻我，不是我来寻你。”又指着于冰大小棉袄道：“若错过我，谁也不肯给你留下，让你穿着罢。天气甚冷，你这皮袄我要穿去。”说着，将皮袄套在身上。又指着地下铺的毡子道：“我送了你罢。”又向于冰打一稽首，道：“多谢布施了。”说罢，笑着出石堂去。

于冰耳内听得清楚，眼中看得分明，无如身子苏软，和感了痰症一般，大睁着两眼，被他拿去。直待那炷香点尽好半晌，才略能动移。又待了一会，方慢慢的起来，觉得身上骨头如无，口渴的了不得。强打精神爬出石堂，心上略觉清爽些。又爬到东边流水处，用手捧着吃了几口水，立即身子强壮起来。

原来那和尚是湖广黄山多宝寺僧人，颇通文墨，极有胆量，人不敢去的地方，他都敢去，屡以此等法子骗人。他是和尚，偏要说道家话，是教人以他为奇异人，便容易入套些。适才那炷香，名为闷香，见水即解。于冰将家中并连城璧送的银两一总落在他手，喜得留下性命，在瓶口中还有七八两散碎，未被那和尚摸着，回到石堂，反自己笑起来。打火做饭，吃后，放倒头便睡。睡到次日，吃了早饭，方出石堂，手挽铁环，脚踏石窿，一步步倒退

下山底，觉得比上时省力许多，只是危险可怕之至。

自此后，他心无定向，到处里随缘歇卧，访寻名山古洞仙人的遗迹去了。正是：

修行不敢重金兰，身在凡尘心在仙。

误听传言逢大盗，致他银物一齐干。

第九回 冷于冰食秽吞丹药 火龙氏传法赐雷珠

词曰：

踏遍西湖路，才得火龙相顾。食秽吸金丹，已入仙家门户。今宵邀恩露，此数谁能遇？苦尽自甜来，方领得其中趣。

右调《伤春怨》

话说冷于冰自被和尚劫骗后，下了石佛崖，他也心无定向，到处访问高明。盘费用尽，又生出一个法儿：买几张纸，写些诗歌，每到城乡内，与那铺户们送去。人见他的字甚好，三五十文或七八十文，倒没什么丁脸处。

游行了五六年，神仙也没遇着半个。一日想道：“我在这北五省混到几时？闻得浙江西湖，为天下名胜之地，况西湖又有葛洪真人的遗迹，不可不去瞻仰瞻仰。”遂一路饥餐渴饮，过了黄河，从淮安府搭了一只船，到了扬州，看了看平山堂、法海寺，逐日家士女纷纭，笙歌来往，非不繁华，但他志在修行，以清高为主，也觉得无甚趣味。倒是天宁寺有几百尊罗汉，塑的耳目口鼻无一个不神情飞动，倒要自个大观。至镇江府，见金山英华外露，焦山美秀中藏，真堪悦目怡神。后到苏州，又看了虎邱，纯象人工杂砌，天机全无，不过有些买卖生意，游人来往而已。心中笑道：“北方人题起‘虎邱’二字，没一个不惊天动地，要皆是那些市井人与有钱的富户来往走动，他那里知道山水中滋味！正经有学问的人，不是家口缠绕，就是盘费拮据，又不能品题风

月，笑傲烟霞，岂不令人可叹！”后见观音山奇石千层，范公坟梅花万株，又不禁欣羨道：“此苏州绝胜奇观也。”又闻得江宁等处还有许多仙境，只是他注意在西湖，也无心去游览。

从苏州又坐船日夜兼行，见山川风景与北方大不相同，虽未到山阴道上，已令人接应不暇矣。

到杭州城隍山游走了一遍，看了钱塘江的潮，随到西湖，不禁大赞道：“此天下第一江山也。”他便住在西湖僧舍。起先还是白天游走，晚间仍回庙内；后来游行的适意，要细细的领略那十景风味，但遇月色清朗时候，他便出了庙，随处游行。也有带壶酒对景独酌的时日。游行的疲困了，或在寺院门外暂宿，或在树林旁边歇足。他也不怕什么虫蛇鬼怪，做了个小布口袋，装些点心在内，随便充饥。来往了五六十日，他把西湖的后山人历来不敢去的地方，他也走了好些。见里面也有些静修之人，盘问起来，究竟一无知识。

那一日晚间，正遇月色横空，碧天如洗，看素魄蟾光，照映的西湖水中，如万道金蛇水面荡漾。又见游鱼戏跃于波中，宿鸟惊啼于树杪，清风拂面，襟袖生凉，觉得此时万念俱虚，如步空凌虚之乐。

将走到天竺寺门前，见寺旁有一人倚石而坐。于冰见他形貌腌脏，是个叫花子，也就过去了。走了数步，寻思道：“我来来往往，从未见此辈在此歇卧。今晚月色绝佳，独行寂寞，就与他闲谈几句，何辱于我？”又一步步走回来。

那花子见于冰回来，将于冰上下一看，随即将眼就闭了。于冰也将那花子一看，见他面色虽焦枯，那两只眼睛神光灿烂，迥异凡俦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或者是个异人，亦未敢定！”上前问道：

“老兄昏夜在此何为？”那花子见于冰问他，将眼睁开，道：“我两日夜水米未曾入口，在此苟延残喘。”于冰道：“老兄既缺饮食，幸亏我带得在此。”将小口袋取出，双手递与。那花子接来一看，见有十数个点心在内，满面都是笑容，念了声“阿弥陀佛”，连忙将点心向口中急塞，顷刻吃了个干净。笑向于冰道：“我承相公救命，又可再活两天。”将布袋交与于冰，只说了声“得罪”，把身子往下一倒，就靠上石头睡去了。

于冰笑道：“饱了就睡，原也是快活事。”随叫道：“老兄且莫睡，我有话说。”那花子被叫不过，说道：“我身上疲困的了不得，有话再遇着说罢。”说毕又睡倒。于冰道：“老兄不可如此拒人，我要问你的名姓。”那花子只不理。于冰用手推了他几下。只见那花子怒恨恨坐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不过吃了你几个点心，身子未尝卖与你，你若如此聒噪，我与你吐出来何如？”于冰道：“我见台驾气宇异常，必是希夷、曼倩之流，愿拜求金丹大道，指引迷途。”花子道：“我晓得什么金丹大道、小道，你只立心求你的道去，那金丹自然会寻着你来。”说罢，又仍就睡倒。于冰听了这几句话，越发疑心他不是等闲之人，于是双膝跪倒，极力的用手推他，说道：“弟子撇妻弃子，五六年有余，今日好容易得遇真仙，仰恳怜念痴愚，明示一条正路，弟子粉骨碎身，也不敢忘仙师的恩典！”

那花子被缠不过，一蹶劣坐起，大怒道：“这是那里的晦气！”用手在地下一指道：“拣起那个东西来。”于冰即随指看去，是一个大虾蟆。拾在手内一看，见已经破烂，里边有许多虫蚁在内，腥臭之气，比屎还难闻。又不敢丢在地下，问那花子道：“拣起这物何用？”花子大声道：“将他吃了，便是金丹大道。”于冰听

罢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心里打算道：“若真正是个神仙，藉此物试我的心诚不诚，便是我终身造化；假若他借此物耍笑我，岂不是白受一番秽污！”又想道：“世上那有个轻易渡人的神仙？就便是他耍笑我，我若吃了，上天也可以怜念我修道之诚。”随即闭住了气，用嘴对正那虾蟆一咬。起初还有些气味，自一入口，觉得馨香无比；咽在肚中，无异玉液琼浆。觉得精神顿长，两目分外清明。

吃完，只见那花子大喜道：“此子可以教矣！”笑问道：“子非广平冷于冰、号不华者乎？”于冰连忙跪倒，顿首拜道：“弟子是。”花子道：“吾姓郑，名东阳，字晓辉。当战国时避乱此山，访求仙道，日食草根树皮，八十余年，得遇吾师东华帝君，赐吾火丹服之，通体皆赤，须眉改易。又授吾丹经一卷，道书十三篇，吾朝夕捧读，细心研求，二年后始领得其中妙旨。于是仗离地之精，吸太阳之火，复藉本身三昧，修炼成道。上帝命仙官仙吏，召吾于通明殿下，奏对称旨，敕封我为火龙真人。我看你向道虽诚，苦无仙骨。适间死虾蟆，乃吾炉中所炼易骨丹也，四九之日，即可移精换髓，体健身轻，抵三十年出纳功夫。你才说金丹大道，微妙难言，你可坐在一旁，听吾指授。”于冰跪爬了半步，痛哭流涕道：“弟子尝念：赋质人形，浮沉世界，荏苒光阴，即入长夜之室，轮回一堕，来生不知作何物类，恐求一人身而不可得，因此割恩断爱，奔走江湖。奈茫茫沧海，究不知何处是岸！今幸睹慈颜，跪听犹恐无地，尚敢坐领玄机耶！”真人点首至再，因教谕道：“吾道至大，总不外‘性命’二字。佛家致虚守寂，此修性而不修命；吾道立竿见影，性命兼修，神自是性，气即是命。大抵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诚能内观其心，心

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达观其物，物无其物；三者既悟，唯见于空，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；所空既无，所无亦无；无无亦无，湛然常寂。盖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。有动之动，出于不动；有为之为，出于无为。无为则神归，神归则万物去寂；不动则气泯，气泯则万物无生。耳目心意俱忘，即众妙之国也。故对境忘境，不沉于六贼之魔，居尘出尘，不落于万缘之化。须知神是气之子，气是神之母，如鸡抱卵，不可须臾离也。你看草木根生，去土则死；鱼鳖水生，去水则死；人以形生，去气则死。故炼气之道，以开前后关为首务。三关既开，则水火时刻相见，而身无凝滞矣。当运气时，必先吐浊气三口，然后以鼻尖引清气一口，运至关元，由关元而气海，由气海分循两腿而下，至足涌泉。由涌泉提气而上，至督脉，由督脉而泥丸，由泥丸而仍归于鼻间，此谓大周天。上下流形，贯串如一。无子午卯酉，行之一时可，行之一昼夜可，行之百千万年无不可也。此中有口诀，至简至易。彼老死《参同契》等书者，究何益哉。”随向于冰耳边秘授了几句，于冰心领神会，顿首拜谢。又道：“金丹一道，仙家实有之。无如世俗烧炼之士，不务本源，每假黄白术坑人害己。天下安有内丹未成而能成外丹飞升者？故修炼内丹，必须采二八两之药，结三百日之胎，全是心上功夫。坐中炼气，吞津咽液，皆要务也。只要照吾前所言行为，于无中养就婴儿，阴分沃出阳气，使金公生擒活虎，令姹女独驾赤龙。乾夫坤妇而妹嫁黄婆，离女坎男而结成赤子。一炉火焰炼虚空，化作半丝微尘；万顷冰壶照世界，形如一粒黍米。神归四大，乃龟蛇交合之时；气入四肢，正乌兔郁罗之处。玉葫芦迸出黄金液，红菡萏开成白玉花。至此际，超凡入圣，而金丹大道成矣。然此时与你言，你也领会不来，必须

躬行实践，进得一步，方能晓得一步也。虽如此说，而秘窍亦不可不预知。”遂传与安胎采药、立炉下火之法。于冰一一存心苦记，领受仙言。

真人从身边取出小葫芦一个，又木剑一口，付与于冰道：“此葫芦亦吾锻炼而成。虽出於火，却能藏至阴之气物。你可到明年八月，去湖南安仁县城外柳家社，乃妖怪张崇等作祟之地，……”遂说与如何收法。又道：“你若得此，纵不能未动先知，而数千里内外事，差伊等打听，亦可明如指掌。木剑一口，长不过八九寸，持迎风一晃，可长三尺四五。此剑乃吾用符咒喷噀，能大能小，非干将莫邪之数所可比拟其神化也，授你为异日拘神遣将逐邪之用。”于冰顿首收谢。真人又道：“我每知你山行野宿，固是出家人本等；奈学道未成，一遇妖魔鬼厉，虎豹狼虫，徒伤性命。”又从怀中取出一物，圆若彩球，红如烈火，大小与弹丸相似，托在掌中，旋转不已。”真人道：“此宝名为雷火珠，系用雷屑研碎，加以符篆法水，调和为丸，吾日日吸太阳真火于正午时，又用吾本身三昧真火，并离地枣木贮于丹炉之下焚烧，合此三火，锻炼一十二年，应小周天之数，方能完成，吾实大费辛勤。此宝不但山海岛洞妖魔经当不起，即八部正神，普天列宿，被他打中，亦必重伤。用时随手掷去，便烟火齐发，响同霹雳，以手招之即回，真仙家至宝也。汝须小心收藏。”于冰欣喜过望。

真人又道：“昔吾与师东华初遇时，止授我火丹一丸，修道书一十三篇，风火剑二口。今我初遇你，即付以至宝，此皆格外提拔。本拟再迟三五十年度你，因你以少年大富户，竟能割舍妻子，又怕你山行野宿，为异类伤了性命，故早渡脱你几十年。吾教下还有几个弟子：有相随数百年，身列大仙者；有相随一二千

年，成地仙者。他们那一个得我如此青目！”于冰连连顿首，触地有声。真人又道：“明岁收伏张崇后，还有一事用你了决，临期我自遣人助你。你从今后，要步步趋向正路。若一事涉邪，我定用神火烧汝皮，迅雷碎汝骨，决不轻恕，汝宜凛之慎之。凡有益于民生社稷者，可量力行为，又立功德。”说罢，将地一指，地下裂开一缝，真人身入缝中，其地复合。于冰欣羡道：“我将来有此神通，也就足矣！”

于冰对着那块大石，诚诚敬敬拜了四拜，然后坐下，将真人秘授的口诀，并修炼次第，从头暗诵，一字不差，方才动身。正是：

抛妻弃子几十年，风雨饥寒实可怜。

受尽苦中无限苦，今宵始得结仙缘。

第十回 仗仙剑柳社收厉鬼 试雷珠佛殿诛妖狐

词曰：

剑吐霜华射斗牛。碧空云净月当头，几多磷火动人愁，
雷珠飞去，二鬼齐收。何处红妆任夜游。片言方罢，
复动矛戈。相随佛院未干休。妖狐从此毙，自招尤。

右调《散天花》

话说于冰自火龙真人秘传道术之后，也无暇看西湖景致，就在西湖后山寻了个绝静地方，调神炼气，演习口诀，已一年有余。因想起火龙真人吩咐的话，此时已是七月半头，还不到安仁县，更待何时？一路坐船到湖广，舍舟就陆，入了安仁县交界。逢人访问，才知这柳家社在安仁之东，离城还有八九十里，直至过午时分，方才到了。不想是个小去处，内中只有五六十家。于冰拣一老年人问道：“此处可有店没有？”老人道：“我们这里没有客店，若要暂时住宿，你从这条巷一直往西，尽头处有个豆腐铺，他那边还留人住。”

于冰依言，到了铺内，有个老汉看着后生磨豆腐。于冰举手坐下，身边取出几十文钱来放在桌上。那后生知是要吃酒饭的。随即取来一壶烧酒，又拿过一碟盐水调豆腐来。于冰问道：“贵铺可留人住宿么？”那老汉代应道：“敝县老爷法令森严，我们留的都是本地熟识人，生客不敢留住。”于冰道：“我是北方人，有一朋友约在此地相会，欲在贵铺住一夜相等，不知使得使不得？”

老汉道：“若是住一两夜，也还使得。”于冰又回了他两大碗米饭，找了几个钱。

到黄昏时候，见家家都关门户，街上通没人行走。又见那后生也急忙收拾板壁。于冰道：“天色尚早，怎么就要睡么？”老汉道：“你是远方人，不知敝地利害。”于冰道：“有什么利害？”老汉道：“说起来倒象个荒唐乱道，少刻便见真实。我们这地方叫柳家社，先有个姓张名崇的人，就住在我这房子北头。这小斯力气最大，汉仗又高，相貌极是凶恶。专一好斗殴生事，混闹的一社不安。衙门中公差也不敢惹他，纵告他到官，刑法也治他不下。今年正月里，上天有眼，叫这恶人死了，我们一社人无不庆幸。不意他死后更了不得，到黄昏后屡屡现形，在这社里社外作祟。造化低的遇着他，轻则毒打，重则发寒发热，十数天还好不了。再重些的，疯叫狂跑，不过三两天，就送了性命。先日还只是他一个，从今年四月里，又勾引着无数的游魂来。每到天阴雨湿之际，便见许多黑影子，似乎人形，入我们社里来抛瓦掷砖，惊吓的六畜不安；或哭或号，或叫人门户，每一来，混闹到三四更鼓方歇。”

于冰听了，心下大喜道：“我到此正要访问妖鬼备细，却被他一一说出。”忙问道：“何不请法师降他？”那后生从旁接说道：“先时请了个阴阳先生降伏他们，几乎被他们打死，还敢降伏他！”于冰道：“似他这样忽去忽来，不知也有个停留的地方没有？”老汉接说道：“怎么没有，出了我们这社北一里多地，有个大沙滩，滩中有二百多株大柳树，那就是他停留之地。”于冰听罢，便不再问。

睡到三更时候，暗暗的开了房门，抬头见一轮好月。将木剑

取在手中，迎风一晃，倏变有三尺余长，寒光冷气，直射斗牛。一步步往北行去，果见有无数柳树，一株株含烟笼月，带露迎风，千条万缕，披拂在芜草荒榛之上。又见有十数堆磷火，乍远乍近，倏高倏低，纷纷攘攘，往来不已，视之红光绿焰，闪烁多时。于冰大步走至了柳林内，用剑尖在地下画了一大圈，站在圈中间。只见那些磷火俱云行电逝的将于冰一围，却不敢入这圈内。又见有大磷火两堆，约有五尺余高，为众磷火领袖。顷刻间起一阵阴风，化出了两个人形，众磷火随着他乱滚，少间用砂石土块乱打起来。于冰取雷火珠在手，惟恐二鬼招架不起此宝，向众磷火掷去，只见红光如电，大震了一声。但见：

非同地震，不是山崩。黑雾迷空，大海蛟龙远避；金光遍地，深山虎豹潜逃。岛洞妖魔，心惊胆碎；幽冥鬼怪，魄散魂离，自古雷火天降下，于今烟雾掌中飞。

雷火珠过处，数十堆磷火全无。于冰将手一招，此宝即回。再看二鬼，已惊倒在地下。

于冰大喝道：“些小游魂，何敢扰乱乡村，伤残民命？”二鬼爬起，连忙叩头道：“小鬼等原不敢肆行光天化日之下，只因出母胎时，年月日时都犯着一个癸字，实赋天地之恶气而生。今魂魄无依，潜聚在这柳树町游戏。仰恳法师怜情垂怜！”于冰道：“本该击散魂魄，使尔等化为乌有，但念再四苦求，姑与自新之路。此后要听吾收管，不拘千里百里事件，差你两个打听，俱要据实回覆。功程完满，我自送你们托生富贵人家。”二鬼又连连叩头道：“小鬼等素常皆会御风而行，一夜可往来千里。既承法师开恩收录，谁敢不尽心竭力，图一个再转人身！”于冰听罢，着二鬼报名，以便差委。二鬼自陈：一叫张崇，一叫吴渊。于冰道：

“张崇可改名超尘，吴渊可改名逐电。”随向腰间解下火龙真人与的葫芦儿，用手举起，默诵真言，喝声：“入！”但见二鬼化为两股黑气，飞入葫芦内来。于冰将口儿塞紧，系在腰间。又将木剑用法收为一尺长短，带于身畔，仍悄悄的回到原处睡觉。

至次早，算还了账目，又吃了早饭，奔安仁县来。一路慢慢的行走，到日西时分，入了县城。走了几家店房，都为孤身没行李，不肯收留。于冰想道：“店中人多，倒是寺院里最好。”寻了一会，见城北寥寥几家人家，有一座极大寺院，旧金字牌上写着“舍利寺”三字。于冰到山门前，迎见个小沙弥出来，于冰道：“我要寻你师傅说话。”沙弥便领了于冰到西边小院内，有一间禅房，房内床上坐着五十多岁一个和尚。但见：

毗卢帽半新半旧，纱裊衫不短不长。面如馒头，大亏肥肉之功；肚似西瓜，深得鲁酒之力。顶圆项短，宛然弥勒佛子孙；性忍心贪，实是柳盗跖兄弟。

于冰举手道：“老禅师请了！”那和尚将于冰上下一看，见衣服褴褛，便掉头骂小和尚道：“黄昏时候，也不管是人是贼，竟冒昧领将入来，成个甚么规矩！”于冰道：“穷则有之，贼字还加不上。”随向腰间取出一块银子，放在和尚桌上，说道：“小生有一朋友，彼此相订在安仁县里会面，大约三两天就来。今欲在宝刹住几天，白银一块，权为饭食之费，祈老师笑纳。”和尚将银子一瞬，约略着有一两五六钱，脸上才略有点笑容，慢慢的下了禅床与于冰打一躬，问讯道：“先生休要动疑，数日前，也是这孽畜领来一人，在贫僧禅院内宿了一夜，天明起来，将一床棉被拿去。”于冰道：“人原有品行高下，这也怪不得老师防范。”说毕，让于冰坐下，问道：“先生贵籍贵姓？”于冰道：“小生北直

隶秀才，姓冷名于冰。敢问老师法号？”和尚道：“贫僧法名性慧，别号圆觉。”

不多时，小沙弥掇来两杯白水茶放下。性慧看着银子努了努嘴。沙弥会意，就收得去了。性慧随即出来与火工道人说了几句，复入来相陪。到起更时，道人拿入一盘茄子、一盘素油拌豆腐、一盘白菜、一盘炒面筋，又是一小盆大米饭，摆在桌上。性慧陪于冰吃毕，说道：“后院东禅房最僻净。”吩咐道人快去点灯，又道：“敝寺被褥缺少，望先生见谅。”于冰道：“小生是从不要被褥的，有安歇处即好。”

性慧领于冰到二层禅房内，见有两张破床，上面铺着芦席一片，墙上挂着一碗灯。四下里灰尘堆满。性慧道了安置，回去了。到次日，早午饭仍在前面，饮食甚是不堪。于冰见那和尚甚势利，不愿和他久坐，吃完饭即归后院运用内功。住了三天，吃了他六顿大米饭，率皆粗恶不堪之物。他问贵友来不来，话到絮聒了二十余次。

一日午间，从和尚房中吃饭出来，走至二层院内，道：“我来此已四日，只因炼静中功夫，从未到这庙后走走，不知还有几层院落？”于是由东角门入去，见院子大小与前院相似，三面都是极高楼房，楼上楼下俱供着佛像，却破坏的不堪。周围游了一回，又从第三层院西角门入去，到第四层院内。见三面楼房和前院是一样修造，只是规模越发大了。于冰在楼上楼下遍看，看毕，说道：“可惜这样一座大寺院，叫性慧这样不堪材料做住持，不能从新修建，致令佛像损坏，殿宇倾颓。”再要入五层院内，见东西角门上着锁，从门隙中一觑，后面都是空地，最后便是城墙。于冰道：“真人在西湖吩咐：‘安仁县有两件事用你了决。’或者

就为这处寺院，着我设法修建，亦未可知。我到明日与和尚相商，成此善举。”看毕，回到东禅房闭目打坐。

到二鼓时，猛然心上一惊，睁眼看时，见前面站着个妇人，甚是美艳。但见：

宝蓝衫外盖斗锦被，宛是巫山神女；猩红履上罩凌波袜，俨如洛水仙妃。不御铅华，天然明姿秀色；未薰兰麝，生就玉骨灵香。淡淡春山，含颦有意；盈盈秋水，流盼多情。雾鬓风鬟，较云英倍多婀娜；湘裙凤髻，比素女更觉端严。私奔未尝无缘，陡来须防有害。

于冰见那妇人乌云叠鬓，粉黛盈腮，丰姿秀美，态度宜人，心上深为惊异。大声问道：“你是何处女流，为甚夤夜到此？”只见那妇人轻移莲步，款蹙湘裙，向于冰轻轻万福道：“奴乃寺后吴太公次女也。今午后见郎君在后院闲步，知为怜香惜玉之人，趁我父母探亲未回，聊效红拂私奔，与君共乐于飞，愿郎君勿以残花败柳相视。”言罢，秋波斜视，微笑含羞，大有不胜风情之态。于冰道：“某游行天下，以礼持身，岂肯做此桑间月下之事！你可速回，毋污吾地。”那妇人道：“郎君真情外人也，此等话何忍出口。”于冰道：“汝毋多言，徒饶唇舌。”那妇人又道：“自今午门隙中窥见郎君之后，奴坐卧不安。今偷闲暇时，便与郎君面订丝萝，完奴百年大事。岂期如此拒人，奴更有何颜复回故室，惟有刎颈于郎君之前。郎纵忍妾死，宁不念人命干连那！”

于冰见那妇人陡然而至，原就心上疑惑；今听他语言淫利，亦且献媚百端，觉人世无此尤物，已猜透几分。遂大喝道：“汝系何方妖怪，乃敢以巧语乱吾？速去罢了，若再少迟，吾即拿你。”那妇人见于冰说“妖怪”二字，知他识破形踪，也大声道：“你

会拿人，难道人不会拿你么？”

于冰见妇人语言刚硬，与前大不相同，愈知为妖怪无疑。将木剑从腿中抽出，迎面一晃，顿长三尺有余，寒光一闪，冷气逼人。那妇人知此剑利害，急忙退出门外。于冰下床，提剑追赶至第三层院内，于冰正欲发雷火珠，那妇人回头道：“你不相从，也就罢了。我与你又无仇怨，你何苦穷追不已？”于冰道：“我立志斩尽天下妖邪，安肯当面放过？留你性命倒也罢了，只怕你又去害人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不消说了。”将身子向地一滚，但见现了原身，是个狗大狐狸，张牙舞爪，掣电般向于冰扑来。于冰急将雷火珠打击，大震了一声，将狐狸打了个筋断骨折，死在地下，皮毛烧黑，与雷打死者无异。于冰怕僧人看破，连忙回至寓处，把门儿紧闭。

少刻，听的性慧等喧吵而来，在门外问道：“冷相公，你可听得大响动么？”于冰道：“我适才睡熟，没有听见什么响动。”性慧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这样一声大震，怎么还没有听见？我们再到后院瞧瞧。”说罢，一齐去了。须臾，众人跑出乱嚷道：“原听的响声利害，不想就在后边霹妖怪。”有说霹的是狗，有说是狼，有说是毛鬼神，倒没一个说到狐狸身上。盖此狐经烟火一烧，皮肉焦黑，又兼极其肥大，所以人猜不着。性慧又到于冰门前说道：“冷相公，你不去看看？真是大奇事，天上一点云没有，后院殿外就会霹死妖魔。”于冰道：“我明早看罢。”又听的火工道人道：“这冷相公，真是贪睡第一的人。”和众僧议道着，向前院去了。

于冰打坐到四鼓，听到窗外有一妇人，叫着于冰名字说道：“我母亲修道将及千年，今一旦死于你手，诚为痛心！我今日纵无本领报仇，久后定必请几个同道，拿住你碎尸万段，方泄我终

天之恨!”于冰听的明明白白，急提剑下床，开门看视，一无所有。又于房上房下、前后庙院细细巡查，各楼上俱看遍，方才回来。

至次日早，城中男女来了若干，都去后院观看。早饭后，人更多数倍。又听的文武官也要来。于冰道：“是这样来来去去，被这些男妇搅扰的耳中无片刻清闲。此庙去西门不远，我何不出城游走一番，到晚间再回。”于是出了寺门，向西门外缓步而行。正是：

伏魔降妖日，雷珠初试时；
除邪清世界，也是立仙基。

第十一回 桃仙客龙山烧恶怪 冷于冰玉洞降猿精

词曰：

花台月榭，可安身处即休歇。陡遇妖魔，惊雷走电火巢窠。风行雾护，足根踏破白云路。猿引丹房，欣拜受宝篆天章。

右调《减字木兰花》

话说冷于冰出了安仁县西门，买了十来个素点心，包在怀内，信步行去。见山冈环绕，碧水潺湲，皆因地方小，故无多来往人。约行了数里，见西南有一带树林，树林中有些墙垣露出。走至跟前瞧看，墙北有座门，门上加着一把大锁。于冰道：“这必是人家一处花园，空闲在这里；看来规模宏厂，我何不入去闲步一回。”说罢，将身一跃已入门内。皆因他受火龙真人仙传，只一年，便迥异凡夫身体。且莫说这等园墙，就是极高的城墙，他也可飞跃过去，皆易骨丹之力也。到门内放眼一看，心里说道：“这地方极其幽僻，我何不就在此处等候祖师示下；饥时去城中买几个点心吃用，省得在舍利寺天天受那秃奴才的眉眼，吃那样炎凉茶饭。”说罢，就在一小亭子内坐下，行运内功。

至二更左近，猛听的有喜笑脚步之声，便走出亭子外，将身一纵，已到亭子房上。只见七大八小，皆神头鬼脸之人，有二十余个，手里打着灯笼火把，拿着酒坛、酒壶、碟碗并捧盒等类，一齐到正面厅上，将四五对灯笼悬挂起。先在东西两张床上铺垫

了毡褥，又在厅中间摆了一桌酒馔。左边也照样摆放了一桌，每桌放了一把椅儿。大家席地而坐，说说笑笑，象个等候主人的样子。

又待了一会，只见十几对纱灯走来，照耀如同白昼。为头一个人，穿大红蟒袍，乌皮靴，头戴束发金冠，两道蓝眉直插入鬓，面若赭血，刚牙海口，二目大似酒杯；后面一个道家装束，戴龙虎扭丝金冠，深杏黄袍，腰系丝绦，足踏皮靴，面若紫金，眉细鼻掀，头圆口方，两只眼闪闪烁烁与灯火相似，看二人相貌甚是凶恶。

两个人入庭中，彼此各不揖让，穿红的坐在正面，穿黄的坐在左边，小的儿们斟起酒来。于冰看得真切，却说话听不清楚，即忙跳下，走到大厅对面一亭子下，将身子一纵，隐身在上面。只听的穿黄的道：“目今八月初旬，月色落的最早；若到十一二日，就着实光亮了。如今全凭着几枝灯烛，未免油气熏人肠胃，大王以为是否？”穿红的道：“我也这样说。屈指只用六七天，就有长久月光了。”又道：“我们到此饮酒，两个美人还不知怎么想念你我哩！”又听的穿黄的笑道：“待我来。”说罢，站将起来，手里拿了一杯酒，走出厅外，向东南念念有词，将酒望空中洒去，只见一道黑气飞向东南去了。

穿黄的复入厅中坐下。见厅子外面两个妇人，俱皆嬉笑入去，伺候的安放椅子不迭。一个妇人坐在穿黄的旁边，一个与穿红的并坐。于冰定睛细看，见这穿红的旁边那妇人，年纪不过十八九岁，骨格儿甚俊雅；虽笑声不绝，却神气有些疯痴。左边与穿黄的并坐的妇人，年纪有二十六七岁，眉目也生的端正，态度极其风流，神气间与那个妇人无异。大概都是被妖气邪法所迷。

只见穿红的不住的哈哈大笑。随将那妇人抱在怀中，口对口的吃酒。那穿黄的也搂抱在一处肉麻。于冰道：“可惜良人家两个女子，被他用妖术拘来，待我且下去。”先咳嗽了一声，众妖齐向外看，于冰已入厅来。那些小的儿们乱嚷道：“有生人来了！”于冰向上举手道：“二位请了，少会之至。”只见那大王和道士毫不畏惧，大声问道：“秀才何来？”于冰道：“我是游方到此，见二位吃酒甚乐，因此入来谈谈。”穿红的笑道：“看你这样光景，羡慕我们，自然是个有滋味的人了，且与他个坐儿。”于冰坐下问道：“二位何姓何名？”穿黄的道：“我们也没什么名姓，秀才不必多问；倒要问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于冰道：“我叫冷于冰，是北直隶人。”穿红的向穿黄的道：“他既然到此，也算有缘。吩咐左右赏他一杯酒吃。”于冰道：“我不会吃酒。”穿红的道：“你可要吃肉么？”于冰道：“不会吃肉。”穿红的道：“你会什么？”于冰道：“会降妖。”穿黄的冷笑道：“咱们好意赏他酒吃，他倒说法念将起来，秀才们真是不中抬举！”穿红的道：“你会降什么妖？”于冰道：“妖无穷尽，一体皆降。”穿黄的大怒道：“这奴才放肆！譬如我是个妖怪，你有何法降我？”于冰道：“我有雷火珠降你。”

说罢，用手掷去，大震了一声，烟火到处，将黄的道人左臂打断。只见他身子晃了几晃，尚未跌倒。于冰急将珠收回，正欲再发；不意被红的将口一张，喷出一股红气来，于冰便眼昏头眩起来，说声“不妥”，翻身便跑，又被众小妖拉扯住。于冰用力打开，记得园子东边一带都是些假山，喜得跑至山前，跳了过去，一阵昏迷，摔倒在假山背后。喜得火龙真人预遣弟子桃仙客，在半空中等候动静，今见于冰倒在地下，急将云头一挫，先用左手

将于冰挝走；又用右手将一块大石一指，立即变成于冰形像。

仙客提了于冰，到一极高山顶落下。忙取出金丹一粒，塞入于冰口中，那丹便滚入于冰喉内，化为精液而下，少刻腹内倾江倒峡的响动起来。于冰此时心上有些明白，却不知身在何地。一时大小便俱下，始将毒气泻尽，立觉精神起来。低头看时，才知身在山上。将底衣拽起，正拟详看，猛听的背后雷鸣也似的说道：“贤弟，此刻好了么？”于冰回头一看大惊，慌忙却待用珠打去。桃仙客笑道：“贤弟不必动手，我乃火龙真人弟子桃仙客也。今奉师命，特来救你。”于冰还有些迟疑，仙客道：“你可记得去年八月在西湖，祖师吩咐你：‘湖广安仁县，有一件事得你了决，临期我自遣人助你。’怎么你忘怀了么？”于冰听罢，如梦初觉，连忙跪拜，仙客亦跪拜。仙客说：“贤弟适才中毒已深，若非祖师金丹送入腹内，已早无生理矣！”于冰听了，方知系火龙差仙客来相救，又忙忙跪倒，望空叩谢毕。仙客又将如何挝到山上，并指石假变等情述说。于冰感谢不尽，即请仙客降此二妖。仙客道：“天大明时，方好擒拿；此时动手，昏黑之际，则漏网者必多。此山顶极高，又与安仁县不远，妖怪一动身，我即看见矣。跟到他巢穴中拿他，岂不一网打尽！”于冰深以为然。两人并坐山头，各道修行始末，始知桃仙客是一株桃树，采日月精华千年，颇通人性，蒙真人收在门下，又千余年矣。

再说众小妖追赶于冰，见于冰跳过假山，一个个爬挠过来，发声喊，将石变的假于冰绑拴住，乱叫道：“大王拿住了！”二妖听得大喜，疾疾跑来，见于冰已被捆倒在地。穿红的大王道：“我这几天，正口中淡到绝顶，可将他带回洞中，待我慢慢的咀嚼。秀才系读书文人，他的肉必细润而甘甜。”穿黄的道人道：

“这奴才，不知用什么东西将我左臂打折，我且将他胳膊咬下一只来，报我之憾。”说罢，走上前，用右手将假于冰胳膊立起，用口猛力一咬，便大声呵呀道：“好硬秀才，将我的门牙都扛吊了！快拿入厅中来，我用重刑法处他。”

众妖七手八脚，将假于冰抬到厅中，那穿红的吩咐乱打。众妖脚手乱下，一个个喊道：“这秀才比铁还硬，将我们的手脚都撞破了。”穿黄的道人道：“这秀才必有挪移替换之法。以我看法，十有八九是个假的。”那假于冰随声便倒，仍是一块大石头。道人道：“如何！”那大王大惊道：“这秀才本领不小，他若再来，如何抵挡，不如大家去罢！”道人道：“可惜我的美女已被他烧死。这一个美人也不用送他回家，不如带回洞中，我与大王公用罢。”大王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！”于是各驾妖风，往东南走了。

桃仙客正和于冰谈论，猛抬头见一股黑气起在空中，用手指向于冰道：“妖精去矣，你我安肯放过。”说罢，扶住了于冰右臂，喝声‘起！’顷刻云雾缠身，飘于天际。于冰初登云路，觉得两耳疾风猛雨之声不绝，低头下视，见山河城市，影影绰绰，如水流电逝一般，都从脚下退出去。

顷刻间，追赶那股黑气到一山中。只见黑气中众妖到一极大山峰前，峰中间，有二丈长一丈宽一道大裂缝，众妖都钻入去。仙客将云头落在峰下，于冰道：“已到巢穴，师兄也该动手。”仙客道：“此刻不过四鼓，夜正昏黑，总不如到天明为妙。”

两人复行叙谈，直至日光出时，仙客站起，用右手掐剑诀，书符一道，召来雷部邓、辛、陶、张四天君，跟随许多天丁力士，听候指使。仙客道：“此山何名？”天君道：“此名龙山。”仙客用手指道：“这大裂缝内，有妖物毒害生民，种类亦极繁多。贫道

理应替天行道，仰借四圣威力，率天丁围绕此峰，不可放一妖物逃走。”四神遵命，分布在四面等候。仙客又面正南离地上书符念咒，大声喝道：“火部司率众速降。”须臾，火德星君带领着无数的龙马蛇鸦，火幡、火箭、火车之类，听候法旨。仙客照前说了一遍，星君道：“法师请退远些，待吾歼除。”仙客又用手扶住于冰，驾云起在山顶，往下观望。只见星君用剑向山峰裂缝中一指，剑上出了一股青烟，青烟内滚出十数个火球，俱钻入大裂缝中去了。那些火蛇、火鸦，亦相断而入。

俄顷，风烟搅扰，只见一大蛇身长数丈，头生红角，血口刚牙，满身尽是金甲，冒烟突火而出，驾风头欲从空逃走。仙客看的明白，指向于冰道：“贤弟，快放雷火珠！”于冰急忙将珠掷去，响一声，打在那大蛇腰间，那大蛇落将下去，又复挣命上来。于冰又欲发球，猛见山峰左边电光一闪，半空中霹雳一声，打在大蛇头上，方夭夭折折落在山峰之下。

瞬目间，又见一绝大蜈蚣，约一丈余长，二尺宽阔，头大如轮，绿色莹然，遍身黄光，蜿蜒如飞。只见几条火龙和此物缠搅住一处，烧的他四面乱挺，少刻，皮肉化为灰烬。那些小蛇小蜈蚣，或长四五尺，或长二三尺，也有死在裂缝内的，也有死在裂缝外的，也有逃出火外，被雷诛的，端的没有跑脱了一个。

只见满山里烈烟飞腾，云蒸雾涌。一时，众神到仙客前覆命。仙客一一退送。将云头向本山正南上一按，去此地约有六十余里，落在一山坡下。仙客道：“我要去回覆师命，不敢久停。适见贤弟骨格轻松，血肉之躯已去十分之三，固祖师易骨丹神验，亦贤弟到底有仙根人也。我与你虽先后异时，总属同盟兄弟，祖师既以雷火珠授你，吾亦当传云行之法。”随将起落、收停、催

按口诀，一一指数。于冰大喜，顿首叩谢。仙客道：“东北上有一永顺县，县外有一崇化里，祖师曾有吩咐，贤弟不可不一去。”说罢，向于冰拱手，凌虚而去。

于冰依命，顺着山路缓缓行去。出了山，逢人访问，不想只二十余里，便到崇化里地方。原来是个大镇，约有三二千家。正在街上走着，忽见一家门内，抬出一个和尚来，看的人多嬉笑谈论其事，于冰也不介意。须臾，将那和尚从面前抬过去，但见：

秃帽已无，秃履全失，面如槁木，身若僵尸。腰间剑鞘，谁人打开；臂上法衣，若个扯破？侍者空手跟随，沙弥含泪护送。抬送通衢，实不解哇吱喇别噶何故；欣逢陌路，莫不是呵哆啰受想行识。

于冰看罢，见街旁有一小饭馆，里面也不见有人吃用。入去坐下，走堂的过来问讯，于冰要了一壶酒，一样素茶，几个馒头，问道：“适才抬过去这和尚，是甚么缘故？”走堂的笑而不言。于冰再四问他，走堂的方说道：“路东斜对过儿那家姓谢，外名叫谢二混，手里狠弄下几个钱。他只生一个闺女，也十八九岁了，从三四年前，就招上个邪物。起初，不过是梦寐相交，日去夜来；这二年，竟白天里也有在他家的时候，只是只听的妖物说话，却不见他的形像。前后请过几次法师，也降服不下。这和尚是我们本地三官庙中会捧持金刚咒的，人说他念起咒来，轮杵皆转。二混久要请他，只为谢礼讲不停妥，耽延到如今。昨晚才议定，约他在家等候邪魔。方才抬去那个形象，想是吃了大亏，性命还不知怎么？”说罢，又笑了。

于冰吃完酒饭，算还了钱，就烦这走堂的去说，要与他家除邪，并不要一分谢礼。走堂的大笑道：“相公不看那和尚的样子

么？即或有本领，象谢二混那样人，也不可家中无此等事，相公不必管他。”竟入厨下去了，于冰倒觉得没意思起来。

出了饭铺，正欲学毛遂自荐，忽见那抬和尚的门内，吹出一股风来，飞土扬沙，从于冰迎面过街南去了。于冰觉得怪异，急忙赶出崇化里，见那股风去有三四百步远，仍是沙土弥漫。随手用雷火珠打去，金光到处，将那妖打倒，现为一只苍白老猿，高五尺上下。又见他急忙爬起，驾风雾起在空中。于冰笑道：“今日初学的武艺，不可不借此试演试演；就无人扶掖，也怕不了许多。”于是口诵仙诀，觉云雾顿生，飘入天际。又复试催云法，掣电赶来。从北至南，过了十数个山峰，见那怪落在一洞口，潜身入去，正欲关门，于冰已到，将木剑一晃，大喝道：“妖怪那里走？”那猴子知道洞后无出路，只得跪倒，叩恳饶命。于冰道：“淫污谢姓之女，就是你么？”那猴道：“小畜焉敢胡为！只因谢女原是猴属，与小畜做夫妻二百余年，不幸堕崖身死。前岁始访知他转生谢家，因此旧缘不断，时去时回，敢求法师原谅？”说罢，叩头不已。

于冰道：“这洞中还有多少怪物？”猿猴道：“此洞系紫阳真人炼丹之所，真人驾住在福建五峰山。四百年前，见真人在此洞中，小畜跪求度脱。真人道：‘你尘心不断，且又与我无缘，既入此洞，我即将此洞交你收管，你可不时扫除荆棘，勿招异类。’又过百余年，真人同火龙真人复来此洞，坐谈竟日，小畜又跪求二真人度脱。二真人皆大笑。今年正月，紫阳真人复来，小畜亦跪陈前意。真人笑道：‘你近年行为乖戾，非前可比，我教下难容你。’又言：‘洞内丹房中有一小石匣，你可用心看守，等候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到来，将此匣交与他。他若肯收你，你就与他

做徒弟罢了。”

于冰大喜道：“我就是冷于冰，快去领我一看。”猿猴领入洞来，见前洞有大院一处，内多异树奇葩；正中大白石堂一座，上镌“玉屋洞”三字。猿猴又领到洞正面，也有小石堂一座，摆着石桌、石椅、石床，两旁即是丹房，内贮鼎炉盆罐等物。猿猴于西丹房内取出石匣，双手捧献。于冰见四面无一点缝隙，正欲讯问，那猿猴从石炉内取出一封书来，上写“紫阳封寄冷于冰”。拆开一看，上写道：

神书遥寄冷于冰，为是东华一脉情。

藉此济人兼利物，慎藏休做等闲经。

下写着开匣咒。

于冰将石匣捧至石堂桌上，大拜了四拜，依真人符咒作用，石匣自开。内有一寸多厚、六寸长书一本，通是朱书蝇头小字，名为《宝篆天章》。篇篇俱是符咒，下详注用法。于冰看毕，归放匣内，坐在正面石床上。猿猴跪禀道：“紫阳真人已许小畜做法师门徒，今法师到此，即系天缘，恳求收录。”说罢，叩头不已。于冰道：“真人既有法旨，我即收你为徒。此洞清洁幽秀，堪可练习神书。我从今即不吃烟火食水，每天要你献果物一次，供我日用。更要遵吾法度，速斩淫根，永归正道，一二年后，我授你养神御气口诀。纵不名登仙篆，亦可以永保身躯，免失足于意外。”猿猴一一恭听，拜了于冰四大拜。于冰与他起一名，叫猿不邪，亦以谢女事为鉴戒意也。此后通以师傅弟子相呼。

于冰又问紫阳真人出处，并火龙真人来时如何谈论，猿不邪将前事详细说知。冷于冰道：“此洞原乃当日吾师伯烧丹炼性之所也，吾何幸至此！”复将石匣打开，从首至尾，披阅一遍，于

是将道中有道、法外无法又叮嘱一番。猿不邪闻之，不胜喜悦。正是：

石匣藏深洞，多年守老猿。

今朝师弟遇，天早定前缘。

第十二回 韩铁头大闹泰安州 连城璧被擒山神庙

词曰：

欲救胞兄出彀，请得绿林相候。打开牢狱凭诸友，困聚玉峰山口。官军奋勇同争斗，擒寇首。一番快事化乌有，深悔当时迟走。

右调《秋蕊香》

前回言冷于冰在玉屋洞修炼，这话不表。且说连城璧自冷于冰去后，又隔了三年有余，思念他胞兄国玺，潜身到陕西、宁夏探望。谁想他哥哥又出外干旧生活去了，止见了他嫂子陈氏，备细道别后原由，并说安家在山西河曲县范村居住，侄子儿子各定了婚姻，到十五岁时一同娶亲。陈氏听了，方大放怀抱。城璧也不敢出门，住了五六天，趁昏夜出城，复回范村，度清闲日月。

又经了七个年头，那年六月初间，城璧又要偷行去看他哥哥——喜得他儿子侄儿各早完了姻事，俱皆生了儿女，急欲见他哥哥说知，着他放心欢喜。因此安顿了家事，骑了一匹马，带随身行李。刚到了平阳府地界，见一座大饭馆，便下马打午尖。只见饭馆内跑出个人来，把城璧双手一抱。城璧看见他，大吃一惊。那人道：“二哥，这十来年在那里？怎么连面也不见？问令兄，他愁苦的了不得，也说不知去向，真令我们想杀。”

原来此人姓梁名孚，绰号叫千里驹，他也是连城璧兄弟们的党羽。因他一昼夜能走三百余里，故有此名。城璧只得周旋慰问，

心里却大是不快，深憾怎么便遇着他。只得假说道：“年来在京中，被一事弄坏，充发在山海关，今年方得脱身。”千里驹道：“今往那里去？”城璧道：“要在这左近寻一朋友。”千里驹道：“难道倒不看望令兄去么？”城璧道：“我也打算要去，只是心上还未定。”千里驹道：“此处非讲话之所，馆内有一小院子，倒也僻净，你我同去何如？”城璧只得应道：“好。”

两人到小院内坐下，千里驹着走堂的取上好酒菜来。城璧问道：“老弟到这平阳地方有何事？可曾见家兄么？”千里驹道：“你我吃了饭说，我饿的狠。”说罢，又大声喊叫走堂的：“快将上好酒菜拿来，不拘数目，只要好吃。”走堂的连声答应。顷刻，荤的素的摆满了一桌。两人各用大碗吃酒，大块吃肉，一会儿即吃完。走堂的收去盘碗，连忙送上茶来。

城璧道：“老弟端的有何事到此？”千里驹道：“我是寻西安张铁棍、宜川陈守礼、米脂马武金刚、西凉李启元这几个人，只有陈守礼未曾寻着。”城璧笑道：“老弟平素何不去寻家兄，跑这许多路怎么？”千里驹道：“令兄么……”说着又笑了一笑。城璧道：“家兄怎么？”千里驹道：“他如今还得寻人哩！”城璧惊问道：“他如今寻人怎么？”千里驹道：“令兄有事了。”城璧惊道：“老弟，快说！快说！”那里还坐的住。千里驹道：“令兄三十年来，总都相交的是些斩头沥血的汉子，二哥也都知道，因此这许多年屡有风波，都无干连。去年八月，令兄又相与两个新朋友，一个叫邓华，一个叫方大鳌，俱是河南人。令兄爱他二人武艺好，就收在伙内，同他做了几件事。今年二月，在山东泰安州，明火劫了关外当铺，四月间即被拿获。同事的吴九瞎、胡邦彦在州府各挨了三四夹棍，并未攀拉一人；惟有他两个是一对软货，只一夹

棍，将历来同事诸人，都尽行说出，且说令兄是窝主，为群盗首领。泰安州密禀各上宪，山东巡抚移文陕西巡抚，委了两个武官至宁夏缉访。谁想令兄正在家中，那两个武官知会了地方文武，带领官兵，将令兄拿住，解送山东。令嫂本日即自缢身死，山东巡抚又发交泰安州研讯，前后夹了七八夹棍，并未攀出一人，案案皆独自承认。刻下是韩八铁头、王振武二人为首，已约会下三十多个朋友，都潜伏在泰安山内，又着我同胡小五、刘家骥分路去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等省请旧日朋友，约定七月初一日劫牢反狱。我所以才到这山西地方。”

城璧听了，只吓的惊魂千里，雨汗通流，将桌子一拍道：“我原就知有今日！”又问道：“老弟到山西，可寻着他们一个没有？”千里驹道：“怎么没有，那张铁棍、马武金刚甚是义气，一闻此信，就招聚了七人个朋友，星夜先往山东去了。只有陈守礼在和顺地方，我去访他，他又不在，我恐误事，只得回来。又闻的山东巡抚题请即行正法，未知这话真假？”城璧道：“为家兄事，多累老弟跋涉。此事迟不得了，我们可速走泰安，共商救法。”说罢，千里驹算还饭账，两人连夜奔往山东来。

跑了数日，即到泰安山中，寻到杜家谷玉女峰下，原来众人在一大石堂内停留。城璧逢人叩头，哭谢不已。为首的韩八铁头道：“二哥你与我们同事少，令兄大哥和我们是生死弟兄，你就不来，我们也要舍命救他；就是众弟兄，若无肝胆，也断断不来在这石堂内住着，何用你逢人叩谢？”马武金刚道：“连二弟不必悲伤，流那无益的眼泪。若是救不出令兄，大家同死在一处。最妙你来的不迟不早，正是时候。我们已定在七月初一日，到泰安行事，今屈指只有七日了。刘家骥去约陕西朋友，至今未回。

刻下河南、山东、山西诸友俱到，可将救连大哥的法子，此刻就请韩王二位老哥分派了罢，省得临期打算。就是连二哥听了，他也好放心。”李启元道：“马大哥说得极是。就请二位发令，我们遵行。”韩八铁头让王振武。振武道：“韩大哥也是这样不爽快！分派了就是，各人也好留心。”铁头向众人拱手道：“我就乱来了。”众人齐应道：“听候指挥！”

铁头道：“连大哥、胡邦彦、吴九瞎他三人腿俱夹折，不能行动，今烦千里驹、钱刚、赵胜三位兄弟，见监门打开时，背负他三人出监。”王振武道：“这三位年小善走，去得，去得！”李启元道：“还有邓华、方大鳌二人，那个背负他？”铁头大笑道：“那样软骨头的东西，我们一入监，就先将他砍了祭刀。背负他出来，还叫他各案攀人么？”众人齐声道：“韩大哥说的是。”铁头又道：“连二哥、马武大哥马上步下都了得，可率领十个弟兄开路劫牢，以锣鸣为号，一齐杀入州衙。我领十个弟兄同王振武贤弟断后。李启元领四个弟兄，于前后左右保护连大哥三人。张铁棍领众兄弟，在泰安北门外应接。刘寅、冯大刀率领四个弟兄，听第二次锣声响起，即杀守门军士，开放北门。到动手时，各皆挥小旗一面，以便认识。”又向赵胜、钱刚道：“二位去时，可各带锣一面，看我们大众俱到州衙，便敲锣催众同入劫牢。得手后，再敲锣约众同走，共出北门。”又向千里驹道：“老弟即于明日去泰安打听城中动静，我们好作准备。”分派毕，罗列酒肉，与城壁、千里驹接风。

到二十八日，千里驹回来，言城中和素日一样。本日午后，铁头着众人各改换服色，暗藏兵器，装扮士农工商乞丐等类，分先后入城。到初一日四更时分，齐集州衙。先是王振武见同伙俱

到，口内打了声唢呐，赵胜、钱刚两人便敲起锣来。众人有跳墙入去的，有从马号入去的，有撞开角门入去的。泰安监中，有这等重犯，非无更夫夜役丁壮巡查。要知这些人都是要命的，强盗是个个不要命的，被连城璧和马武金刚只打翻了两三个，便都四下藏躲去了。众人发声喊，触开监门，点起亮子，先将三人刑具打落，千里驹背负了连国玺，钱刚背负了吴九瞎，赵胜背负了胡邦彦，韩八铁头杀了邓华、方大鳌，发声喊出了州监。那些狱卒牢头见将大盗劫去，大家倒放了心。

知州在内署，听的外面有喊杀之声，情知有变，吩咐快守护宅门并各处便路。众贼走后，听得外面没一点声息，然后才敢偷开宅门，放人出去查问。随遣人知会本城武官。

再说韩八铁头等出了州监，齐奔北门。赵胜、钱刚一边背负人走，一边又连连敲起锣来。刘寅、冯大刀听的第二次锣响，知道大众得手，急率四贼砍开城门门锁，却好不见一个人来。众人出了城门，张铁棍等接应上山。

到五更，本城大小文武会在一处，知州和守备商酌了好半晌，到天大明，然后点集兵丁捕役追赶。众贼已走了二十余里，团聚在一山坡下暂歇。连城璧抱住国玺大哭，国玺等叩谢大众。李启元道：“此地非久停之所，倘有追兵，又费身力，不如大家到玉峰再商。”王振武道：“泰安那些军弁，各顾身家，量非我等对手。若不与他个利害，他必步步跟随，反坏了我们的事。可分六个弟兄背负他三人先行，我与韩大哥、连二哥率同众弟兄等候官军。”众人道：“此话甚是。”千里驹等仍背负了连国玺等，先行走去。

至早饭后，泰安守备同吏目、千把，领兵丁捕役约五百余人

赶来，见众贼都在山坡上坐着，众兵丁捕役皆心惊胆战。守备不敢向前，喝令众兵役同千把杀去。众兵丁役彼此相顾，守备厉声催逼。内中有一二十个胆大的，奋勇向前跑去，见众人都不相随，又复站住。众贼看了大笑。守备又喝令放箭。只射出两三枝去，连城璧等早到，刀棍乱下，砍翻了二三十人。众官军没命的飞跑，守备和吏目预先策马奔回。众贼喊声如雷，一齐追赶，直赶了数里，又伤了好些人，方各回旧路，齐奔玉女峰来。

知州等至午间，方知兵败，恐上司见罪，与守备相商，捏报：“本年月日四鼓，有大寇四五百人越城入州监，劫去大盗连国玺、胡邦彦、吴九瞎等三人，监中余犯俱未走脱。守备同满城吏目、千把等各率兵丁捕役交战，带伤者甚多。贼兵出城，且战且走，赶至泰安山坡下，杀大盗邓华，夺回大盗方大鳌，即在军前斩首。缘彼时山上又出接应群贼，致令军役殒命者二十余人。事关叛逆，理合飞行禀报”等语。文武两处，各分头差人去讫。沂州总兵接了这样警报，片刻不敢耽延，急令中营参守等官，带步兵一千五百，合同泰安营军弁，星夜追赶会剿。

且说韩八铁头等杀败官兵，齐奔玉女峰那条大路。起初未救连国玺等之前，还是藏头曳尾，今既杀败官兵，各胆大起来。做强盗的人，有甚么正经，一路逢着山庄野市，不论银钱骡马、猪牛鸡鸭等类，遇着便抢，不与他便杀，直到玉女峰下，团聚着大饮大嚼，笑说劫牢并文武官笑话。李启元和连城璧、韩八铁头三人屡言怕官军跟寻，宜速走远地为是。众贼听了，反大笑其懦弱。直混闹到三日，才离了玉女峰。

连国玺、吴九瞎等各骑了骡马，扶掖而行，到难走处，仍是千里驹等背负。要沿山寻个极险峻的地方，招聚天下同类，做些

事业。至七月初六日，沂州官军同泰安营弁，于路跟寻了来，见群贼这日在一岭头上几株大树阴下高歌畅饮。官军报知参将等官，传齐军士，分一半攀藤附葛，远远的绕到岭后，一半埋伏在岭前，听候号令。众贼起先也有看见树林密处影影绰绰有人行走，只因闹酒，便认为樵采之人，不以为意。到后来醉眼模糊，越发不暇理论。

正在高呼欢笑间，猛听的岭后一声大炮，又听得岭前也是一声大炮，被这两声炮震的群贼各惊慌起来，一齐站起，四下观望，方看见岭前岭后，高高下下尽是官兵，已一步步围绕着，向岭上走来。王振武道：“我看官军不下二千来人，若分四面冲杀，诚恐寡不敌众，不如大家一涌下去，杀他四五十个，官兵可不战而退。只是这连大哥三人不能行走，该如何处？”张铁棍道：“仍着千里驹等三人背负。他三人在中间，也着他拿上兵器，两腿虽不能动，两手还是作家，我们在周围保护。若得走脱，也不枉救他三人一番。”众人道：“说的是。”韩八铁头道：“迟不得了，岭后兵还少些，都快快随我来！”

众贼一声发喊，刚跑到半岭，官军箭如骤雨，早射倒马武金刚和李启元三四个，众贼又复跑回。千里驹等将连国玺三人仍放在岭上。韩八铁头乱嚷道：“坏了，坏了！”不住的用眼看连国玺。国玺已明其意，反哈哈大笑起来，将城璧叫至面前，说道：“我死，分所应该，你又来做甚么？我从十八九岁，即夺人财，伤人命，我若得个好死，天道安在？刻下官军势重，断难瓦全。你若有命杀出，可速归范村搬取家小，另寻一幽僻去处居住，免人物色。若死于此地，亦付之无可如何！”说着，用手向西南指道：“官军都上岭了！”城璧回头一看，国玺已自刎在一旁，喉下血喷

如注。城壁扰尸大痛，众人无不叹悼，亦有放声大哭者。胡邦彦用手把吴九瞎一推：“你看见么？连大哥死的好不可怜！因你我这两块臭肉，做众弟兄之累！”说着，也向项下一刀。吴九瞎大笑道：“你两个慢些去，等我等。”也一刀自抹在一边。

韩铁头喊叫道：“我等不能彀出围，为保护连大哥，不敢奋勇向前。今他三人俱死，我们可共寻生路。”又向城壁道：“哭亦何益！你们再跟我从岭后冲杀下去。”说罢，一手拿刀，一手拿了一块毡子当箭。众人亦各取被褥遮护，蜂拥而下。连城壁痛惜他哥哥惨死，愤无可泄，提两条铁铜，首先冲杀下岭，止左臂上中了一箭，急忙拔去，吼一声，杀入官军队中，所到皆纷纷倒退。韩铁头等后面跟随。岭前官军见众贼从西北下去，又听得岭后喊杀连天，一个个都从东南上岭往下冲杀，俱到岭下，将众贼围裹在中间。参将站立在岭头上。用旗指挥着众军用力。

战了有一个时辰，众贼虽勇，却止三四十人，除箭射倒外，此刻又伤了八九个，兼之酒后，未免夺力。况此番官兵皆沂州总兵久练之卒。非泰安军弁可比，连本州捕役丁壮，不下一千七八百人，止存有二十余贼，如何对敌。杀出重围架山逃走的，只有王振武、连城壁、韩八铁头三人。其余杀死生擒，俱未脱网。

王振武等三人爬了四个山头，见无追兵，向城壁道：“我等从龙潭虎穴逃得生命，若再被擒获，何以见天下朋友！依我愚见，三人各自分路，走脱了便是造化。”韩铁头道：“这断使不得。”我料官军安肯轻放，定必在满山找寻。设或相遇，其势愈孤，不如死在一处为是。”又用手指道：“你看对山并无樵径，此人迹不到之处，我三人可奔那里，再做策夺。

于是穿林拔草，又走了二十余里。城壁道：“官军断无人到

此。日已衔山，须寻一妥地过夜，庶免饱虎豹之腹。”王振武笑道：“便有狮子来，我们那一个还打不退他？”铁头道：“那东南上有个小屋儿，那边便可过宿。”三人走至屋前，原来是一间山神庙，大敞着，也没个门儿。三人坐在里面，各肚中饥饿起来。乱了一会，也就罢了。战乏了的人，又爬了许多山路，放倒头便睡。到起更后，梦魂中一声喊起，各睁眼看时，已被众军用挠钩搭住，拉出庙外捆绑了。三人面面相觑，各没得说。

一路解至州衙，到死囚牢内，见冯大刀、李启元、张铁棍、千里驹、马武金刚五人。城璧道：“为家兄一人，累及四五十兄弟性命，真是罪过！”马武金刚笑道：“休如此说，任凭他碎尸万段罢了。只是你三个既已杀出重围，如何又被拿住？”王振武笑道：“皆因我们在山神庙中睡熟，误遭毒手。”不言众贼叙谈。

再说知州连夜款待参将等酒席，并犒劳众军，天明打发回镇。又与守备相商，各申文报捷于各文武上宪。

第二日，将铁头、城璧等提出监来，百般拷掠，教招供各党羽巢穴，并叛逆情状，以实前言。八人忍痛，各无一言。夹打到极处，反骂起来。知州审了三四次，各无一句口供，只得写禀请示。巡抚火牌下来，着泰安文武官多带军役，押解各犯赴省亲审。知州同守备亲自解送。巡抚审了一次，见铁头等语言刚硬，心中大怒，要照叛逆例，不分首从治罪。他里面有个管总的幕宾，再三开解，将韩八铁头、连城璧定拟为首，请旨立决；王振武、马武金刚为从，立绞；冯大刀、张铁棍、李启元、千里驹四人各充配远恶州郡。仍发回泰安，听候行刑日期，以便发落。正是：

一饭闻惊信，拚生入彀中。

遭擒拟斩后，无计出樊笼。

第十三回 救难友州官遭戏谑 医刑伤城壁走天涯

词曰：

官军解役人多少，邂逅相逢好。聊施道术救英雄，一任鬼神相似道途中。邀他古寺话离别，哭诉无休歇。问君还有几多愁，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右调《虞美人》

且说冷于冰在玉屋洞修练习神书，断绝烟火，日食草木之物。二年后须发绀碧，遍身长出白毛；六年后尽行脱落，仍复故形，但觉容颜转少，不过象二十七八岁人，抑且双瞳炯炯，昏黑之际可鉴百步。历了十个年头，虽无摘星换斗、入石穿金的大术，若呼风唤雨，召将拘神，以及移身替代、五行遁法，无不精通，皆《宝篆天章》之力也。猿不邪得于冰御气口诀，修炼的皮毛纯白。那日，在山上采了几个异样果子，要孝敬于冰，远远看见紫阳真人同火龙真人缓步而来，飞忙的跑入洞中，报与于冰。于冰整衣到洞外跪接。

少顷，二仙到了洞门。于冰道：“不知二位祖师驾临，未获泥首远接，祈恕愚昧。”白面者道：“汝弟子骨气已有五分，何入道之速邪？”赤面者道：“眼前似好，不知将来何如？”二仙相让入洞，于冰后随。

二仙分左右坐下，于冰正欲叩谢，只见赤面者道：“此汝师伯紫阳真人也，与我同为东华帝君门人。”于冰向前叩拜，紫阳

亦起立。火龙又令再拜谢赐书之恩，于冰又拜。真人道：“儿童嬉戏之物，何以谢为？”于冰拜罢，又拜了火龙真人四拜。火龙命起一旁。猿不邪也叩拜二仙。火龙向于冰道：“你毫末道行，即收异类门徒，殊属轻率。”紫阳道：“你当日收桃仙客，岂尽得道之时耶？渊源一脉，正是师作弟述。”火龙大笑。紫阳向于冰道：“修仙之道，宜速斩三尸。三尸不斩，终不能三化聚顶，五气朝元，地仙可望，天仙不可得矣。故境杀心则凡，心杀境则仙；当于净处炼气，闹处炼神。”于冰唯唯。火龙道：“你出家能有几日，前后得许多异数，此皆修行人二三百年来不轻遇者。皆因汝立志真诚，纯一不已，方能得此。我与你师伯去后，你即随便下山，周行天下，广积阴功。若能渡脱有缘之客同归仙界，更是莫大功行。‘法术’二字，当于万不得已时用之，断断不可频试，与世人较论高深；必须诚敬如一，始终弗懈方好。我于你有厚望焉！”说罢，二仙齐起，于冰与猿不邪跪送洞外，直待云行天际，于看不见时方才起来。

入洞坐下，细想道：“祖师教我广积阴功，周行天下，我该从那个地方周行起？”猛想起，当年到山西，遇一连城壁，虽系侠客，却存心光明磊落，我爱其人。承他赠送我衣服盘费，心意极其诚切，屈指整十个年头。我在这玉屋洞修炼，家间妻子未尝不思及，然随起随灭，毫无萦结，惟于他倒不能释然。我如今遵师命要下山，却心无定向，何不到范村一行？但他十数年，生死迁移均未敢定。自柳家社收伏二鬼，从未一用，何不差他先去打探一番。他若在家，便去与他一会，就近游游山西五台，完我昔年志愿，再周行天下未晚。想罢，将葫芦取出，拔去塞儿，叫道：“超尘、逐电何在？”只见葫芦内起一股黑烟，烟尽处，二鬼站在

面前。于冰道：“我自收伏你们以来，十年未尝一用，究不知你们办事何如？今各与你们符箓一道，仗此可白昼往来人世，不畏惧太阳。此刻速去山西河曲县范村，查访连城璧生死存亡。我再与你们说知，他即改名易姓之张仲彦也，查访他在家没有，禀我知道。”

二鬼领命，御风而去。至第三日午间，二鬼回来禀覆道：“小鬼等奉命，先到河曲县范村，察知连城璧即张仲彦。问他家中井灶诸神，于今岁六月初，去陕西、宁夏探望他哥哥连国玺。小鬼等便去宁夏，问彼处土谷诸神，言三四月前，连国玺因盗案事发，被地方官拿送山东泰安州，不知作何归结。小鬼等到泰安，始察知他弟兄二人前后事迹。”遂详详细细向于冰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连城璧等巡抚审后，仍令解回泰安州，前日已从省起身，今日大约还在路上行走。”于冰将二鬼收入葫芦内，叹息道：“连城璧虽出身强盗，他肯隐居范村，尚不失为改过知机之人，只可惜被他哥哥连累，今拚命救兄，也还是义不容辞的事，并非去做强盗可比。我若不救，城璧休矣！”于是将猿不邪叫至面前，吩咐道：“我此刻即下山，三五年或十数年回来，我也不能自定。洞内有紫阳真人《宝箓天章》一书，非同儿戏，吾虽用符咒封锁在丹房，诚恐山精野怪，或明夺暗取，你无力对敌，今授你吸风吹火之法，妖魔逢之，立成灰烬。你再用本身三昧真火一炼，久暂皆可随意应用。再授你指挥定身法并借物替身法。你有此三法，保身降魔有余也。是你在我跟前投托一场，以酬你十年采办食物，昼夜勤苦之劳。你若仗吾法混行人间，吾惟以雷火追你性命。”猿不邪大喜道：“弟子承师尊大恩收录，不以畜类鄙薄，已属过望。今又蒙赏赐仙法，何敢片刻出离洞府，自取灭亡。”于

冰一一传授口诀，并以手书符指法。不邪顿首拜受。

于冰又道：“嗣后若差二鬼回洞，你切莫视为怪物，擅用神火，他们经当不起。”不邪道：“弟子从未与二鬼识面，须一见方好。”于冰从葫芦内叫出二鬼，二鬼现形。不邪见其形貌凶恶，亦少有畏缩之意。于冰道：“尔等从今识认，日后亦好往来。”说罢，收了二鬼，走出洞来。不邪也学于冰送火龙真人样子，跪送洞外。

于冰将脚一顿，顷间遍身风云，飞腾虚渺，不过半个时辰，早到山东地界。拨云下视，见济南道上有一队人马，约二三百人。再一细看，隐隐绰绰似有几辆车儿，在众人中间行走。于冰道：“是矣。”将云光落下，缓步迎了上去。

少刻，见十数队马兵，腰悬弓矢，一个武官领着开路，从面前过去。又待一会，见有一百六七十步兵，各带兵器，围绕着两辆车儿行走，车儿内有七八个蓬头垢面之人。于冰等他走到切近，高声说道：“将车儿站住，我要说话。”只这一句，两辆车儿和钉定住的一般，车夫将骡马乱打，半步亦不能挪移。众兵丁深为怪异，随问道：“适才可是你这秀才要和我们说话么？”于冰道：“我要和连城璧说话。”众兵道：“连城璧是劫牢反狱，拒敌官军问斩决的重犯，你与他说话，自然是他的党羽了。”于冰道：“我虽非他的党羽，却和他是最厚的朋友。”众兵大噪道：“不消说了，这一定是他们的军师。”随即就有七八个上来擒他。于冰用手一指，众兵倒退了几步，各跌倒在地，皆爬不起来。众兵越大噪不已，又上来二三十个，也是如此。众兵见此光景，分头去报守备、知州。

知州从后面赶来看视。于冰见轿内坐着个官儿，年纪不过三十上下，跟着许多军牢衙役。但见：

头戴乌纱帽，脚踏粉底皂。袍绣白鹇飞，带露金花造。须长略似胡，面麻微带俏。斜插两眉黑，突兀双睛暴。书吏奉拜匣，长随跟着轿。撑起三檐伞，摆开红黑帽。敲响步兵锣，喝动长声道。铁绳夜役拿，坐褥门子抱。有钱便生欢，无银即发躁。官场称为大老爷，百姓只叫活强盗。

只见那知州在轿内坐着，不住的摇头晃脑，弄眼提眉。于冰心里想道：“看他这轻浮样子，也不象个民之父母。”知州到了面前，几个兵丁指着于冰说道：“就是这秀才作怪。”那知州先把于冰上下一看，口里拿捏着京腔问道：“你是个什么人儿，敢在本州治下卖弄邪法？你这混帐猴儿，慢忽到那个分儿上去了！”于冰听他口音，是个直隶河间府人，便笑向轿内举手道：“老乡亲请了！”那知州大怒，喝令“锁起来！”众衙役却待上前，于冰用手向轿内一招，那知州便从轿内头朝下跌出，把个纱帽触为两半，头发分披面上，口中乱嚷：“反了！”又骂众衙役不肯拿人。众役一边搀扶他，一边来拿于冰。于冰向众人唾了一口，个个睁着两眼，和木雕泥塑的一般。又将众书役兵丁指了几指，便颠三倒四，皆横卧在官路上。

于冰走至囚车前，问道：“城璧贤弟在么？”城璧在囚车内，听的明白，看了多时，早已认的是于冰，连忙应道：“小弟在此。”于冰将他扶下车儿。见他带着手肘脚绊，用袍袖一拂，尽皆脱落在地，韩八铁头各大喜。于冰见他两腿膀肿，不能步履，用左手轻轻提起，揽在腋下，行动如飞，片刻就走了十二三里，到一破庙殿中放下，面朝庙外将剑诀一煞，那些兵丁衙役人等，一个个陆续爬起，又乱嚷闹起来。

于冰回身与城璧对面坐下。城璧先与于冰磕了几个头，放声

大哭道：“弟今日莫非已死，与大哥幽冥相会么？”于冰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何为幽冥？”城壁却要诉说原由，于冰道：“贤弟事，我已尽知，无庸细说。”城壁道：“一别十年，大哥即是如此神通，非成了真仙，焉能诸事预知！”于冰将别后事，亦略言大概。城壁道：“天眷劳人，也不枉大哥抛妻弃子一番。”说罢叩头不已。于冰道：“贤弟不必如此，有话只管相商。”城壁道：“弟同事之王振武、韩铁头等七人，俱系因救家兄陷于罗网；弟脱离虎口，怎忍使众友遭殃！仰恳大哥大发天地慈悲，也救渡救渡罢！”于冰大笑道：“贤弟，你休怪这语言干犯你，你听我说。韩铁头等自少壮以至老大，劫大财，伤人命，破人家，心同叛逆，目无王法。我遇此辈，正该替天行道，为国家除害，个个斩决才是，怎么你反叫我救起他们来？就是我今日救你，也是藐法欺公，背反朝廷的事。皆因你身在盗中即能改过回头，于数年前避居范村；这番劫牢反狱，是迫于救你之兄，并非你又蹈前辙，情有可原，故相救也。”城壁听了，一句没得回答。

于冰又道：“贤弟如今还是回范村，或别有去向？都交在愚兄身上。”城壁长叹道：“弟系已死再生之人，今蒙大哥救援，又可多活几日；此后身家均付之行云流水。只求大哥念昔日盟情，不加摈斥，弟得朝夕伺候左右，便是我终身道路，终身结局。设有差委，虽赴汤蹈火，亦所甘心。”说罢，叩头有声，泪随言下。

于冰道：“出家二字谈何容易？若象世俗僧道出家，不耕不织，假借神佛度日，受十方之供献，取自来之银钱，则人人皆可出家矣。依愚兄看来，贤弟还该回范村养育妻子，教训二侄成人。纵文武衙门遍寻缉捕，也未必便寻到那个地方。”城壁道：“大哥意见，我已明白了，不是为我出身贼盗，便是为我心意不坚。”于

冰道：“我若因‘贼盗’二字鄙薄你，我还救你怎么？倒是怕贤弟心意不坚是实。今贤弟既愿出家，不但大酒大肉一点咀嚼不得，就是草根树皮，还有缺乏时候。”城璧道：“弟作恶多端，只愿今生今世得保首领，不但酒肉不吃，茶水亦觉过分，尚敢纵饮畅啖，自薄衣禄！若怕我心意不坚，请往日后看，方信愚弟为人。”

于冰道：“据贤弟话，这范村目下且不去。”城璧道：“宁死绝域，誓不回乡。”于冰道：“这也随你。我十年来仗火龙真人易骨一丹，方敢在湖广衡山玉屋洞修炼。此山居五岳之一，风极猛烈，你血肉身躯，不但冬月，即暑月亦不能耐那样风寒。贤弟可有知心知己的朋友亲戚家，且潜藏二三年，日日蔬食淡菜，先换一换油腻肠胃，我好传你修养功夫。”

城璧道：“此番大闹泰安，定必画影图形严拿。我辈知心知己的人，除非在强盗家。我既已出家，安可再与此类交接！只有一个人是我母舅金荣之子，名叫金不换，他住在直隶广平府鸡泽县赵家堡外，我与他是至亲，或者可以安身。”于冰道：“他为人何如？”城璧道：“他当日原是宁夏人，自家母过门后，我母舅方知我父做强盗，惟恐干连了他，于嘉靖十七年搬移在鸡泽县。我记的嘉靖二十一年，我哥哥曾差人寄银四百两，我母舅家最贫寒，彼时将原银发回不受。后听的我母舅夫妻相继病故，我哥哥差人寄银三百两，帮表弟金不换办理丧葬事，不意他也不受，将原银付回。闻他近年在赵村与一财主家开设当铺，只除非投奔他，但从未见面，还不知他收留不收留？”于冰道：“他为什么叫这样名字？”城璧道：“这也有个原故。我少时常听我亡母说，我母舅一贫如洗，生下我表弟时，同巷内有个邻居，颇可以过得日月，只是年老无儿，曾出十两银子要买我表弟去做后嗣。我母舅

说，不但十两银子，便是十两金子也不肯。谁想那邻居甚是爱我表弟，将家中私囊，竟倒换了十两金子，仍要买我表弟。我母舅只是不肯，因此叫做金不换。”于冰听了，笑道：“我与你同去走遭，若不收，再做裁处。”城壁道：“弟浑身无一块好肉，兼之两腿夹伤，如何去得？”于冰道：“容易之至。”

说着站起，将袍子脱下来，向地下一铺，又取出白银五两，放在袍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：“到！”没有半个时辰，见袍子高起，用手揭起一看，银子没有，却有水一盆，帽一顶、大小衬衣二件，布袍一件、裤一条、鞋袜各一双，外有梳篦二件，素点四十个，俱在地下。城壁深以为奇。于冰着城壁将浑身破衣尽去，用手向盆内掬水含在口中，在城壁周身上下喷喂，水到处其伤立愈，与好肉一般。城壁觉的通体松快，如释泰山，随即站起，如素日一样，急穿戴衣服鞋袜，爬倒又与于冰叩头，于冰亦连忙跪扶。又着他借盆中水梳洗了头面，两人复对坐。

城壁将点心吃完，问于冰道：“适才诸物，定是搬运法了。那袍下几两银子，可是点石成金变化出来的么？”于冰道：“是我前十年未用尽之物，有何变化？因不肯白取人衣物，送去作价耳。你说点石成金，大是难事，必须内外丹成，方能有济，究亦损德误人。昔云房初度吕纯阳时，授以点石成金之术，止用炉中烧炼黄土一撮，便可点石为金，千百万两皆能立致。纯阳曰：‘此石即可成金矣，未知将来还原否？’云房曰：‘五百年后还原。’纯阳曰：‘审如是，岂不害五百年以后之人？’云房大喜，曰：‘我未思及于此。’只此一念，已足抵百千万年功行。大抵神仙点者，五百年后还原；术士点者，二三年后还原；还有一种做假银人，或百日还原，或五月还原。欺人利己，破露，必为王章重治；纵

不破露，必受天诛。”城璧听了，通身汗下，道：“弟做强盗，跟随我哥哥也不知屈害了多少人！他今自刎，尸骸暴露。弟五刑俱备，苟且得生。而韩铁头等因弟漏网，又必百般拷掠，向他们追问救弟之人，皆现报也。弟今后也不敢望多活年月，只凭此一点悔罪之心，或可少减一二也罢了。”于冰点头道：“只要你时存此心，自有好报于你。此地去鸡泽千里还多，若日日同你早行夜往，须走数天。”随令城璧将鞋袜脱下，于两腿各画符一道，笑说：“此亦可以日行七百里，不过两天可到矣。”说毕，两人齐出庙来，向直隶大路行走。正是：

玉洞遵师命，云行至泰安。

金兰情义重，相伴走三韩。

第十四回 金不换扫榻留城壁 冷于冰回乡探妻儿

词曰：

《诗》歌求友，《易》载同人。矧己亲谊重，理合恤患难，下榻留宾。

自从分袂后，山岛寄闲身。纵修行，宁废天伦！探妻子，红尘债了，依旧入仙津。

右调《拾翠翘》

话说冷于冰与连城璧医好刑伤，问明金不换居址，两人出的庙门。城璧腿上有冷于冰画的符篆，步履如风行电驰一般，那里用十天半月，只走了三天，便到鸡泽县。向赵家堡逢人问金不换，有人说道：“他在堡东五里外，有一赵家涧儿，不过数家人居住，一问便知。”两人又寻至赵家涧，问明住处，先着城璧去相见，道达来意，于冰在百十步外等候回音。好半晌，城璧和一人走来，但见：

面皮黑而瘦，身材小而秀。鼻孔掀而露，耳轮大而厚。两眉短而绉，双眼圆而溜。口唇红而肉，牙齿疏而透。手脚轻而骤，气色仁而寿。

于冰看罢，也不好迎了上去。只听那人问城璧道：“此位就是冷先生么？”城璧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跑至于冰面前，深深一揖，于冰急忙还礼。那人道：“在下就是金不换。适才家二表兄说先生救难扶危，有通天彻地手段。今承下顾，叨光的了不得。”于

冰道：“令表兄盛称老兄正直光明，弟方敢涉远投刺。”说罢，三人同行，到门前相让而入。

于冰看去，见正面土房三间，东厦房一间，周围俱是土墙，院子倒还阔大，只是房子甚少。院内也种着些花草，已开得七零八落。金不换让于冰到西面房内，叩拜就坐。于冰再一看，见炕上只有一领席子，一副田布被褥，一张小炕桌，还有几件盘碗盆罐之类。不换道：“先生是高人，到我这小人家的，连个可坐处也没有，大失敬意。”于冰道：“朴素足见清雅。”少刻，走入一个穿短袄的后生，两手拿着两碗茶来。不换先让于冰，于冰道：“弟不吃烟火食物已数年了。”城璧道：“我替代劳罢。”说罢，与不换分用。于冰道：“日前令表兄说，尊翁令堂已病故，嫂夫人祈代为请候。”不换道：“贱内去年夏间亡过了。”城璧又将于冰始末并自己事体，详细说了一遍。不换咨嗟叹息，惊服不已。于冰道：“闻老兄开设当铺，此地居住，似离城太远些。”不换道：“我去年就辞了生意，在此和人伙种着几亩地，苟延日月。”

说着，取出二百钱走出去，与穿短袄的后生说话，复入来陪坐。好一会，拿入两小碗肉，两大盘豆腐，一盘子煮鸡蛋，一壶酒，一盘馒头，一盆子米饭。不换笑向于冰道：“家表兄是至亲，我也不怕他笑话，只是待先生不堪的了不得，请将就用些罢。”城璧接说道：“我这位哥哥久绝人间饮食，一路同来，连口水也没见他吃过。我近日又吃了长斋，这两碗肉你用，豆腐我吃。”不换见于冰一物不用，心甚不安，陪城璧吃毕饭。

于冰向城璧道：“借住一二年话，你可向令表弟说过么？”城璧道：“说过了。”金不换道：“弟家贫，苦无好食物待家表兄，小米饭还管的起。若说到住之一字，恨不得同住一百年才好。”晚

间，不换又借了两副布被褥，与城璧伴宿西正房。于冰在东房打坐。次早，不换买了许多梨、枣、桃子、苹果等类，供献于冰。于冰连住五天，日日如此，也止他不得。

于冰见不换虽是个小户人家子弟，颇知敬客道理。一见面，看的有些拘谨；住下来，却是个好说笑、极其活动的人。将城璧劫牢反狱、杀官兵的话细说，他听了毫无悚惧。讲到留城璧久住，又无半点难色，且有欢喜乐留的意思，看来是个有胆气、有点担当的人。抑且待城璧甚厚，心上方放开了七八分。至第七日早间，向城璧、不换道：“此地离成安较近，我去家中探望一回，明日早间即来。”不换道：“这是极该去的。”于冰辞了出来，不换同城璧送至门外。于冰于僻静处，掬了把土望空一撒，借土遁，顷刻到了成安。入西门后，即用袍袖遮了面孔，走到自己门前，见金字牌上写着“翰院先声”四字，旁边是“成安县为中式举人冷逢春立”。看罢笑道：“不意元儿也中了举，真是可喜。”一步步走入大门，只见大章儿从里迈出来，长的满嘴胡须，看见于冰大惊，忙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于冰道：“你是自幼伺候的小厮，连我也认不得了！”大章儿“呵呀”了一声翻身就往里跑，一路大叫大喊入去，说：“当日走了的老主人回来了！”先是柳国宾跑来，见于冰如从天际吊下，连忙爬倒在地下叩头，眼中滴下泪来。于冰见他须发通白，问道：“你是柳国宾么？”国宾道：“小的是。”随即元相公同大小家人，都没命的跑来。元相公跪倒在膝前，眼泪直流，大小家人俱跪在后面。于冰见他儿子也有二十七八岁，不胜今昔之感。于冰吩咐都起来。走至了厅院，见他妻房卜氏已成半老佳人，率领众妇女迎接在阶下，也是双泪直流。于冰大笑道：“一别十六七年，喜得你们还团聚在故土，抑且人丁倍多于

前。好，好！”卜氏悲喜交集，说道：“今日是那一阵怪风，将你刮到此处？”说罢，同于冰到厅房内，对面坐下。

于冰问道：“岳丈岳母可安好么？”卜氏道：“自你去后，只七八年，二位老人家相继去世。”又问道：“怎么不见陆总管？”卜氏道：“陆芳活了八十三岁，你昨年四月间来，他还在哩。”于冰不禁伤感，眼中泪落。只见儿子逢春，同一少年妇人站在一处，与于冰叩拜。于冰问道：“此女子是谁？”卜氏道：“足见是个野脚公公，连儿媳妇也认不得。”夫妻拜了两拜，于冰便止住他们。又领过两个小娃子来，一个有八九岁，一个有六七岁，也七上八下的与于冰叩头。于冰笑问道：“这又是谁？”卜氏用手指着道：“这是你我的大孙儿，那小些的是二孙儿。”于冰哈哈大笑，都叫到面前看了看气骨，向逢春道：“两孙儿皆进士眉目也，汝宜善教育之。”陆续才是家人、小厮、妇女们以次叩头。

于冰见了许多少年男妇，都认识不得，大料皆是众家人仆妇之子孙。再看众老家人内，不见王范、冷尚义二人，问道：“王范、冷尚义何在？”卜氏道：“冷尚义十来年前即死，王范是大前年病故了。”于冰不由的慨叹至再。又猛然想起陆永忠，忙问道：“陆永忠不见，是怎么样了？”卜氏道：“陆芳效力多年，我于七八年前，赏了他二千两银子，乡间住房一处，又与他二顷好地，着他父子夫妻自行过度，不必在此伺候，酬他当年辅助你的好心。唯有陆芳不肯出去，隔两三个月才肯去他家中走走，当日定行回来。不意他只病了半天，仍旧还死在宅中。”于冰不住的点头叫好。“还有一节，我父母死后，我兄弟家无余资，元儿送了他母舅五百两，地一顷五十亩。”于冰又连连点头，道：“你母子两个做的这两件事，皆大合人情天理，非我所及。令弟也该来与

我一见。”卜氏道：“他去广平已六七天了，也只在三天即回。”于冰又问儿媳家父母姓名，方知本城贡生李冲的次女。

又笑问逢春道：“你也中过了？”卜氏道：“你是十九岁中解元，他是二十四岁中八十一名举人，中的虽比你低些，举人还是个真的。”于冰笑道：“他中了，胜我百倍。”又问道：“你们的日月过得怎么说？”卜氏道：“自从我父亲去世，我叫陆芳同柳国宾将城内外各处房子都变卖了，因为讨几个房钱，年年和人闹口角。我将卖了房的七千多两，在广平府立了个杂货店，甚是赚钱，到如今七千两本钱，做成两万有余。若将各铺生理田产合算，足有十二三万家私，比你在时还多有四万余两。”于冰道：“丰衣足食，子女儿孙之乐，要算你是福大了。”卜氏道：“谁叫你不享福来？”于冰道：“百年内之福，我不如你；百年外之福，你与我不啻天渊。”又问道：“姑丈周家并姑母可有音信否？”卜氏道：“我们两家不隔一二年，俱差人探望，二位老长亲甚好，家道越发富足。姑母已生了儿子八九年了。”于冰点头道：“好。”卜氏道：“你也把我盘问尽了，我也问问你。你出外许多年，遇着几百个神仙？如今成了怎么样道果？”于冰道：“也没有什么道果可成，不过经年家登山涉水而已。”卜氏又向于冰道：“你的容貌不但一点不老，且少嫩了许多，我就老的不象样了。”

正言间，只见陆永忠夫妇同两个儿子跑来叩头。于冰道：“你父亲也没了，我方才知，甚是悲悼！你家中度用何如？”永忠道：“小的父子承太爷、太太和大爷恩典，地土、银钱、房屋足有一千四五百两，着实是好光景。”于冰道：“如此我心才快活。”

少刻，请于冰里边吃饭，于冰进里边房内，说道：“家中若

有好果子更好；如无，不拘果乾果仁之类，我还吃些。烟火食我数年来一点不动。”卜氏深为诧异，随吩咐众小厮分头去买，先将家中有的取来。于冰将数年辛苦，亦略说大概。

坐到定更后，于冰见左右无人，向卜氏道：“我且在外边暂歇一宿，过日再陪你罢。”卜氏满面通红，道：“我大儿大女，你就在，我也不要你。”于冰同儿子逢春等坐至二更，方到外边书房内，吩咐柳国宾道：“你们可连夜备办洁净上好菜几桌，我要与先人上坟；与陆芳也做一桌，我也要亲到他坟前走走。还得车子一辆，我坐上，庶免本地亲友物色。”又向逢春道：“可戒谕众家人，不可向外边露我一字。”逢春道：“头前各铺众伙计俱来请安，我妻父李太爷和左近亲友俱来看望，孩儿都打发回去了。”于冰道：“此皆我说的迟了一步，致令家中人传喧出去，也罢了。”又道：“柳国宾居心诚谨，其功可抵陆总管十分之三，你可与你母亲相商，赏银二百两，地一顷，以酬其劳。他年已衰老，不但家中男女，即你亦不可直呼其名，当以老总管称之。大章儿系我做孩童时左右不离之人，即赏银一百两，其余大小男妇，各量为赏赐，也算我回家一番。”说话间，小厮们抱来七八件云锦被褥，于冰立令拿回。小刻，卜氏又领了儿媳和两孙出来，直坐谈到五更方回内院。

第二日早，将身上内外旧衣脱去，换了几件新衣服并头巾鞋袜。上了坟，回到书房，和逢春要来白银二百三十两，又着安放了纸笔，然后将院门关闭，不许闲杂人来往窥视。在里边写两封字，留下一封，仍借土遁去了。

逢春同家中大小男妇，在厅上等候至午间，不见开门。卜氏着将书房门取下，一齐入来，那里有个于冰！只见桌上有一篇字

儿，上写道：

别十有七年，始与尔等一面，骨肉亦大疏阔矣。某山行野宿，屡经怪异，极人世不堪之苦，方获火龙真人垂怜，授以杀生乃生秘诀，将来仙道可望有成。吾儿借祖宗功德，微幸一第，此皆家门意外之荣。永宜诚敬事母，仁慈育下，保守天和。严嵩父子在朝，会试场不可入也。若能泉石终老，更惬吾志；如必交无益之友，贪非分之财，则现在温饱，亦不能久。勉之慎之！两孙儿骨气松秀，稍长，教以义方，勿私禽犊。吾从此永无相见之期，数语告戒，临颖怆然。银二百三十两，带送一友人。示知。

逢春看罢，顿足大哭道：“父亲去矣！”卜氏道：“门子关闭着，我不解他从何处去了？”逢春道：“父亲已通仙术，来去不可测度。”又将书字内话，与卜氏讲解了一遍。卜氏呆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此番妖精鬼怪，连一口茶饭都不吃。我原逆料必有一走，倒想不出又是这样个走法，亦想不到走的如此之速。我儿不必哭他，他当日去后，我们曾到过如今；没有他，倒觉的心上清净。”反乱了一阵。逢春又亲到城外，四下里瞻望了半天，方才回来。正是：

庭前鹤唳缘思海，柱下猿啼为忆山。

莫道于冰骨肉薄，由来仙子破情关。

第十五回 别难友凤岭逢木女 斩妖鼉川江救客商

词曰：

闲云暂栖丹凤岭，看诸怪相争。一妇成功请同行，也叙道中情。

孽鼉吹浪鼓涛声，见舟槎漂零。立拘神将把江清，一剑庆升平。

右调《武陵春》

话说于冰用遁法出了成安，到金不换家叩门。不换见于冰回来，大喜道：“先生真是信人！”城璧也接将出来，让于冰到东正房坐下。城璧道：“大哥探望家乡，老嫂并侄子想皆纳福。”于冰道：“他们倒都安好，家计亦甚充裕，只可惜我一老家人，未得一见！”城璧道：“可是大哥先日说的陆芳去世了么？”于冰道：“正是。”城璧亦甚是叹惜。

于冰道：“贤弟从今年六月出门，恐二侄子见你久不回家，不拘那个去宁夏寻访，倘被衙门中人识破，大有未便。我今午在家中已替你详写家信，言明你弟兄二人事由，已差鬼役送去，明早必有回音。”城璧道：“弟已出家，何暇顾及妻子，随他们去罢了。”于冰道：“似你这样说，我昨日回家真是大坏清规了。吾辈有妻子，贵不萦心；若明知祸患不测，而必使妻子故投死地，不惟于己不可，即待人亦有所不恕。”不换道：“这封书真是要紧之至，但不知先生怎么差鬼送去？”于冰道：“明早便知。”说罢，三人

叙谈至二鼓方歇。

至四鼓时分，鬼役超尘暗禀道：“小鬼奉法旨领移形换景符一道，假变人形，已将书字寄交范村连城璧家，讨有回信在此。”将符与书信交讫，于冰收超尘于葫芦内。次早递于城璧拆开，三人同看。城璧见果是他儿子亲笔，上面有许多凄惨话叮咛嘱咐。他侄儿再三劝城璧偷行回家探望等语。城璧长叹了一声，把一个金不换心服的瞠目咋舌，竟不知于冰是何等人？于冰道：“二侄既知始末，从此自可保全。我此刻即与贤弟别去，三年后来看你。”又向不换深深一揖，道：“令表兄诸凡仰望照拂，弟异日自必报德。”城璧大惊道：“大哥今往何处去？”于冰道：“人间烟火，我焉能日夜消受？”说着，从怀内取出白银二百两，向不换道：“老兄家亦寒素，安可久养长客。此银权作令表兄三年饮饌之费，不收便非好朋友。我就此刻谢别。”不换再三苦留，城璧倒一言不发，惟有神色沮丧而已。

于冰见城璧光景，心上甚难为情，于是扯他到厦房内说道：“贤弟不必惜别，我此去不过二三年，即来看你。日前曾说明，你通是血肉之躯，难以同行。我此时即传你吸气导引之法，果能朝夕奉行，自有妙验。”随将出纳收放始末说与，只未传与口诀，缘心上有一半还信他不过也。城璧一一谨记。于冰出来，向不换拱手道：“千万拜托，弟去了。”不换知不可留，同城璧送于数里之外方回。

于冰心里说道：“闻四川峨眉山胜景极多，我魂梦中都是羡慕；今且偷空去一游，就从那边采访人间病苦，做个积功德的起手，有何不可？”旋即驾云光奔驰，已到峨眉山上，随处赏玩。见山岚叠翠，花木珍奇，两峰突起对峙，绵亘三百余里，宛若蛾眉，

苍老之中，另具一番隐秀，较之西湖娇艳，大不相同。

一日，游到丹凤岭上，见对面一山，嵯峨万丈，势可齐天。岭上有石堂一座，内贮石床、石椅、丹炉、药鼎之类。于冰看天色已交申时初刻，口里说道：“今晚就在此过夜罢。”方才向石床上一坐，只见对面山上夹缝内，陡然走出两个大汉，各身高一丈五六，披发跣足，身穿青衣。两个大汉俱朝西眺望，猛听得一声说道：“至矣，至矣！”其声音阔大，仿佛巨雷。说罢，两个大汉俱入山缝内。少刻，那两个大汉又出来，各手执弓箭，大亦绝伦。一大汉道：“看我先中其腹。”说着，将弓扯满，向西一箭射去。于冰急忙看那箭到处，只见正西山头，有一妇人缓步走来，此箭正中其胸。那妇人将箭拔去，丢在地下，复向东走来。一大汉道：“此非你我所能制服，须报知将军。”只见那两个大汉又入山夹缝内。

须臾，夹缝内出来十五六个大汉，皆身高一丈六七者，齐声向山夹缝内躬身喊叫道：“诸将军出宫御敌！”只见那夹缝内出来一绝大汉子，——即众大汉所谓将军者，身高二丈六七尺，赤发朱衣，两眼比盘子还大，闪闪有光，面若赭血，刚牙锯齿，亦手执弓箭，面向西看望。只见那妇人渐次相近。于冰存神细看，见那妇人翠裙鸳袖，锦衣珠环，容貌极其秀美，乃妇人中之绝色也，从山西款段而至。那将军回顾众大汉道：“看我中其喉！”众大汉齐声道：“共仰将军神箭！”只见那将军拽满大弓，将箭放去，口中说一声：“着！”只见这枝箭响一声，正中在妇人咽喉上，一半在项前，一半透在项后。那妇人若不知者，轻轻将箭抽出掷于地下，又缓缓走来。那将军环顾众大汉道：“此非军师先生不能降服此妇，汝等可快请军师先生来！”

俄顷，军师先生亦从夹缝中走出。于冰见那军师先生，长有六尺，粗也有六尺，头大如轮，目大如盆，口大如锅，面黑如漆，身绿如荷，乍见与一人球相似。只见那军师先生手拿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用剑向地下一指，山溪内大小石块都乱跳起来；又用剑向天上一指，那些大小石块随剑都起在空中；复用剑向那妇人一指，那些大小石块雨点般向妇人打下。只见那妇人口内吐出寸许大一小瓢，其色比黄金还艳，用手将小瓢一晃，那些大小石块响一声俱装入瓢内，形影全无。那妇人又将瓢向军师先生并众大汉一掷，响一声，将众大汉同军师先生并将军俱装入瓢内，飞起半天。那妇人又用手将瓢连指几下，那瓢在半空连转几转。那妇人将手向下一翻，那瓢在半空也便随手一翻，只见从瓢内先倒出无数大小石块，势若山积；随后又倒出许多青黑水来，如瀑布悬空一般飞流直下，平地上堆起波涛。那妇人将手一招，那瓢儿仍钻入妇人口中。那妇人旋即袅袅婷婷，仍向西山行去。

于冰在石堂内看了半晌，竟看呆了。心中说道：“此必都是些妖怪，敢于青天白昼如此兼并；莫管他，且送他一雷火珠。”想罢，走出石堂，用右手将珠掷起，烟到处响一声，打的那妇人黄光遍地，毫无损伤。于冰急将珠收回。那妇人掉转身躯，见于冰站在对山石堂外面，复用俊眼将于冰上下细看，笑说道：“我有何得罪先生处，先生却如此处置我？”于冰见雷火珠无功，大为惊诧，高声说道：“我乃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是也，替天斩除妖孽多年。你系何等精怪，乃敢横行，不畏天地？”那妇人又将于冰细看，道：“你面上竟有些道气，正而不邪。敝寓离此不远，请先生同去一叙何如？”于冰大笑道：“我若不敢到你巢穴里去，我也算不得火龙真人弟子了。”说罢，将身躯从岭上一跃，已到妇

人面前。那妇人让于冰先行。于冰道：“你只管前走，我不避你。”那妇人微笑道：“我便得罪，先导引了！”说罢，分花拂柳，袅娜而行，于冰跟在后面。

过了两个山头，盘绕至山底，见一绝大桂树，高可齐天，粗径亩余。那妇人走至树前，用手一推，其树自开，现出门户屋宇，执手让于冰先行。于冰迟疑，不敢入去。那妇人道：“我非祸人者，先生请放心。”于冰道：“你先入去，我随后即至。”那妇人又笑了笑，先入树内。于冰此时进退两难，又怕被妖怪耻笑胆怯，于是口念护身神咒，手握雷珠，跟了入去。觉得一阵异香扑鼻，清人肺胃，放眼一看，另是一个天地。见朱门绣户，画阁雕梁，陈设物件晶莹耀目，多非人世所有。心里说道：“天下安有树内有此宅舍，必是妖怪幻捏而成。”那妇人见于冰入来，便执东家之礼，又让于冰先行。于冰倒此，也避忌不来，大踏步走入厅内。那妇人向于冰轻轻一福，与于冰分宾主坐下。许多侍女，有献松英露者，献玫瑰露者，献紫芝露、芭蕉露者，于冰总不吃。

妇人道：“先生修道几时？”于冰道：“才数年。”妇人道：“数年即有此道术，具此神通，真罕见也。”于冰道：“你端的是何人？可向我实说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我木仙也。自盘古开辟以来，至今历无算甲子。适先生所见大桂树，即吾原形。”于冰道：“方才对敌众大汉并将军和军师先生，皆何物？”妇人道：“此辈亦梗、楠、杞、梓、松、柏、楸、桧之属，均系经历六七千年者。奈伊等不务清修，惟恃智力，在此山中逢人必啖，遇物必杀，上干天地之和，下徼鬼神之怒。今日截除吾手，实气数使然。”于冰听其语言正大，将头点了几点，又问道：“他们既如此作恶，为何不早行斩除？”妇人道：“去岁那极大汉子自号将军者，不揣分量，

曾遣媒妁求婚于我，我将媒妁严刑重处，断臂逐去。讵意他怀憾在心，昨晚花蕊夫人招饮明霞殿，看鹤蛇衔珠戏，此辈访知我不在，碎我花英，折我枝条，屋宇几为之覆。此刻相持，亦以直报怨耳。”于冰道：“仙卿口中吐一小黄瓢，极能变化，此系何物？”妇人道：“此桂实也。吾实有数百年一结者，有三五百年、一二百年一结者，要皆桂之精华、桂之血脉也。吾于天皇氏时，即择一最大最久者，炼之四千年始成至宝。其形似瓢，其实则圆，随意指使，大可盛山岳江湖，小可破虬虱微物。”于冰道：“仙卿之瓢亦能化人否？”妇人道：“人与物一体，既可以化物，即可以化人。”于冰笑道：“信如斯言。则凡入卿瓢者，一概无生矣！”妇人道：“瓢与我乃同根共枝而出，瓢即是我，我即是瓢。人物之入吾瓢者，生死随吾所欲，何至于一概无生也？”于冰点首至再，道：“可谓至宝矣！”

又道：“仙卿修炼，亦调和铅汞否？”妇人道：“其理则同，其运则不同。先生以呼吸导引为第一，餐霞饮露次之；我辈以承受日精月华为第一，雨露滋润次之。至言呼吸导引，不过顺天地气运，自为转移可也。大概年愈久则道益深，所行正直无邪，即可以与天地同休。先生既系火龙真人弟子，定必与桃仙客相识，桃仙客与吾辈同类。今日相会，亦系盘古氏至今未有奇缘，我有桂实几枚，为先生寿。”令侍儿取出一锦袋来，内贮碗碟大者、茶酒杯大者、枣豆大者不等，无一不黄光灿烂，耀目夺睛，芬馥之气，昧迈天香，嗅之顿觉心神清越。妇人取茶杯大者一、枣大者十、说道：“此茶杯大者，三千年物，服之可延寿三百载；枣大者，皆百余年物，服之可延寿一纪。”于冰作揖领谢。

又问道：“仙卿从盘古氏至今，修持既久，所行又光明正大，

理合膺上帝敕召，位列金仙，今犹寄迹林泉何也？”妇人道：“吾初次奉诏，封桂萼夫人。因性既清静，固辞始允。二千年后又敕封清华夫人，命佐花蕊夫人管理万国四海花木荣枯事。此缺极繁，况受职后便须随班朝贺，山野之性，更非所愿，因此又复行固辞。只今算一草莽之臣可也。”于冰连连作揖，道：“今日冒渎夫人，失敬之至。”妇人笑道：“幸吾皮骨颇顽厚，尚能挨起一珠耳。”于冰又连连起手，道：“惶恐！”说毕，送于冰出树，又叮嘱道：“山海之内多藏异人，邪正不一。嗣后先生宜郑重厥躬，毋轻以随珠弹鹊。”于冰拱手谢道：“良言自当书绅。”夫人又道：“暇时过我一谈，于先生未尝无益。”于冰唯唯。刚走得一步，那树已无门矣。后来于冰授职金仙后，倒与此妇成道中契友，有暇时即来坐谈，于冰洞中他亦常去。此是后话。

次早，复去闲游。游行了数日，方驾云出山。离地才起了三百馀丈高下，见川江内银涛遍地，雪浪连天，一阵怪风，刮的甚是利害。但见：

不是封姨肆虐，非关巽二施威。竹浪横飞，松涛乱卷。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砰湃。五峰瀑布，泻至江干；三峡雷霆，涌来地底。大舟小槎，翻覆如落水之鸡；少女老男，纷纭似熬汤之蟹。

于冰见风声怪异，低头下视，见川江内大小船只沉沉浮浮，男女呼天叫地，个个随波逐流，心上甚为惻然，忙疾向巽地上一指，喝声“住！”少刻，风平浪静。见艚工水手，各整舟揖，其中有翻了船救得上岸的，又皆呼天叫地，势类风狂。

于冰复手掐剑诀，飞符一道。须臾，大小江神拱立云中，听候使令。于冰问道：“今日大风陡起，川江内坏无限船只，伤残

许多民命，尔诸神可是奉上帝敕旨，收罗在劫之人么？”众神道：“这段江名为孽龙窟，最深最险。江底有一老鼉，已数百载，屡次吹风鼓浪，坏往来舟船。实系此物作祟，小神等并未奉有敕旨。”于冰听了大怒道：“尔等既职司江界，理合诛怪安民，体上帝好生之心，何得坐视妖鼉肆虐，任他岁岁杀人？”众神道：“妖鼉身躯大径一亩，力大无穷，且通妖术，小神等实没法遣除。”于冰越发怒道：“尔等既无力遣除，何不奏闻上帝，召天将诛之？”诸神皆鞠躬认罪。

于冰将木剑取出，上面书符两道，付与江神道：“可速持吾剑投入鼉穴，自有妙应。”江神等领剑入水，见老鼉还在那里食落江男女。又有那些不知死活的鱼虾，也来赶吃人肉，统被老鼉张开城门般大口，一总吞去。正在快活时，江神等将木剑远远的丢去，那剑出手有光，一道寒辉，掣电般直扑老鼉项颈下。只见那老鼉从口中吐出一股青气，将木剑冲回有百余步远近，在水中旋转不已。只待青气散尽，那木剑又照前飞去，仍被青气冲回。如此五六次。

众江神见不能成功，将木剑收回，齐到半空中，细说妖鼉利害。于冰道：“此必须用前后夹攻方法方可。”随将雷火珠交付江神，吩咐如此如此。众江神领命，握珠者立在老鼉尾后，持剑者仍在前面。将剑丢去，老鼉复吐青气；不防尾后响一声，雷火珠早到，打在老鼉尾骨上，老鼉虽觉疼痛，却还不甚介意。江神将珠收回，复向老鼉掷去，大响了一声，这一珠才将盖子打破，疼得老鼉声吼如雷，急忙将身躯掉转，张着巨口，向众江神吐毒，众江神收珠倒退。却好木剑从老鼉背后飞来，直穿过老鼉脖项，血势喷溅，波浪开而复合者几次。那老鼉蹀躞跳跃，无异山倒峡

崩，江面上船只又被水晃翻了许多。于是登开四足，向江底芦苇多处乱钻。只见那剑真是仙家灵物，一直赶去，从水中倒起，转一转横砍下来，将脖项刺断一半。老鼋倒于江底，那剑犹往来击刺，好半晌，鼋头始行坠落。

于冰在云中等候多时，方见众江神手捧珠剑，欣喜覆命，细说诛杀老鼋原委，又各称颂功德不已。正言间，忽听得江声大振，水泛红波，见一鼋头大有丈许，被众神丁推涌上江岸。看的人蜂屯蚁聚，都知嚷：“上帝降罚，杀此亘古未有的怪物，从此永庆安澜，商旅可免覆舟之患矣！”于冰戒谕江神，着不时巡查，以除民害。众神遵命去了。于冰方催云行去，随地济困扶危。正是：

丹凤岭前逢木女，川江水底斩妖鼋。

代天宣化神仙事，永庆安澜行旅安。

第十六回 林夫人刎颈全大义 朱公子倾囊助多金

词曰：

蛩声泣露惊秋枕，泪湿鸳鸯衾。立志救夫行，痴心与憾长。世事难评断，竟有雪中炭。夫妇得周全，豪侠千古传。

右调《连环扣》

话说于冰斩了妖鼋，这日，商客死亡受惊者甚多。就中单表一人，姓朱名文炜，系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，年二十三岁，住居柏叶村。他父名朱昱，有二千来两家私，住房田地在外。从部中打点，补授四川金堂县典史。他长子名文魁，系已故嫡妻黄氏所生，娶妻殷氏，夫妇二人皆阴谲残害。文魁最是惧内，又好赌钱，每逢赌场，连性命不顾。其次子朱文炜，系已故侧室张氏所生，为人聪明仁慈，娶妻姜氏，亦甚纯良。他家有两房家人：一名段诚，一名李必寿，各配有妻室。朱昱最爱文炜，因长子文魁好赌，将田产留文炜在家经理，将文魁带至任所，也是防闲他的意见，说明过三年后，方着文炜来替换。接连做了三年典史，手内也弄下有一千四五百两，又不敢在衙中存放，恐文魁盗用，皆暗行寄顿。

这年已到三年，文炜思念他父亲，决意入川看父。将地土俱行租与人耕种，又将家中所存所用，详细开写清账，安顿下一年的过度，交与他嫂嫂管理，方同家人段诚一同起身。这日到孽龙潭，陡遭风暴，船只几覆，幸得今番救脱。来到金堂县，朱昱大

喜，细问了家中并乡里等事。文魁见兄弟来，可以替得早行回家，不意过了月余，朱昱一字不题。文魁恼憾之至。

一日，朱昱到绅士家看戏，至三鼓后方回，在马上打了几个寒战，回署便害头疼。至八天后，又复遍身疼痛，寒热交作，有时清白。

一日，到二鼓以后，朱昱见文炜一人在侧，说道：“本城贡生刘崇义，与我至厚，他家存我银一千一百两。我曾与他暗中说明，不着你哥哥知道。新都县敦信里朱乾，是与我连宗弟兄，那边收存我银三百两，此宗你哥哥有点知道。二处我都系暗托，说明将来做你的饭根。我若有个好歹，你须设法弄在手内。日后你哥哥将家私输尽，你就帮助他些，他也领情。不是做父母的存偏心，我深知他夫妻二人皆不成心术，久后你必大受其累。约契你可速速拣收在手。”文炜泣说道：“父亲不过是受了寒，早晚即愈，何骤出此言？父亲即百年后，有父从父，无父从兄我若欺了哥哥，天亦不容我。”朱昱听了，大憾道：“痴子深负我苦心！你到后悔时，方信我言，由你去罢。”又将文魁叫到跟前，嘱咐些死后务须速速分家的话。

不想说话间，又烦躁起来。朱文魁一力请了个姓强的医来，错认阳症当阴症，只一剂药，就把他父亲送了命了。大家哭号了一回，买办棺木盛殓。至七日后，文魁于城内借了小佛庙，名慈源寺，搬移出去。

开吊毕，文炜将刘贡生等借约二张拣出交付文魁。文魁喜欢的心花俱开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极力的将文炜誉扬贤孝正大不欺。文魁即将刘贡生所借银两讨要到手，随着他兄弟文炜赴新都县，讨要朱乾家借项去了。

次日，文炜遵兄命，同段诚到朱乾家，相待极其亲厚，与本银三百两，又找了利银十七两，余外又送了十两。主仆二人千恩万谢，辞了上路。约走了二十多里，至新都县饭铺内吃饭，见三三两两出来入去，都说的是林秀才卖了老婆还官欠的话，咨嗟太息的倒十有八九。

原来，这林秀才是本省新都县人，单讳一个岱字，号齐峰，年三十一岁。他生的相貌雄伟，勇力绝伦，虽是个秀才，却弓马熟娴，学得一身好武艺。娶妻严氏，颇有才色，夫妇甚相敬爱。他父亲林楷，为人正直，做过陕西陇县知县，真是一个钱不取。后来病故在任内，林岱同他母亲和家人林春扶柩回籍。不几月，他母亲也去世。清宦之家，那里有什么私囊？又因重修陇县城池，部中刻减下来，倒亏空下国帑二千五百余两，着落新都县承追。前任县官念他是旧家子弟，不过略为催取，林岱也交过八百两有余。新任知县叫冯家驹，外号又叫冯剥皮，为人极其势利刻薄，他曾做过陇县县丞，与林楷同寅间甚是不对，屡因不公不法的事，被林楷当面耻辱。今日林岱有这件事到他手内，正是他报怨之期。一到任，就将林岱家人林春拿去，日夜比责。林岱破产完了一千余两，求他开释，他反申文上宪，说林岱秀才也革下来。林岱又将住房变卖交官，租了一处土房居住。本城的绅衿铺户，念他父居正直，前后捐助了三百两，尚欠三百五十两无出。大家同去恳冯剥皮，要他代报家产尽绝。冯剥皮不惟不听情面，且将林岱拿去收监，立限责比，大有不能生全的光景。家人林春也拖累死了。他妻室严氏，在家中同林春的女人针黹度日，每天不过吃一顿饭，常有整天家受饿的时候。

本城有个监生，叫胡贡，人只叫他“胡混”，是个心大胆小，

专好淫欺的人。他家里有几千两的度用，又好奔走衙门，藉此欺压善良。他屡次看见严氏出入，姿色动人，又知林岱在监中无可救解，便引起他娶妾之心，托一个有机变的宋媒婆，以采买针线为由，每日家言来语去撺掇严氏，着他卖身救夫。严氏是个聪明的妇人，早已明白他的意见，只是不应承他。后来他屡次牵引，便也动了个念头，委婉应允。说明着胡贡代完银项，等他丈夫出监相见，即便过门。宋媒婆又着他丈夫亲笔写立文约。次日，严氏跟了林春女人奔至新都县监内，与他丈夫相见，说明缘故。林岱听了，倒竖须眉，满身肉跳，大笑道：“不意你在外面，倒有此际遇！”向林春女人道：“你可哀告牢头，讨一副纸笔来。”少刻，牢头将纸笔墨砚俱送来。林岱赌气提笔，立即写立文约。写毕，将头向监墙上一斜靠，紧闭双眼，一句话不说，严氏道：“你出监后，务必到家中走走，我有许多要紧话嘱咐你。你若是赌气不到家中，我就是来生来世见你了！”林岱笑道：“你去罢！”言讫，把身子往地下一倒，便睡去了。

严氏回到家中，宋媒婆早在门外等候。严氏从袖内取出了卖契，向宋媒婆道：“事已做妥，你可述我的话，银子三百五十两，要胡大爷当堂替我前夫交代清楚，衙门中上下，即或有些使费我前夫都不管。我几时不见我前夫回家，我断断不肯动身。不是我心恋前夫，情理上该是这样。”宋媒婆见了契约，如获至宝，说了几句吉庆话，回去递与胡监生。胡贡看了大喜，次日一早，亲自送了冯剥皮四样重礼，剥皮说了无数送情的话，始将银两收兑入库，即将林岱当时放出监来。故贡然后回家，催着收拾喜轿，差人到林岱家娶妾。

这林岱出了县监，一直奔到自己门前，见喜轿在一边放着，

看的人高高下下，约百十余人。又听得七言八语说：“林相公来了，少刻我们就要看霸王别姬哩！”林岱羞愧之至，分开众人入去。严氏一见，大哭道：“今日是我与你永别之日了！”将林岱推的坐下道：“我早间买下些酒肉，等你来痛饮几杯。”林岱道：“你是胡家的人了，喜轿现在门外，你速刻起身，休要乱我怀抱！”说着，只见胡监生两个家人入来，说道：“林相公也回来了，这是一边过银，一边过人的事。”严氏大怒道：“纵去也得到日落时分，人卖与姓胡的了，房子没卖与姓胡的，似这样直出直入，使不得！”胡家人听了，也要发话，想了想，两人各以目示意而出。严氏又哭说道：“我与你夫妻十来年，无福终老，半路割绝。你将来前程远大，必非终于贫贱之人；异日苟能富贵，百年后你务必收拾我残骨，合葬在一处。我在九泉之下……”话未完，林岱大笑道：“这都是婴儿说梦的话，你焉能与我合葬！”

正说话间，只听门前有人骂道：“你这般无用的奴才，为什么不将喜轿抬入去，只管延挨甚么！”严氏知是胡贡来了，一直走至门前，用衣襟拭去了泪痕，高声问道：“那个是监生胡大爷？”那胡贡说道：“小生便是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你娶我是何意见？”胡监生道：“娘子千伶百俐，难道还不知小生的意思么？”严氏道：“我夫虽欠官钱，实系仇家作弄，承满城中绅衿士庶并铺户诸位老爷，念我夫主忝系宦裔，捐银两次，各助多金，可见恻隐之心，人人皆有。尊驾名列国学，宁无同好？倘开恩格外，容我夫妻苟延岁月，聚守终身，生不能衔结阶下，死亦焚顶九泉。身价银三百五十两，容拙夫按年按月陆续加利拔还；天日在上，谁敢负心？如必安心强娶，诚恐珠沉玉碎，名利皆非。君若到那时，人琴两亡，徒招通国笑谈。未知尊意以为何如？”胡监生道：“娘子虽有

许多之乎者也，我一句文墨话不晓得。我知银子费去，妇人买来。若说‘积德’两字，我何不将三百五十两银子分散于众贫人，还多道我几个好，也断断不肯都积德在你夫妻两人身上。闲话徒说无益，快上轿走路是正务，我家有许多亲友等候吃喜酒哩！”

此时，看的人并听的人不下千数，嗟叹者不一而足。那朱文炜正与段诚在饭铺吃了饭出来，站了许久，听的明白。只见那妇人掉转头，向门内连连呼唤道：“相公快来！”叫了几声，门内走出一条金刚般大汉，看了看众人，随即又闪入门内。那妇人面朝着门内道：“妾以蒲柳之质，侍枕席九载，实指望夫妻偕老，永效于飞。不意家门多故，反受仕宦之累，非你缘浅，乃妾命薄。我自幼也粗读过几句经史，止知从一而终。从今而后，妾于白杨青草间候你罢！前途保重，休要想念于我！”又指着胡监生骂道：“可惜我十几句良言，都送在猪狗耳内！看你这厮奴头贼眼，满身钱臭，也不象个积阴德识时务的人。”说罢，从左袖内拉出钢刀一把，如飞的向项下一抹，背后一后生看的真切，一伸手将刀子从肩旁夺去，倒将那后生手指勒破，鲜血淋漓。那妇人大叫了一声，向门上一头触去，摔倒在地，只见血流如注。那些看的人齐声一喊，无异轰雷。胡监生见势头不好，忙忙的躲避去了。林岱抱起了严氏，见半身竟是血人。到底妇人家无甚气力，止是脑后碰下一大窟，幸未身死。林岱抱入房中，替他收拾。街上看的人皆极口赞扬烈妇，把胡监生骂的人气全无。

待了一会，宋媒婆入去打听，见不至于伤命，忙去报与胡贡。胡贡又带了许多人到门前，大嚷道：“怎么！我昨日买的人，今日还敢和姓林的坐着？难道在门上碰了一下子，就罢了不成？有本领到我家施展去来！”朱文炜细看那人，但见：

满面浮油，也会谈忠论孝；一身横肉，惯能惹是招非。

目露铜光，遇妇人便做秋波使用；口含钱臭，见寒士常将冷语却除。敬府趋州，硬占绅衿地步；畏强欺弱，假充光棍名头。屡发非分之财，常免应得之祸。

朱文炜看了一回，见事无收煞，此时心上便忍耐不住。分开了众人，先向胡监生一揖，说道：“小弟有几句冒昧话，未知老长兄许说不许说？”胡监生道：“你的语音不同，是那里人氏？”文炜道：“小弟河南人，本姓朱，在此地做些小生意，今日路过此地，看的多时。这妇人一心恋他丈夫，断不是个享荣华寻富贵的人，娶在尊府，他也没福消受，不过终归一死。依小弟主见，不如叫他夫主还了这宗银子，让他赎回。老长兄拿着银子，怕寻不出有才色的妇人来么？”胡监生道：“这都是信口胡说！他若有银子，不卖老婆了。”文炜道：“小弟借与他何如？”众人猛见一穿白少年，说出这话，都喝彩起来。胡监生道：“不意料你倒有钱，会放卖人口帐。”文炜道：“小弟能有几个钱，不过是为两家解纷的意思。”胡监生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也罢了，你若拿出三百六十五两银子来，我就不要他。”

众人听得，乱叫道：“相公快出来，有要紧话说。”林岱出来，问道：“众位有何见谕？”众人道：“今日有两位积阴德的人。”指着文炜道：“此位姓朱的客人，情愿替你还胡大爷的银子，赎回令夫人。”又指着胡监生道：“此位也情愿让他取赎，着你夫妻完聚，岂不是两个积阴功的人么？”林岱道：“我有银交银，无银交人，怎么累及傍人代赎？”众人中有几个大嚷道：“你们听么，他倒硬起来了！”林岱连忙接说道：“不是我敢硬，只因与此位从未一面，心上过不去。”众人道：“你不要世故罢，你只快快的与他

二位磕头。”林岱即忙爬倒，先与文炜叩谢，后与胡贡叩谢。朱文炜扶起道：“胡大爷可有约契么？”胡监道：“若无约契，我倒是霸娶良人妻女了！”随将约契从身傍取出递与。文炜道：“约上止有三百五十两，怎么说三百六十五两？”胡贡道：“衙门中上下使费，难道不是钱！”众人齐说道：“只以纸上为凭罢！”胡贡道：“我的银子又不是做贼偷来的！”文炜道：“不但这十五两分外的银子，就是正数，还要奉恳。”胡贡道：“你是积阴功人，怎么也下起‘恳’字来了？”文炜道：“小弟身边，实止有三百二十七两，意欲与老兄同做这件好事，让这几十两何如？”胡贡大笑道：“我只准你赎回去，就是天大的好事，三百六十五两，少一两也不能。你且取出银子来我看看。”文炜向段诚要来，胡贡蹲在地下，打开细细的都看了，说道：“你这银子，成色也还将就去得。我原是十足纹银上库，又是库秤，除本银三百六十两外，过行加利，你还该找我五十二两五钱才得完结。分量还得同到钱铺中秤兑。”文炜道：“我止有此银，这却怎处？”众人道：“你别处就不能凑兑些么？”文炜道：“我多的出了，少的岂肯惜费！我又是异乡人，谁肯借与我”胡贡道：“如此说，人还是我的。”

内中有一个大叫道：“我是真正一穷秀才，通国皆知。众位人千人万，就没一个尚义的，与自己子孙留点地步？如今事已垂成，岂可因这几十两银子，又着他夫妻拆散！帮助不拘三钱二钱，一两二两，就是三十文、五十文钱，积少亦可成多。只求众位爷于此刻积点阴德，一文可抵百文，一两可抵十两。”话才说完，大众齐和一声道：“我们都愿帮助！”一言甫毕，有掏出银子来的，有拿出钱的，有因人多挤不到跟前，烦人以次传递的。三五十文以至三五百文，三五钱以至三二两不等。还有一时无现银钱，或

脱衣典当，或向铺户借贷，你来我去，乱跑着交送的。没有半个时辰，银子和钱在林岱面前堆下许多。众人又七手八脚，察点数目。

须臾，将银钱秤数清楚。一人高声向大众道：“承众位与子孙积福做些好事，钱已有了十九千三百余文，银子共十一两四钱有零，这件事成就了。”朱文炜笑向胡贡道：“银钱俱在此，祈老长兄察收，可将卖契还我。”胡贡道：“你真是少年没耳朵、没心肝的人。我前曾说过，连库秤并衙门中使费，通共该找我五十二两五钱。象这钱，我就没的说；这十来两银子，九二三的也有，九五六的也有，内中还有顶银和铜一样的东西。将银钱合在一处，才算添了三十两，还少二十多两，怎你便和我要起卖契来？”

猛见人丛中一人大声道：“胡监生，你少掂斤播两！这银钱是大众做好事的，你当还是朱客人的银钱，任你瞎嚼么！且莫说你在衙门中使费了十五两，你便使费了一千五百两，这是你走动衙门，不安分的事体，你还敢对众数说出来！我倒要问你：这使费是官吃了，还是书办衙役吃了？”说着，扬拳拽袖，向胡贡扑来。胡贡急向人丛中一退，笑说道：“老哥，不必动怒！就全不与我，这几两银子也有限的，我原为那林大嫂张口就骂我。”又有几个人道：“这果然是林大嫂不是处。长话短说罢，你到底还教加多少才了结？”胡贡道：“话要说个明白，钱要丢在明处。今将林大嫂骂我话说出，我就争多较短，众位自然也明白了。经年家修桥补路，只庙中布施，我也不知上着多少。众位都会行善，我就没一点人心！”说罢，将家中小厮们叫到面前，指着朱文炜银两并众人公摊银钱道：“你们将此拿上，带同轿子回家。”又将林岱约契递与朱文炜，道：“所欠二十多两，我也不着补了，算

我与你同做了这件阴功罢!”文炜将约契接了，举手道谢，即忙递与林岱。胡贡又向大众一举手，道：“有劳众位调停!”内中有几个见他脸上甚是没趣，便赞扬道：“胡大哥是好汉。”胡贡笑应道：“小弟有何好处?不过在银钱上吃的亏罢!”随即领上家下人，挺着胸脯走去。

林岱跪倒地下，朝着东西北三面连连叩头，道：“林某自遭追比官欠后，承本城本乡绅衿士庶并各铺中众位老爷，前后捐助三次，今又惠助银钱，成全我房下不至殒命失节。我林某无以为报，就是几个穷头!”说罢，又向东西北三面复行叩头，爬起来拉住朱文炜，同众人道：“舍下只有土房两三间，不能遍请诸位老爷!意欲留这位朱恩公吃顿饭，理合向众位老爷表明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这是你情理上应该的。”又向文炜道：“我们愿闻客人大名!”文炜不肯说，众人再三逼问，文炜道：“我叫朱文炜，是河南虞城县人，在贵省做点些须小生意。”众人听了，互相嗟叹道：“做生意人肯舍这注大财，更是难得，难得!”又有几个人道：“林相公，你要明白，这朱客人是你头一位大恩人!”指着那吆喝的穷秀才道：“此位是倡导众人帮助的。”又指着要打胡贡的那人道：“这是为你抱不平，吓退胡监生的。”又指着大众道：“这都是共成好事的恩人。还有那位夺刀的，又是你令夫人恩人。假若不是他眼明手快，令夫人此时已在城隍庙挂号了。今日这件事，竟是缺一不可。”又有几个骂胡贡道：“我们乡党中刻薄寡恩，再没有出这胡监生之右者。但他善会看风使船，觉得势头有些不顺，他便学母鸡下蛋下了。”众人皆笑道：“我们散了罢!”

朱文炜也要别去，林岱那里肯依，将文炜拉入门内去了。正是：

小人利去名亦去，君子名全利亦全。
不信试将名利看，名名利利岂徒然！

第十七回 丧心兄弃弟归故里 长舌妇劝姒过别船

词曰：

胸中千种愁，挂在斜阳树。绿叶阴阴自得春，恨满莺啼处。不见同床人，偏聆如簧语。门户重重叠叠，云山遮断西川路。

右调《百尺楼》

且说林岱将朱文炜拉入堂屋内，叫严氏道：“你快出来拜谢，大恩人来了！”严氏早知事妥，感激切骨，包着头，连忙出来与林岱站在一处：男不作揖，女不万福，一齐磕下头去。文炜跪在一边相还。夫妻二人磕了十几个头，然后起来，让文炜上坐。严氏也不回避，和林岱坐在下面。林岱将文炜出银代赎的话，向严氏细说。严氏道：“妾身之命，俱系恩公保留。妾夫妇若贫贱一生，亦惟付之长叹；设或神天鉴佑，少有进步，定必肝胆涂地，仰报大德！”文炜道：“老贤嫂高风亮节，古今罕有！较之城崩杞国，环缢华山者，更为激烈，使弟辈欣羡佩服之至！”林岱道：“恩公端的有何事到敝乡？”文炜道：“小弟系金堂县典史朱讳昱之次子，贱名文炜。家兄名文魁，家父月前感寒病故。今日系奉家兄命，到贵县敦信里要账，得银三百二十七两。适逢贤嫂捐躯，此系冥冥中定数，真是迟一日不可，早一日亦不可也。”林岱道：“原来恩公是邻治父台公子，失吊问之至。小弟才出图圈，无物敬长者，幸有贱内粗治杯酌，权为今夕话别之具。”文炜道：“小

弟原拟赶赴金堂，今必过却，恐拂尊意。”随叫段诚吩咐道：“你可在饭铺中等，我就回去。”林岱道：“尊价且不必去，更望将行李取来，弟与恩公为长夜之谈。寒家虽不能容车马，而立锥之地尚属有余，明天会令兄亦未为晚。”文炜方叫段诚将行李取来。

少刻，酒饭齐备，让文炜居正，林岱在左、严氏在右。文炜道：“老贤嫂请尊便，小弟外人，何敢同席！”林岱道：“贱内若避嫌，是以世俗待恩公也！”文炜复问起亏欠官钱缘由，林岱细说了一遍。文炜道：“老兄器宇超群，必不至泥涂终身。此后还是株守林泉，或别有趋向？”林岱道：“小弟有一族伯，现任荆州总兵官，讳桂芳。弟早晚即欲携家属奔赴，只是囊中如洗，亦索付之无可如何而已。”文炜道：“此去水路约一千余里。老兄若无盘费，弟还有一策。”林岱道：“恩公又有何策？”文炜道：“弟随身行李尚可典当数金。”林岱大笑道：“我林某纵饿死沟渠，安肯做此贪得无厌之事，使恩公衣被俱无！”文炜道：“兄止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小弟家乡还有些须田产，尚可糊口。先君虽故，亦颇有一二千金积蓄，小弟何愁无有衣被。若差小价走取，往返徒劳。”急忙到下房与段诚说知，段诚道：“救人贵于救到底，小人即刻就去。”林岱同严氏走来相阻，段诚抱了行李飞跑而去，林岱夫妇大为不安。

三人仍归坐位。文炜道：“小弟与兄萍水相逢，即成知己，意欲与兄结为生死弟兄，未知可否？”林岱大喜，道：“此某之至愿也！”随即摆设香案。交拜毕，各叙年齿，林岱为兄。文炜又与严氏交拜，认为嫂嫂。这会撇去世套，开怀畅饮，更见亲切。

不多时，段诚回来，诸物止当了十四两五钱，俱系白银。文炜接来，双手送与林岱，林岱也不推让，也不道谢，止向段诚道：

“着实烦劳了!”又令林春女人打发酒饭。三人直坐到二鼓时候,严氏与林春女人归西正房内,林岱同文炜在东正房内,整叙谈到天明。段诚在西厦房内安歇。

次早,文炜定要起身,林岱夫妇挥泪送出门外。止隔了两天,林岱雇船同严氏、林春女人一齐起身,赴荆州去了。

且说朱文炜别了林岱,出了新都县,路上向段诚道:“我这件事做的何如?”段诚道:“真是盛德之事,就只怕大相公有些闲言语。”文炜道:“事已做成,由他发作罢!”

文炜入了金堂县,到得慈源寺内,文魁道:“你两个要的账何如?”文炜道:“共要了三百二十七两。”文魁听了,大喜道:“我算着必当全结,怎便多要了十两银子?成色分两何如?”文炜道:“且说不到成色分两上,有一件事要禀明哥哥。”文魁着惊道:“有什么事?”文炜就将遇林岱夫妻拆散,舍银帮助的话,文魁也等不得说完,忙问道:“你只要迅速说银子与了他没有?”文炜道:“若不与了他,他夫妻如何完聚?”文魁道:“到底与了他多少?”文炜道:“三百二十七两与了他。”文魁又忙问道:“果然?”段诚道:“句句是实。”文魁扑向前,把文炜脸上就是一掌。文炜却要哀恳,不防在脸上又中了一掌。老和尚师徒来劝解,文魁气的暴跳如雷:“我家门不幸,养出这样憨痴子孙来!”复将文炜帮助林岱的话,与僧人说了一遍,又赶上打去。两僧人劝了一会儿,也就散了。

文魁倒在床上,拍着肚子大恨道:“可怜往返八九千里,一场血汗勤劳,被你一日花尽。”又看着段诚大骂道:“你这该刷一万刀的奴才,他就做这样事体,要你何用?”跑下来又将段诚打了一顿,从新倒在床上喘气。待了一会,又大嚷道:“你就将三

钱二钱，再甚至一两二两，你帮人我也还不恼；怎么将三百二十七两银子，一戥盘儿送了人家！我就教你……”说着，将文炜揪过来，又是几拳，倒在床上睡觉去了。文炜与段诚面面相觑，也没个说的。

不多时，文魁起来问道：“你的行李放在那里？”文炜不敢言语。文魁再三又问。段诚道：“二相公说：多的已经费了，何况少的！为那姓林的没盘费到荆州，将行李当了十四两银子，也送了他夫妻了。”文魁大笑道：“我原知道，不如此不足以成其憨。象你两个一对材料，真是八两半斤！其实跟了那姓林的去，我倒洒脱。这一共是三百二十七两银子，轻轻的葬于异姓之手！”说罢，捶胸顿足大哭起来。文炜道：“哥哥不必如此，银子已经与了人家，追悔莫及，总是兄弟该死。”文魁道：“不是你该死，倒是我该死么！罢了！我越想越气，我今同你死在一处罢！”地下放着一条铁火棍，拿起来就要打，段诚急忙架住道：“大相公，这就不是了！当日老主人在日，二相公就有天大的不是，从未尝弹他一指。大相公也该仰体老主人之意。今日打上三四次，二相公直受不辞，做兄弟的道理，也就尽在十二分上，怎么还拿铁器东西打起来了？大相公顽钱，曾输过好几个三百两，老主人可打过大相公多少次？”文魁道：“你不教我打他，我就打你！”段诚道：“打我倒使得！”文魁将段诚打了两火棍，又要去打文炜。

段诚道：“大相公不必胡打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”文魁道：“你说！你说！”段诚道：“二相公是老主人的儿子，大相公的胞弟，老主人若留下一万两银子，少不得大相公五千，二相公五千。就是今日这事，也费的人情天理。钱权当象大相公赌钱输了，将来到分家的时候，二相公少分上三百二十七两就罢了。难道这家

私都是大相公的不成？这样打了又打，纵不念骨肉手足情分，也该往祖父身上想想！”几句话，说的文魁睁着眼，呆了一会，将火棍往地下一丢，冷笑道：“原来你两个通同作弊，将三百多两银子不知鬼弄到那里去？却安心回来要与我分家。既要分家，今日就分。”文炜道：“段诚不会说话，哥哥不必听他胡说。”文魁道：“他是极为顾我的话，我怎么不听他？我和你在一处过日子，将来连讨吃的地方也寻不下。”文炜道：“就是分家，回到家中再商量。”文魁道：“有什么商量？你听我分派：我们家业止有二千两，住房到算着七百。我将住房分与你，我另寻住处。你帮了人家三百多两，二宗共是一千两。你一千，我一千，岂不是均分！家人你分上段诚夫妇，我分上李必寿夫妇，这又是均分。此名为一刀两断，各干其事，从此刻一言为断。你两个到别处去住。若在此处住，我即另寻地方搬去。来不同来，走要另走。我若再与你们见面，我真不是个人娘父母养的！”文炜哭道：“就是兄弟少年冒昧，乱用银两，然已成之过，悔亦无及。哥哥着我们另寻住处，身边一分盘用没有，行李又当在新都，这一出去，纵不冻死，定必饿死。”文魁道：“你是帮助人的人，不论到那里，都有人帮助你。任你千言万语，我的志愿已决。”说罢，气忿忿的躲在外边去了。

文炜与段诚无奈，央了素日与他哥哥相好者四五人，说合了六七次，方许了十两银子，言明立刻另寻住房，方肯付与。文炜无可如何，在朱昱灵前大哭了一场，同段诚在慈源寺在近寻店住下。说合人拿过十两银子来。

文炜隔了两日，去寻文魁，老僧在院中惊问道：“二公子没与令兄同回乡去么？”文炜道：“同回那里去？”老僧道：“令兄连

日将所有家器大小等物，变卖一空，前日晚上装完行李，五鼓时即起身去了。”文炜闻听惊魂千里，跑至朱昱灵前，两手抱住棺木，拚命大哭，情甚凄惨。哭了好半晌，回到寓处，与段诚哭诉。不意县中老爷知道，差人送了两石仓米，四两银子；又将几个走动衙门好管事的绅衿请入署中，面托与文炜设法。众绅士满口应承下来。

谁料文炜走了否运，只三两天内，便将县官因公挂误。新署印官漠不相关，地方绅士实心好善者有几个，见县官一坏，便互相推委起来，仅捐了三十多两，连捕厅帮助，共四十三两余，一总交与文炜谢责。文炜与段诚的打算，回家盘费尽了，若扶柩，还差百金。段诚又想出一策，打听出崇宁县县官周曰谟，系河南睢州人，着文炜写哀怜手本，历述困苦；他推念同乡，自必加倍照拂。文炜亦以为然。又恐将捐银遗失，主仆相商，交于慈源寺老僧收存。岂期运败之人，随处坎坷，交与老和尚四十三两捐银，被他徒弟法空看在眼里，赶老和尚出寺，将柜上锁子扭断，把银子尽偷去了。老和尚报知文炜，文炜急的要死，禀了捕厅，捕厅替他缉访了二十余日，没一点影响。文炜深知无益，金堂地方亦再难闲住，只得到崇宁县去，将灵柩属托于老僧。

不一日，到了崇宁。先去宅门哭诉情由，求他将稟帖传递。管宅门人少刻出来，蹙着眉头道：“我们老爷看了稟贴，说你是远方游棍，在他治下假充乡亲，招摇撞骗，坏他声名，还要立即传外班坐堂审你。亏得我再四开说，才吩咐值日头把你逐出境外。你苦苦的投奔到此，我送你一千大钱做盘费，快回去罢。此地不可久留，被他察知不便。”文炜含泪拜谢，拿了一吊钱出来。

文炜与段诚相商，金堂县再住也无味，打算着成都是省城地

方，各处人俱有，或者有个际遇，亦未敢走。于是主仆奔赴成都，寻了个店住下。举目认不得一个人，况他二人住的店，皆往来肩挑背负之人，这“际遇”二字，从何处说起！每天倒出着二十个房钱，日日现要。从十月住至十一月尽间，盘费也告尽了，因拖欠下两日房钱，店东便出许多恶语。段诚见不是路，于城外东门二里远，寻下个没香火的破庙，虽然寒冷，却无人要钱。又苦挨了几天。开首是段诚沿门讨饭孝顺文炜，竟不穀两人吃用；次后，文炜也只得走这条路。

且将文炜不表。再说朱文魁弃绝了兄弟，带了重资，掀喜回家。入得门，一家男女俱来看问，见他穿着孝服，各大惊慌。文魁走入内堂，放声大哭，说父亲病故了。一家儿皆叫喊起来。哭罢，欧阳氏问道：“二相公和我家男人，想是在后面押灵？”文魁又大哭道：“老相公做了三年官，除一个钱没弄下，倒欠下人家许多债负，灵柩不能回来。二相公同你男人去灌县求捐，不意遭风，主仆同死在川江。我一路和讨吃的一样，奔到家乡。”

话未说完，姜氏便痛倒在地。殷氏同欧阳氏将他扶入后院房中，劝解了一番，回到前边与文魁洗尘接风。姜氏直哭到上灯时候，还不住歇。至定更以后，欧阳氏走来说道：“二主母，且不必哭！我适才在外院夹道内，见隔壁李家叔侄同李必寿，从厅院外抬入两个大驮子，来到大主母窗外，看来极其沉重；还有几个皮箱在上面，俱被李必寿同大相公搬移在房内。大相公说，老主人欠人许多债负，他一路和讨吃花子一般；既穷困至此，这些行李都是那里来的？从午后到家，此刻一更已过，才抬入来，先时在谁家存放？以我看来，其中必有大隐情！我今晚一夜不睡，在他后院窗外听个下落。我此刻就去了，你安歇了罢，不必等我。”

到四更将尽，欧阳氏推门入来，见姜氏还坐在床头上对灯流泪，笑说道：“不用哭了，听了个心满意足。此时他两口子都睡熟了，我才来。”随坐在一边，将文魁夫妻前后话，细细的说一遍。又骂道：“天地间那有这一对丧良心的猪狗！”姜氏道：“如此看来，二相公同你男人还在，你老主人身死是实。只是他两人止有十两银子，能过得几日，该如何回家？”说罢，又流下泪来。欧阳氏道：“不妨，二相公帮助姓林的这是一件大善事，金堂县和新都自必人人通知。大相公此番弃抛父尸和胞弟，也是两县人通知的。何况老主人在那地方大小做过任父母官，便是不相干人，遭逢此等事，地方上也有个评论，多少必有帮助，断断不至饿死。讨吃亦可回乡。”又道：“大相公家赞美大相公有才情，有调度，也不枉他嫁夫一场。又说你是他们祸根，必须打发了，方可做事，早晚我即劝他嫁人。大相公说：‘这里的房地产土须要早些变价，方可搬到山东，另立日月。纵他二人有命回来，寻谁作对？’大相公家道：‘你当日起身时，我曾嘱咐你，万一老杀才有个山高水低，就着你用这调虎离山、斩草除根之计。我还打算着得十来年，不意天从人愿，只三年多就用上此计了！’大相公又赞服他是肚中有春秋的女人。”

姜氏道：“他既无情，我亦无义，只可憾我娘家在山西地方无人作主。我明日写一纸呈词告在本县，求官府和他要人。”欧阳氏道：“这便使不得。我听的话，都是他夫妻暗昧语，算不得凭据，本县十分中有九分不准，即或信了我们的话，也得行文到四川察问，还不知四川官府当件事不当件事，倒弄的他又生别计出来。依我的主见，他若是劝主母改嫁，不可回杀了他，触他的憾怒，他又要另设别法。总以守过一二年然后改嫁回答他，用此

缓军计，延挨的二相公回来就好了。从今后，要步步防他们。就是我听得这些话，总包含在心里，面色上、口角间，一点也不可显出。若看出来，得祸更速。茶里饭里倒须小心，大相公家不先吃的东西，你千万不可先吃，只在此房中消磨日月，各项我自照管你。”姜氏听了，深感谢他。

一日，殷氏收拾了酒菜，到姜氏房内与他消愁。两人叙谈闲话。殷氏道：“人生一世，如草生一秋，二兄弟死在四川，他的一生事体，倒算完结了。我又没三个两个儿子，与你夫妻承继；你又青春年少，日子比树叶儿还长，将来该作何了局？”姜氏低头不语。殷氏又道：“我常听和尚们放大施食，有两句话儿：‘黄土埋不坚之骨，青史留虚假之名。’在上，做忠臣节妇的人，都是至愚至痴的人。我们做妇人的，有几分颜色，恁到那里不愁男人不爱。将来白头相守，儿女盈膝，这还是老来的受用。若说起目下同床共枕，知疼知痒，迟起早眠，相偎相抱的那一种恩情，以你这年纪算起，少说还有二十年风流。象你这样独守空房，灯残被冷，就是刮一阵风，下一阵雨，也觉得凄凄凉凉，无依无靠。再听上人些闲言闲语，更是难堪。我是个口大舌长的人，没个说不出的话。我和你在这家中六七年来，也从来没犯个面红，你素常也知道我的心肠最热。你若是起疑心，说是我为省衣服菜饭，撙掇你出门，我又不该说。这家中量你一人，也省不下多少。你若把我这话当知心话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定舍命访个青春俊俏郎君，还要他家道丰富，成就你下半世荣华。你若是看成放屁，我也不过是长叹了一声罢了。”姜氏道：“嫂嫂的话，都是实意为我之言；只是我与他夫妻一场，不忍急去，待守过一二年孝服，那时再烦嫂嫂罢。”殷氏道：“你原是玲珑剔透的人，一点就

转，只是一二年的话，还太迂阔些。我过些时再与你从长计议。”殷氏素常颇喜吃几杯酒，今见姜氏许了嫁人的话，心上快活，吃了二十来杯，方才别去。正是：

弃绝同胞弟，妖婆意未宁；

又凭三寸舌，愚动烈妇情。

第十八回 入憨局输钱卖弟妇 引大盗破家失娇妻

词曰：

银钱原同性命，神仙尚点金丹，得来失去亦何嫌，谁把迷魂阵怨！
赌输婆娘气恼，抢来贼盗心欢。须臾本利一齐干，莫笑贪人无厌。

右调《西江月》

话说朱文魁自弃绝兄弟回家，日夜想算着要去山东另立日月，只悉他兄弟文炜万一回家，于己大有不便。一日，同李必寿抱入八百多两银子，放在殷氏房内。殷氏笑回道：“这是那里来的银子？”文魁道：“这是三顷二十亩地价，共卖了八百八十两，也要算本地好价钱了。”殷氏道：“这住房几时出脱？”文魁道：“也有买主，止与二百二十两。少卖上一百多两罢，房子原也旧些了，卖契我已书写，着中间人面交。明日先与二十两，言明一月后我们搬了房，再交那二百两。我的事倒皆停妥，你办的事还没影响，这山东何日能去？有二弟妇在，不但搬运东西碍眼，这房子怎么与人交割？”殷氏道：“我前后劝了他四次了，他咬定牙关，要守一年才肯嫁人，我也没法。”文魁道：“等的各项归结，另想妙法遣除他出门。”

又笑向殷氏道：“我今日发了一宗外财。早间未兑地价时，从张四胖子家门口过，被他再三扯入去，说有几个赌友在内。我只十数骰子，就赢了六十多两，岂非外财？”说着，从身边掏出来，

打开包儿，笑着在炕上搬弄。殷氏道：“我劝你把这赌忘了罢！咱们也骰过了。万一输去几十两，岂不后悔！”文魁道：“凡人发财，都走的是运气。运气催着来，就有那些倒运鬼白白的送我。不趁手高赢他们，过了时候就有舛错了。”殷氏道：“只要常赢不输才好。”文魁道：“地价银可收入柜中。二相公家事要着实上紧。”说罢，出外面去了。

次日，文魁正到街上买东西，只见张四胖子忙忙的走来，大笑道：“一地里寻你不着，不想在这里。”文魁道：“有何话说？”四胖子将文魁一拉，两人到无人处，说道：“近日袁鬼子家店内，住下个客人，是山东青州府人氏，姓乔，说是个武举，跟着七八个家人，都穿的满身绸缎，到本县城里城外寻着娶妾。只要好人材，一二千两也肯出，银子钱也不知常带多少！我昨日才打探明白，今日再三请他，他才肯到我家中，总要赌现银子。说明各备三百两，少了他也不赌，我已请下杨监生叔侄两个。若讲到赢他，必须得你去，别人也没这高手，也配不上他的大注。”文魁道：“这倒是一场大赌。只是自备三百两，太多些。”四胖子道：“你的银子，还怕撑不上杨监生爷们么？”文魁听得高兴，着四胖子等着，他急忙回家中，向殷氏说明，取了三百两银子。到四胖子家内，见正同椅子上坐着一人。但见：

面宽口大，眼睛内露出凶光；头锐鼻尖，眉毛上包含杀气。真是花柳场中硬将，赌博队里憨爷。

文魁看罢乔武举，见杨家叔侄也在坐。于是大家举手，请各上场。四个人共一千二百两，都交付东家四胖子收存。言明下注不拘数目，每一个钱算一两银子。四胖子看着抽头，他兄弟画赌账，四个人便掷起骰子来。朱文魁听知乔武举有钱买卖，骰子止

扑的和他掷，要赢他几百方乐。掷了没半顿饭时，乔武举越赢越气壮，文魁越输越气馁，顷刻将三百银子输了个干净，还欠四十余两。只输的目瞪口呆，一句话说不出。

乔武举道：“你银子没了，还欠我四十一两。若还顽，便不用与我；若不顽，可将这四十两找来。”文魁道：“你借与我三百两，再顽顽何如？”乔武举道：“只要东家作保，我就借与你。”四胖子见这一场大赌，没有得多的头钱，又见杨家叔侄二人六百银子不过折了十来两，忙应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！他输下多少，只用乔老爷同我要去。”乔武举道：“他家里拿出来还是拿不出来？”四胖子道：“三四千两也拿的出。”乔武举道：“既如此，何用你作保同要，他再输了，我和他讨去。”说罢，递与文魁三百两，四个人又掷起来。

鬼混了半天，文魁前后共输了六百七十七两，直输的和死人一般，大家方才住手。乔武举道：“这七两零儿，我让了你罢，止用拿出三百七十两来完账。尊府在那里？我同你取去。”文魁此时心如刀刺，欲不去，见乔武举气势利害，必非良善之人；同去，又怕殷氏动气，银子难往外拿，只急的两眼通红，满脸陪笑道：“明日绝早，与乔老爷送到贵寓何如？”乔武举道：“这也使得，又要加二百两利钱。”文魁见不是话，心里憾不的上吊身死。又勉强道：“你再借与我三百两顽顽，输了一总与你何如？”乔武举道：“你将银子还了我，我再借与你顽。空口说白话，我纵有工夫等你，我的这两个拳头等不得。”杨监生道：“朱大哥，这顽钱的事，不是一场就扯回的，过日再顽罢。这位乔客人性子急些，你领上取去罢。”文魁道：“你说的也是。乔老爷请坐坐，我同东家张四哥取去，三百多银子也还拿得出来。”乔武举道：“你家是王府公

府，朝廷家禁门！难道我走动不得么？”文魁道：“去来，去来！”说罢，一齐起身，四胖子送出门外。

乔武举率领家人们，跟定了文魁到书房中坐下。文魁道：“乔老爷好容易光降，又是远客，今日就在舍下便饭。”乔武举道：“我不是少饭吃的人，你只拿三百七十两银子来，我就饱了。”

文魁见百计俱不上套，只得垂头丧气走入了内房。殷氏看见，忙问道：“输了么？”文魁也不敢言语。段氏道：“你的手也不高了，也没有倒运的人白送你了？瞞心欺鬼弄来，一骰子两骰子输去，我将来和你这混账乌龟过日月，陪人家睡觉的日子还有哩！好容易三百两银子，当土块的乱丢！”说着，往后一倒，睡在了炕上。

不多时，李必寿跑来说道：“外面那个客人要入来，口里说的不成话。”文魁此时真是无地可入，将双眉紧绉，哀恳道：“是我该死，你只将柜上的钥匙与我罢！”殷氏大嚷道：“三百两银子还没有输，又要钥匙怎么！文魁跪在地下，自己打了几个嘴巴，道：“还有三百七十两未与人哩！”殷氏听了，气的浑身乱抖，将一个钥匙口袋，从身边拉断绳系，向文魁脸上打去。旋即打脸碰头，大哭起来，道：“我的银子呀，你闪的我好苦呀！我早知你这般不长久，我不如不见你倒罢了！”文魁道：“我的奶奶！悄声些儿，休教二相公家听见了。”段氏道：“什么二相公家三相公家，听见听不见……”正吵闹着，只见李必寿跑入来说道：“大相公，快起来出去罢！那客人把桌椅都踢翻了，声声要拉出去剥皮哩！已走出院来了！”文魁连忙站起道：“你快快向他说，我在这里边秤兑，就出去。”也顾不得殷氏哭闹，将柜子开放，取出三百五十两，余外将四锭小银揣在怀内。殷氏见拿出一大堆银子来，越

发大哭大叫不已。

文魁跑到书房，向乔武举道：“这是三百五十两纹银，实凑不出那二十两来了！”乔武举打开，都看过，手里掂了几掂，估计分两不错，着他家人们收了，说道：“二十两银子也有限的，将来赌时再扣除罢。”头也不回，带领家人们去了。

文魁落下二十两。叫李必寿收拾起桌椅，急走入里边安顿殷氏，跪到点灯时才罢休。这一天，心上和割了几片肉的一样。晚间睡在被内，长吁短叹，想到疼处，大骂一声“福薄的奴才”，自己就打几个嘴巴。殷氏也不理他，由他自打自骂。

姜氏在后院中，白天里便听得两口子叫吵，此刻又隐隐绰绰听得骂奴才话，向欧阳氏道：“你去到前面听听，是为什么？”欧阳氏道：“不用听，是为输了钱，人家上门讨要，已经与过，此刻还后悔在那里。”姜氏道：“你去听听，到底输了多少，那样嚷闹！”

欧阳氏起来，走至前边窗下，只听得文魁又骂道：“倒运的奴才，你是自作自受！”说罢，听得自己又打嘴巴。待了一会，又自打自骂起来。忽听得殷氏说道：“银子已经输了，何苦不住的打那脸！从今后改过，我们怕不是好日月么？等我设法将祸害除去，咱们住在山东，就断断一个钱顽不的了。”欧阳氏正要回去，听了这两句话，心上大疑，竟一屁股坐在窗外台阶上。又听得文魁道：“我想起甚么来？就被张四胖子那胖奴才勾了去，输一宗大钱财。”殷氏道：“我还没问你，今日来要赌钱的是个谁？”文魁道：“是个山东人，姓乔。这小厮甚是有钱，狂妄的没样儿。”殷氏道：“他到我们这里做什么？”文魁道：“说他寻的娶妾来了。”殷氏道：“此话果真么？”文魁道：“我也是听得张四胖子说。”殷

氏道：“大事成了！”文魁道：“成什么？”殷氏道：“你有才情打发兄弟，你就没才情打发兄弟的老婆？这乔客人若不娶妾，就罢了；若为娶妾，现放着二相公家。他赢了你六百两银子，也是不心疼的钱，怕拿他换不回来么？”文魁道：“他要守一年才嫁人，这事如何做的成？”殷氏道：“你连这个调度都没有！怪不得憨头憨脑，六七百家输银子！你明日去拜拜这乔武举，就问他娶妾的话。他若应承，你就将二相公家许他，止和他要原银六百五十两。他若是不看更妙；若必定要看看，到其间着姓乔的先藏在书房内，我将二相公家诳谎出去，从窗子内偷看。二相公家人才，量他也看不脱。再和他定住个日子，或三更或四更，领上几个人，预备一顶轿子，硬抢到轿里，就娶得走了。你到这一晚在家中断断使不得，可于点灯后，就到张四胖子家与他们顽钱去。一个村乡地方，又没城池阻隔，只叫姓乔的在远处地方，秘秘的成了亲，立刻回山东去。生米做出熟饭，他还有什么说的？”文魁道：“万一姜氏叫喊，段诚家女人不依起来，村中人听见，拿住我与姓乔的，都不稳便。”殷氏道：“我叫你张四胖子家顽钱，正是为此。况三四更鼓，也没人出来。即或弄出事来，你现朋友家一夜未回，有不是都在抢亲的罪犯，告到那里，也疑不到你身上。世上那有个叫着人抢弟妇的？谁也不信这个话。这还是下风头的主意。我到抢他那一日点灯时候，我多预备几壶酒，与二相公家较量，他不吃我与跪下磕头，定叫他吃几大杯。他的酒量小，灌他个大醉，还会喊叫什么？就是段诚家老婆，我也要把他灌醉，着他和死人一般。”文魁道：“若是段诚家女人将来有话说，该怎么？”殷氏道：“他将来必有话说，你可到县里递一纸状子，报个不知姓名诸人昏夜抢劫孀妇，遮饰内外人的耳目。姓乔的远奔山东，那

里去拿他？你做原告的不上紧，谁与他苦做主！”文魁听了，拍手大笑道：“真智囊，真奇谋！虑事周到。我明日就去办理。”

欧阳氏听了，通身汗下，低低骂道：“好毒短狗男女！”拿了个主见，走回房后，一五一十说了一遍，把姜氏吓的魂飞魄散，软瘫下一堆，不由的泪流满面，道：“这事我惟有一死而已！”欧阳氏笑道：“兵来将挡，火来水淹。他们有奇法，我们有妙计，为什么就说出个‘死’字来？此事最易处断，只看他请你吃酒的日子，就是乔家抢亲的日子。我逆料乔家断不敢一二更鼓来，除非到三更内外。到其间，要将计就计，如此如此，怕他飞上天去！”姜氏道：“他若不中我们的计，该怎处？”欧阳氏道：“若不中计，我们到一更天后，我和你沿街吆叫，道破原委，先叫合村人知道。本村中好事的人也最多，他这亲便有一百分难抢。我同主母在我表嫂张寡妇家暂停一夜，到天明，或告官，或凭人说合评断，大闹上一番，将他两口子前后事件并前后阴谋，播弄的人人共知，与他们分门另住，等候二相公的归期。他纵然再要害你，他的声名已和猪狗一般，必须过一年半载才好报复。”姜氏道：“任凭你罢！我今后身边常带短刀一把，设或变起不测，不过一死而已，我也不怕了。”

再说朱文魁一早起来，就去到袁鬼子店中拜乔武举。两人叙谈起娶妾的话来，乔武举道：“我各处看了好几个，没一个好的。”文魁道：“妇人俊俏的极难，只好千中选一。我也不怕老兄笑话，若讲到俊俏两字，舍弟妇可为一县绝色。”乔武举大乐道：“今年多少岁了？有丈夫没丈夫？”文魁道：“今年二十二岁了，寡居在我家内，无儿无女。只是他立志一年以后才肯改嫁，不然倒是个好姻缘。”乔武举道：“可能着我一见不能？”文魁道：“他从不出

外边来，如何得见？”乔武举笑道：“必定人物中平，因此就不敢着人见面了。”文魁道：“中平，中平！老兄真梦话。”随将姜氏的眉目面孔、身段高低夸奖了个天花乱坠。

乔武举听得高兴，笑问道：“可是小脚么？”文魁道：“脚小何足为贵！若粗而短，软而无骨，再脚面上有高骨凸起，谓之鹅头；远看倒也动人，入手却是一段肥肉相，此等脚他便是真正金莲，实连半个狗屁不值。我不该自夸，贱内的脚就是极有讲究的了，据他说还要让舍弟妇几分。”乔武举听得高兴，不住的在头上乱拍道：“我空活了三十多岁，止知脚小便好，真是没见世面之人。”说罢，促膝操手笑道：“这件事，端的要藉重作成方好。”文魁道：“老兄若肯将赢的我那六百五十两还我，我管事体必成。”乔武举道：“那有限的几两银子，只管拿去，但不知怎么个必成？”文魁道：“必须定住是那一日，或三更或四更，才可做。”随向乔武举耳边叮嘱，要如此如此。乔武举听了个“抢”字，大喜道：“我一生最爱抢人，此事定在今晚三更后。讲到成亲，我的奇秘的方最多，人数可一呼而至。银子六百五十两，你此刻拿要去。”又留文魁吃了早饭，低声问道：“尊府上下有多少人？”文魁道：“男女止六七口。”乔武举道：“更妙，更妙！”文魁欢欢喜喜背负了银子回家，将前后话告知殷氏，殷氏也欢喜之至。

到了灯后，文魁着李必寿看守大门，与他说明缘由，不许拦阻抢亲的人，自己往张四胖子家去了。殷氏先叫李必寿家老婆拿了一大壶酒，一捧盒吃食东西，摆放在姜氏房内。少顷，殷氏走来说道：“兄弟家，你连日愁闷，我今日备了一杯酒，咱姐妹们好好的吃几杯。”姜氏早已明白了，心上甚是害怕，只愁抢亲的早来了。欧阳氏笑道：“这是大主母美意，连我与老李家，也要

叨福吃几杯哩！”殷氏喜道：“若大家同吃更高兴些，只是还得一壶。”欧阳氏道：“我取酒去。”少刻，与李必寿家女人说说笑笑，又拿了两壶酒来。姜氏道：“我的量最小，嫂嫂深知。既承爱我，我也少不得舍命相陪。今预先说明，我吃一小杯，嫂嫂吃一茶杯，不许短少。”殷氏知道姜氏量极平常，打算着七八小杯就可停妥，于是满脸陪笑道：“就是你一小杯，我一茶杯罢。”欧阳氏向李必寿家道：“大主母酒你斟，二主母酒我斟，每人各守一壶，不许乱动，也不许斟浅了，都要十分杯。谁错了，罚谁十杯。”殷氏着他两个也坐了。四个妇人吃起来，没有十来杯，李必寿家女人便天地不醒，歪在一边。殷氏也吃的歪倒斜视，粉面通红，口里不住说姜氏量大，与素日迥不相同。原来姜氏吃的是一壶茶，殷氏那里理论！两个人逼住一个，殷氏头前还顾的杯杯相较，次后便大吃起酒来，杯到口便干，那里还记得抢亲的话说，直吃的立刻倒在一边，不省人事。

欧阳氏见他二人俱醉倒，方才同姜氏到前边房内，欧阳氏用炭锤打开了柜锁，将银子取出。姜氏止带了一百五十两，就觉沉重的了不得；欧阳氏颇有气力，尽带了七封银两。回到后边，将预备现成的靴帽衣服穿戴起来，两个都打扮做男子，开了后门，一直往西北上行去。这都是欧阳氏早已定规妥的，一个装做秀才，一个装做家仆。刚走出巷口，姜氏道：“黑洞洞的，身边觉得沉重，脚底下甚是费力，该怎么处？”欧阳氏道：“昏夜原难走路，只用再走两条巷，村尽头处便是吴八家店，他那里有七八间住房，不拘怎么，将就上一夜。他若问时，就说是城中人寻朋友，天晚不遇，明日天一亮即起身，端的人认不出。”

不言两人逃走去。且说乔武举，他的名字叫大雄，是大寇师

尚诏的一员贼将。他们的党羽也不下四五万人，立意要谋为叛逆。在各山停留者有一半，其余都散在四方。河南通省每一州县俱有师尚诏一个头目，率领多人，日夜在城乡堡镇闲荡，采访富家大户的跟脚。或明劫，或窃取，弄的各衙门盗案不一。又差人在赌场中，引诱无赖子弟入伙，乔大雄就是虞城县一路头目。今日朱文魁着他抢夺弟妇，正碰在他心上，因此他将六百五十两银子立即付与，原是个欲取姑与之意，倒还不在妇人好丑上让较。

这日三更以后，打探得街上无人，职聚了六七十贼人，在村外埋伏了一半，自己带了三十余人，抬了轿子，前前后后的行走，到文魁门首。李必寿知道是抢亲来的，连忙开门放入。众贼进门，先将李必寿口中塞了个麻绳蛋子，捆绑起来。然后把大门闭了，点起火把，分头察照入去。见殷氏面貌娇好，睡在了炕上，乔大雄道：“就是他！”众人抱入了轿内，又复打开了各房箱柜，将衣服首饰银钱，凡值几个钱的东西，搜取一空。喊叫了一声，将殷氏拥载而去。

到了天微明，文魁借了个灯笼，回家来打听。见门户大开着，心中说道：“这李必寿真是无用，抢的人去，也不收拾门户。”及至到了二院，见李必寿背绑在柱上，不由的大惊失色。问他，又不说话，只是蹙眉点头。文魁情知有变，急忙跑入内里，见箱柜丢的满地，各房内诸物一空，从顶门上一桶冷水，直凉在脚心底。急去寻殷氏。只见必寿家女人坐在地下哭，不想是众贼因他喊叫，打伤了脚腿。忙问道：“你大主母那去了？”妇人道：“我耳中听得人声嘈杂，看时，见有许多人入来，被一人将大主母抱出去了。”又问：“二主母哩？”妇人道：“我没见下落。”文魁用拳头在自己心上狠打了两下，一头向门上触去，跌倒在地，鲜血直

流。李必寿家女人吓的大吼乱叫。过往人见门户大开着，又听的有妇人喊叫，大家一齐入去。见李必寿捆绑在厅房柱上，取了口中的麻蛋子，才说出话来，方知道是贼打劫。到后院将文魁搀扶出来，问他原故，文魁只是摇头。众人与他包了头。顷刻闹动了一乡，俱来看问稀奇事。只因文魁做人不好，没一个心上不快活的。地方乡保邻里人等不敢担承，都去禀报本县。文魁也只得写一张呈词，将卖弟妇的话不题，止言在张四胖子家与山东青州府人武举姓乔的同赌，将输银坐索，明火打劫家中银钱衣物，并抢去嫡妻弟妇仆人等情细述，后面开写了一张大失单，投控入去。

县官见事体重大，一面申报各宪，一面将开场同赌并店家袁鬼子，以及邻舍地方一齐拿去讯向。又分遣干役限日察拿。文魁一夜之间弄了个家产尽绝，将老婆也赔垫在内，岂非奇报。正是：

周郎妙计高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大造若无速报应，人间何事得公平！

第十九回 悔前愆弃妇思寻弟 拯极厄救夫又保妻

词曰：

荆树一伐悲旅雁，燃萁煎豆泪珠淋。木本水源宜郑重，
且相寻。

客舍相逢羞莫避，片言道破是知音。异域他乡愜素心，
幸何深！

右调《山花子》

再说朱文魁被大盗劫去家财妻子，自己头又撞下个大窟，满心里凄凉，一肚子气苦。一日，亲自到县里打听拿贼的音信并妻子下落，问了问，才知道本县行文到山东青州府去，照会乔武举有无其人。询问捕役们，都说：“各处遍访，踪影全无。”抱憾回来，逐日家悲悲啼啼，哭个不止。

又想起房价银尚未归结，遂到买主家说话，讲明连房价并家器，一共与了他三百七十两。文魁也无心拣择吉日，收了银子，就同李必寿夫妻二人，带了几件必用器物，另寻一处土房内居住。将房价、变卖了家器的银子打开，从新看过，又用戥子俱归并为五十两一包，余银预备换钱零用。收拾将完，猛将房子四下一看，竹窗上壁那些椽子，一条条看的甚分明，上面连个顶棚也没有；回想自己家中光景何等体面，孰意几天儿便弄到这步田地，不由的呼天吁地，大哭起来。哭了一会，倒在炕上，千思百虑，觉得这后半世没个过头。欲要带银两寻访妻子，又不知他被

劫何地。看捕役们的举动，日受比责，是个实在拿不住，并非偷闲玩忽。山东行文查问，看来也是纸上谈兵。自己又知道素日得罪乡里，可怜者少，畅快者多，将个饱暖有余的人家，弄得七零八落，想到极难处，又大哭了一番。

猛然想到文炜、段诚身上，不禁拍胸大憾道：“没人心的奴才！你止有一个兄弟，听信老婆的言语，日日相商做谋夺家产的想头。后到四川，因他帮了姓林的几百银子，藉此便动绝离之念。若讲胡花钱，我一场就输了六百七八十两，比他的多出一倍。他花的银子，是成全人家夫妻，千万人道好；我花的银子，白送了强盗，还贴上老婆，搭了弟妇，把一个段诚家老婆也被他捎带了去，银钱诸物洗刷一空，房地产土统归外姓。我临行止与我那兄弟留了十两银子，能够他主仆二人几日用度？且又将父亲灵柩置之导乡，他生养我一场，反受我害。丢了我那穷苦兄弟，于心何安！我起身时九月将尽，他止穿着单衣两件，又无盘费被褥，三冬日月，纵不饿死，定行冻死。”想到此处，痛泪交流，骂了几声“狼心的奴才”，打了十几个嘴巴。又想起兄弟素常的好处，在慈源寺中打了他三四次，并未发一言。讲到分家，倒是段诚还较论了几句，他无片语争论，就被我立刻逐赶出去，我便偷行回家，不管他死活。想到此处，又打了几个嘴巴，骂道：“奴才，你分的家在那里？妻子银钱在那里？田地房屋在那里？我这样的人，活在世上还有甚么滋味！”憾将起来，忙将门儿关闭，把腰间丝带解下，面向西叫了两声兄弟；正欲要寻上吊的地方，忽回头看见桌上堆着二三百两银子，还未曾收藏，复回来坐在炕沿边上拿主意。

李必寿两口子在下房内，听得文魁自骂自怨，半晌也不敢来

劝他。此刻声息不闻，又看见他将门儿关闭着，大是惊异，连忙走来推门一看，不想还在炕边前坐着。文魁看见，大叫道：“去罢，不许在此混我的道路！”李必寿连忙退回。文魁想了半日，忽然长叹道：“我何昏愤至此！现放着三百七十八两银子，我若到四川，不过费上五六十两，还有三百余两。寻着兄弟，将此与他，也省的多便宜外人，再与他商酌日后的结局。设或他冻饿死，也是我杀了他，就将此银与段诚，也算是跟随他一场。然后我再死也未迟。”又想及山东问拿乔武举：“老婆已成破货，无足重轻，若拿住乔武举，追赃报仇，也算是至大事体。我意料文书至迟再不过耽延上数天，到底等一等下落为是。”主意定了，依就随缘度起日子来。

且说冷于冰自那日斩了妖魃，到处游行，救人患难疾苦。又到云贵、福建、两广地方，遍阅名山大川，古洞仙迹，凡碧鸡、点苍、金链、玉笋、烟萝、铜鼓、红雀、鹿角等处胜景无不走到。因心恋峨嵋，复与木仙一会，临行又送茶杯大桂实二个，叮咛后会而别。游罢峨嵋，遂入成都省会，见山川风景，真乃天府之国，为前朝帝王发祥之地。游行了半天，厌恶那城市繁华，信步走出了东门。此时日落时候，早看见一座庙宇，约在二三里远近，款款行去。见庙已损坏，内外寂无一人。见正殿神像尽皆倒敝，东西各有禅房。先到东禅房一看，地下铺着些草节，不洁净之至。随到西禅房就地坐下，道：“今晚在此过宿罢！”说着，凝神冥目，运用回光返照功夫。

将到昏黑时候，只听得有人到东禅房内，又听得一人问道：“你来了么？”那人应道：“来了。”于冰自思道：“我这眼，昏黑之际可鉴百余步，无异白昼，怎么倒没看见那边房内有人？想是

他畏寒，身在草下，也未可知。”只听的一人问道：“此刻身上好些么？”一个回答道：“今日半天，少觉轻爽些。”一个道：“有讨来稀粥半瓢，相公可吃些。”一人道：“我肚中也觉的有些饥，你拿来我吃几口。”于冰听了，心里说道：“这是两个讨饭的乞儿，怎么一个称呼相公，想是个穷途寒士？”

起来走入东禅房内，只见一年纪四十余岁人，看见于冰，连忙站起道：“老爷是贵人，到此地何事？”于冰道：“偶尔闲行。”问：“地下倒着的是谁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叫段诚，这害病的是小人主人。”于冰道：“何处人氏？”段诚道：“我主人是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，姓朱名文炜，现系归德府学廪膳秀才。”于冰微笑了笑。又见那文炜说道：“晚生抱病，不能叩拜，祈老先生恕罪。”于冰也就坐下，问道：“尊驾害何病症？”文炜道：“乍寒乍热，筋骨如苏，头痛几不可忍。”于冰道：“此风寒饥饱之所致也。”问段诚道：“有水没有？”段诚道：“此处无水。”于冰道：“适才稀粥吃尽了没有？”段诚道：“还有些。”于冰道：“有一口入肚，即可以愈病矣。”叫段诚拿来，在粥内画了一道符，令文炜吃下。文炜见于冰丰姿气度，迥异凡流，忙接来吃在腹内，真如甘露洗心，顿觉神清气爽，爬起来连连顿首道：“今朝际遇上仙，荣幸无既。”又问于冰姓讳。于冰道：“我广平冷于冰是也。不知朱学兄何以至此？”文炜遂将恁般离家，父死任内，恁般讨账遇休岱卖妻，赠银三百二十七两，又代当行李，打发起身赴荆州，述说一遍。于冰道：“此盛德之事，惜乎我冷某未曾遇着，让仁兄做讷。”段诚又将文魁恁般分家，恁般打骂赶逐，独自回乡。文炜又接说投奔崇宁县，被逐出境外，始流落在这庙内，主仆讨乞度命。说罢，放声大哭，段诚亦流泪不已。于冰亦为惻然，说道：“朱兄如此

行事，天必降汝以福。”文炜又言河南路远，意欲先到荆州投奔林岱，苦无盘费，只得在此地苟延残喘。于冰道：“送兄到河南亦最易，但令兄如此残忍，诚恐再伸辣手，伤了性命，反为不美，不如先到林岱处，另作别图。所虑者，林岱若不得时，你主仆又只得在荆州乞丐，徒劳跋涉，无益也。我亦在此住一半天，你二人明早仍去乞食，到第三日早章，我自有裁处。”说罢举手，过西禅房去了。

文炜主仆互相疑议，也不敢再问。于冰叫出超尘、逐电二鬼，秘秘吩咐道：“你两个此刻速到湖广荆州府总兵官林姓衙门，打听四川秀才林岱夫妻在他衙门没有；如在，再打听他境况好不好。限后日五鼓报我知道。”二鬼领命去了。次早，文炜主仆过来拜见，于冰令二人依就出去行乞。

到第二日午尽未初时候，二鬼早行回来，禀覆道：“荆州总兵叫林桂芳，年六十余，无子。如今将林岱收为已子，内外大小事务，俱系林岱总理，父子甚相投合。”于冰收了二鬼。午后，文炜同段诚回来，于冰道：“我已查知，林岱夫妻在荆州府总兵林桂芳署内甚好，你们去投奔他，再无不照拂之理。我现有二十余两银子，目今三月，正值桃花流汛，搭一只船，不数日可到。此银除一路盘费外，还可买几件布衣，就速速寻船去罢。”随将银子付与。主仆二人喜欢的千恩万谢，叩拜而去。

于冰出了庙中，走至旷野，心喜道：“今日此举，不但周全了朱文炜，兼知林岱也是个风尘中人物。”又走了数步，猛想起：“文炜不知有妻子没有？如无妻子，罢了；若有妻子，他哥哥文魁已回家半载有余，定必大肆凌逼。庸平妇人，改嫁倒罢了；设或是个贞烈女子，性命难保。”想罢，即回庙中，要问这话，奈

他主仆已去。于冰还望他回来，等了一会，笑道：“河南可顷刻而至，何难走遭。况连城璧已及三年，也须与他想个落脚处，岂可久住在金不换家？直隶亦须一往。”

于是于无人之地驾起风云，早到虞城县交界。将超尘唤出，吩咐道：“你去虞城县朱文魁家，查他兄弟朱文炜有妻子没有，刻下是何光景，朱文魁夫妇相待如何。详细打听莫误。”超尘去了一个多时辰，回来禀道：“鬼头在城中遍访，始知其地。到他家细问户灶中霭诸神，已访得明白。”遂如此这般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又言：“前日晚间起更时分，姜氏同段诚女人欧阳氏，俱假扮男子，带了五百银两，欲奔四川寻朱文炜去。昨日止走了十五里，住在何家店内。今日纵快，也不过走十数里，此刻大约还在西大路上行走。”于冰大笑道：“果不出吾之所料，幸亏来得不迟不早。四川道路，岂是两个妇人走的！还得我设处一番。”于是收了二鬼，急忙借土遁向西路赶来。

不过片时，见来往人中，内有两个人异样。头前一个穿灰布直裰，象个家仆打扮；后面跟着一个，穿着蓝衫，儒巾皂靴，步履甚是艰苦，文雅之至。于冰紧走了几步，到他跟前一看，见他羞容满面，低头不敢仰视，心下早已明白，也不问他话，离开了七八步，在后面缓缓随行。看见百步内外有一店，两个人走入去了。于冰待了一会，也入店内，见他两个在东厦房北间，于冰就住了对面南间。少刻，小伙计打发了饭食，须臾送入灯来，于冰正要与他们说话，见门户早已关闭，依旧回南间打坐。

次日天明，听的北房内说话，商量要雇车子。于冰看了看，见已开门，便走入北房，举手道：“老兄请了！”只见姜氏甚是着忙，欧阳氏道：“相公来有何见谕？”于冰问姜氏道：“老兄贵姓？”

姜氏也只得答道：“姓朱。”于冰又问道：“尊讳？”姜氏没有打点下个名字，便随口应道：“贱名文炜。”于冰道：“是那一县人？”姜氏道：“虞城县柏叶村人。”于冰道：“这是属归德府管辖了。”姜氏道：“正是。”于冰道：“这也是个大奇事！天下同名同姓者固多，也没个连村庄都是相同的。我今年在四川成都府东门外龙神庙中，见一个少年秀才，名姓地方与老兄台相同，还跟着个家人叫做段诚。”姜氏忙问道：“此人在四川做甚么？”于冰道：“一言难尽！他有个哥哥叫朱文魁，……”随将成就林岱夫妻并他哥哥如何长短，详说了一遍。姜氏道：“这讳文炜就是我的哥哥，我叫文蔚。既言被大哥哥赶逐，不知他近来光景何如？栖身何地？”于冰道：“他如今困苦之至，现在成都关外龙神庙，主仆轮流讨饭吃。”姜氏同欧阳氏听了，立即神气沮丧。

姜氏又问道：“老相公尊姓？”于冰道：“我姓冷，名于冰，直隶成安县人。”姜氏又问道：“先生没问他几时回家么？”于冰道：“我见他时，他正害病。”姜氏惊道：“什么病，可好了么？”于冰道：“也不过是风寒饥饱，劳碌郁结所致，病是我与他治好了。他打听得林岱与荆州总兵林桂芳做了儿子，大得时运，我帮了他二十两银子，打发他主仆去荆州后，我才起身。”姜氏闻听，大喜道：“先生真是个天大的恩人！我磕几个头罢。”说罢，便下来叩谢。又问道：“我哥哥可以几时回家？”于冰道：“令兄暂时不敢回家。他起身时言，令大兄文魁，为人狡诈不堪，回家必要谋害他，妻子姜氏恐怕不能保全。着姜氏同段诚家女人同到我家中住一二年，等他回来，再商量过法。”欧阳氏道：“尊府离此多远？”于冰道：“离此也有二千余里。”欧阳氏道：“可有亲笔书信没有？”于冰道：“一则他二人行色匆匆；二则一个做乞丐的，那里有现

成笔砚？书字是没有的。”姜氏听了，看欧阳氏举动；欧阳氏低头沉吟，也不言语。

于冰道：“你们不必胡疑忌于我。我从三十二岁出家，学仙访道一十九年，云游天下，到处里救人危急；颇得仙人传授，手握风雷，虽不能未动先知，眼前千里外事件，如观掌上。”欧阳氏道：“老相公既有此神术，可知我的名字叫什么？”于冰大笑道：“你就是段诚妻房欧阳氏，他是文炜妻房姜氏。”两人彼此相视，甚为骇然。于冰又道：“我原欲一入门便和你们直说，恐你们妇人家疑我为妖魔鬼怪，倒难做事。因此千思万想，宁可费点唇舌，只能够打发你们起身就罢了。不意你们过于小心精细，我也只得道破了。”二人听罢，连忙跌倒在地乱叩头，口中乱叫：“神仙老爷救命！”于冰着他二人起来，问道：“可放心到我家去么？”欧阳氏道：“要不去，真是自寻死路了。”于冰道：“我有妻有子，亦颇有十数万两家私，你二人守候一年半载，我自然要替你们想个夫妻完聚之法。再拿我一封详细家书，我内人自必用心照料，万无一失。”两妇人跪恳于冰同去。于冰道：“我的事体最多，况有我家信，和我亲去一样。一路已暗差极妥当人随地保护，放心，放心！到成安县城内，只问举人冷逢春家就是。”姜氏甚是作难，于冰催逼，上车起身去了。

于冰亦随后驾云赴鸡泽县，探望连城璧去。此后，姜氏同段诚女人到冷逢春家，他母子待的甚厚，姜氏与逢春妻室李氏结为姊妹，即认卜氏为义母，如一家人一般。正是：

救人须救彻，杀人须见血。

夫妇两成全，肝肠千古热。

第二十回 金不换闻风赠盘费 连城璧拒捕战官军

词曰：

十妇九吝，半杯茶水，恼人吃尽。今朝出首逐夫亲，可怜血灿无情棍。守备逃生，官兵远遁。犹欣幸，不拖不累，走得干净。

右调《燕覆巢》

前回说朱文炜夫妻事，今且按下不表。再说连城璧自冷于冰去后，仍改姓名为张仲彦。除早午在金不换家吃饭外，连门也不出，日夜行导引功夫，不敢负于冰指教。金不换本来知交寡少，自留下连城璧，越发不敢把惹人往来。又得了于冰二百两银子，他是做过生意的人，也不肯将银子白放在家内，买了七八十亩田地，又租了人家几十亩地，添了几个牲口。次年开春，雇了一个极会种地的人，自己也帮着耕耘播种，受田地里苦处，都是早出晚归。城璧逢天气暑热，也有到郊外纳凉的时候。喜得赵家涧只数家人家，无人详究根底；知城璧是金不换表兄，这几家男男女女，也都叫城璧是金表兄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本年鸡泽县丰收，四外州县有歉收者，都来搬运，金不换一倍获三倍之利。城璧见他营运有效，心上住的甚是安适。不换亦极尽表弟之情，凡一茶一饭，虽是个些庄农食物，却处处留心，只怕城璧受了冷落，在本村雇了十四五岁的小厮，单伺候城璧茶水，相处的和同胞一般。次年又复丰收，金不换手内积下有四百

余两。世间人眼皮最薄，见不换有了钱，城里城外，便有许多人要和他结亲。他因城璧在家，凡说亲来的，概行打退，倒是城璧过意不去。又打算着此年于冰要来，再三劝他娶亲，为保家立后之计。不换被逼不过，方聘定了本县已革刑房郭崇学的第三个女儿为继室。又见房子不够住，从二月动工，将一院分为两院，补盖了几间土房。着城璧在后院居住，前院住房做喜房。看在三月初二日过门。

自这郭氏过门，回了三朝后，不换便着他主起中馈来。他倒也极晓得过日子，于早午茶饭，甚是殷勤，待城璧分外周到。不换心上着实快活，以为内助得人。

过了月余，郭氏见城璧从不说出走的话，亦且食肠甚大，虽每天吃的是些素菜饭，他一人倒吃三四人的东西，干烧酒每天必二三斤方可。又见城璧偌大汉子，和一妇人一样，日日钻在后院老不出门。郭家有人来，不换又说过，不许与城璧相见陪伴饮食，未免又多一番支应。因此这妇人心上就嫌厌起来。一日趁空儿问不换道：“你这表兄到此多少时了？”不换道：“二年多了。”郭氏听罢，便将面色变了一变，旋即又笑问道：“怎么他也不回家去？”不换道：“他等个姓冷的朋友。”郭氏道：“假如他这朋友再过二年多不来，你该怎么处？”不换道：“他是我嫡亲表兄，便姓冷的终身不来，我就和他过到终身罢了。”郭氏不禁失色，复笑说道：“象你这样早出晚归，在田地中受苦；他就不能受苦，也该去帮你照料一二，怎么长久白坐在家内吃酒饭？若是个知世情的人，心上便该自抱不安。”不换笑道：“他那里知道田地中事？你以后不要管，只要天天饮食丰洁，茶酒不缺，就是你的正务。”郭氏不言语了。自此后，便渐渐将城璧冷淡起来。

不换多是在田地中吃饭，总以家中有老婆照管，不甚留心。那知城璧日日只吃个半饱，至于酒，不但二斤三斤，求半斤也是少有的。又不好和不换言及，未免早午饭时，脸上带出怒容，多在那伺候的小厮身上发作一二。那小厮便在郭氏前播弄唇舌，屡次将盘碗偷行打破，反说是城璧动怒打破的；甚至加些言语，说城璧骂他刻薄。郭氏便大憾怒在心，知不换与城璧契厚，总一字不题。此后不但饮食刻减，连酒也没半杯了。

如此又苦挨了许久，和不换半字不提，怕弄的他夫妻口舌。欲要告辞远去，打算着冷于冰今年必来，岂不两误？这日也是合当起事。每常不换必到天晚时回家，这日因下起大雨，再到田中去，看见禾苗立刻发变，心上欢喜，回家着郭氏收拾酒与城璧对饮。郭氏因丈夫在家，便将酒送出两大壶，又是两盘菜，还有腐乳甜酱瓜等类四小碟，作饮酒之资。不换深喜郭氏贤仁，快活不过，放量与城璧大饮笑谈，大约两大壶酒，金不换也有半壶落肚，只吃得前仰后合，方辞归前院。

郭氏见不换着实醉了，连忙打发睡下，自己便脱衣相陪。不换颠倒头就睡着了。睡到二更将尽，不换要水喝，郭氏打发他吃了水，说道：“你今日高兴，怎么吃到这步田地？想是张表兄也醉了。”不换摇了几下头道：“他不、不醉。”郭氏道：“他可曾说我骂他没有？”不换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郭氏笑道：“怎么睡了一觉，还说的是醉话。”再看不换，也有些迷糊光景了，于是高声问道：“他今日可说回家去的话没有？”连问了几声。不换恨道：“你叫他回那里去？”郭氏道：“他回他家去。”不换摇头道：“他不、不、不……”郭氏道：“他为什么不？”不换道：“他去不得。”说着，又睡着了。郭氏连连推问道：“你莫睡，我问你，他怎么去不得？”

不换又憾说道：“他在山东杀了多少官兵，那里去！”郭氏忙问道：“他为什么杀官兵？”问了几声，不见回答，原来又睡着了。郭氏抱住头，连连摇醒，在耳跟前问道：“他为什么杀官兵？”不换恨命的答道：“他为救他哥哥连国玺。真麻翻，狗攘的！”郭氏道：“他哥哥既叫连国玺，怎么他又姓张？”不换道：“你管他，他偏要姓张！”郭氏道：“就姓张罢！他叫连什么？”问了几声，不换大声叫道：“他叫连城璧。”说罢，嘴里胡胡涂涂骂了两句睡去。郭氏将两个名姓牢记在心，便不再问。

次日，一字不题，照常打发吃了早午饭，不换田地中去。郭氏着小厮守门，自己一个入城，到日落时分方回。金不换迎着问道：“你往那里去来？怎么也不通知我？”郭氏一声都也不言语，走入房内。不换跟入来又问。郭氏道：“我救你的脑袋去来！”不换摸不着头路，忙问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？”郭氏道：“你倒忘了么？我与你既做了夫妻，你就放个屁也不该瞒我！”不换道：“我有甚么瞒你处？”郭氏道：“你还敢推聋装哑么？少刻叫你便见。”不换已明白，是昨晚醉后失言，笑说道：“你快说，入城做什么去来？”郭氏先向门外瞧了瞧，从袖中取出一张字幅儿来递与不换，看上写道：

具禀小的金不换，系本县人，住城外赵家涧。为据实出首事：某年某月，有小的表兄连城璧到小的家中，声言穷无所归，求小的代谋生计。小的念亲戚分上，只得容留，屡行盘问，语多支吾。今午大醉，方说出因救伊胞兄连国玺，曾在山东拒敌官军，脱逃至此等语。小的理合亲身密禀，诚恐本县书役盘诘，遗露不便。又防城璧酒醒脱逃，不得已着小的妻房郭氏入城，托妻父郭崇学代禀。其果否在东省拒敌官

军，或系醉后乱言，均未敢定。伏乞仁明老爷，速遣役拘拿研讯，俾小的免异日干连，则恩同覆育矣。

不换看罢，只吓的魂飞魄散，满身乱抖起来。郭氏道：“看囚鬼样！”劈手将字稿儿夺去。不换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这禀帖是谁写的？可曾递了没有？”郭氏道：“是我父亲写的，替你出首。县中老爷叫入内书房间了端的，吩咐我父亲道：‘这连城璧等，乃山东泰安州劫牢反狱的叛贼，山东久有文书知会，系奉旨遍天下严拿之人。不意连城璧落脚在我治下，你女婿金不换出首甚好，本县还要重重的赏他。但连城璧系有名大盗，非三五百人拿他不到。此时若会同文武官，万一走露风声，反为不美；不如到定更时，先将城门关闭，然后点齐军役，与他个迅雷不及掩耳，方为稳妥。你可说与你女儿，快快回去，着金不换绊住贼人，交二更时，我同本城守爷俱到。’是这样吩咐。我父亲原要亲自来，又恐怕露形迹，着我递与你这字稿儿看，好答应文武官话。你看这事办得好不好？若依你做事，我的性命定被你干连。一个杀人放火的大强盗，经年家养在家中，还要瞒神卖鬼的日日谎我。”

金不换将主意拿定，笑说道：“你真是个好老婆，强似我百倍。我还顾什么表兄表弟！他的量最大，我此刻且到关外买些酒来，将他灌个烂醉，岂不更稳妥？我这好半晌从未见他，且去和他发个虚，再买酒不迟。”郭氏道：“你这就是保全身家的人了。酒不用买，还有两壶在此。”不换笑道：“你把他的酒量当我么？”

急忙走入房内，与城璧子午卯酉细说了一番。城璧笑道：“依你怎么处？”不换道：“干着万着，走为上着。我有几百银子，俱在城内当铺中讨月利，我且去与二哥弄几两盘费来好走。”城璧笑道：“我走了，你岂不吃官司么？”不换道：“我遭逢下这样

恶妇，也就说不得了。”说罢，如飞出去。城璧想了想，又笑道：“怪道月来将我饮食刻减，原来是夫妇商通，今见我不肯动身，又想出这一条来吓我。且说的体面，我去了他白吃官司。又说二更时分，有文武官率兵拿我。我倒要看个真假，临期再做裁处。”

等到起更时候，不换忙忙走来，向城璧道：“今日城门此刻就关锁了，必定是里面点兵，二哥休要多心，我止与你弄来三十多两银子，还是向关外货铺当铺两下借来。二哥从前院走不得，被恶妇看见，将来于我未便；可从这后院墙下，踏上一张桌子跳去罢。”急急的将银子掏出来放在城璧面前，情态甚是关切。城璧道：“既承老弟美意，我还有句话说。这一月余，被弟妇管顾，实没吃个饱饭。你将酒饭拿些来，我吃饱了再走。”不换连连跌脚道：“我还是怕二哥吃酒饭么！止是这是什么事体！什么时候！”城璧道：“你几时不与我吃，我几时不走。”不换无奈，飞忙去了。

少刻，将酒饭拿来，摆列在桌上，城璧用碗盛酒大饮。不换在旁催促。城璧道：“他们今夜若来，有我在一刻，将来实可望宽老弟一步；若今夜不来，只可付之一笑。我定于明早起身罢了，你慌什么！”不换道：“此话是二哥动意外之疑，我金不换若有半句虚言，立即身首分为两处！”城璧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与我同走？”不换道：“我早已想及于此，曾听得恶妇述知县吩咐的话，言二哥是有名的大盗，非五六百人拿不到。到其间动起手来，二哥或可走脱，我决被拿回。与其那样，就不如这样死中求活了。”城璧点了几下头道：“老弟既拼命为我，我越发走不得了，必须与官军会会面，将来才解脱得你。”不换道：“我此时肉跳心惊，二哥只快走罢！”城璧道：“你若着我速走，你可回避在前院。”不换忙应道：“我就去。”

城璧见不换去了，出院来跳在房上，四下去望，毫无动静。复跳下房来，大饮大嚼，吃的甚饱，始将浑身衣服拽扎起，把银子揣在怀中。又跳在房上四下观望，猛见正东上忽隐忽现，有几处灯火。城璧道，“是矣！几屈了金表弟。”顷刻间，见那灯火乍高乍低，较前倍明。又一刻，见那灯火如云行电驰般滚来。城璧急忙跳下房来，走入房内。他目中早留心下一张方桌，掀翻在地，把四条腿折断，拣了两条长些的拿在手内，复身跳在房上。见四围灯火照耀，如同白昼一般，约有四五百人，渐次合拢了来。

此时，金不换早被文武官差人暗暗叫去问话。城璧提桌腿又跳下房来，大踏步走到前院，用手推郭氏房门，业经拴闭了。一脚踢开，侧身入去，见郭氏靠着一张桌子，在地下站着，看见城璧，大惊道：“二伯来我房内做什么？”城璧道：“特来了结你。”手起一桌腿，打得郭氏脑浆迸裂，倒在一边。急急到院中，见房四面已站有四五十人，看见城璧，各喊了一声，砖瓦石块如雨点般打下。城璧飞身一跃，早到正房屋上，桌腿到处，先放倒四五个。大吼一声，从房上跳到街心，众兵丁捕役刀枪钺斧，一涌齐上。城璧两条桌腿疾同风雨，只打翻了二十余人，便闯出重围，一直向北奔去。

守备在马上喝着，叫军役追赶。军役等被逼不过，各放命赶来。城璧见军役赶来，一翻身又杀回，众军役慌忙退后，城璧复去。急的守备在马上怪叫，又喝令追拿。那些军役无奈，只索随后赶来。城璧道：“似这样跟来跟去，到天明便难走脱。若不与他们个利害，他断不肯干休。”于是又大吼了一声，只拣人多处冲杀，那两条桌腿一起一落，打的众军役和风吹落、雨判残花相似，只恨爷娘少生了几只腿，往回乱窜。城璧反行追赶。乍见

灯火中一人骑在马上，指手画脚的吆喝。城壁大料他必是本城守备，把身躯一跃，已到了马前。守备却待勒马回跑，桌腿已中马头，那马直立起来，将守备丢在地下。城壁桌腿再下，众军役兵器齐隔，架住桌腿，各舍命将守备拖拉去。城壁复赶了四五十步，见军役等跑远，方折转头，又不去西北，反向东北奔去。正是：

此妇代夫除逆叛，可怜血浅魂魄散。

英雄等候众官军，只为保全金不换。